

輯編課程頒部照遼

高級中學

文



《文選》

主校選
編閱注
第者者者

册葉汪葉胡

楚戀溯懷

愬祖中琛



(文骨獸土出據殷)

正中書局印行

編選說明

- 一、本教科書以第三、第四兩冊爲一圓周。此兩冊以「文學源流」爲中心，自周、秦至最近，各選其一時期之代表作若干篇。
- 二、本冊所選自周、秦起，至唐末止。
- 三、所選各篇，悉依照部定課程標準，於表示文學演變之中，仍力求其能適合於教科書之體裁。
- 四、凡發揚民族精神，闡明先民美德之歷代名作，本書儘量選入，以爲讀者身心修養之助。
- 五、每篇皆撰「題義」一則，說明選錄該篇之意義，並附帶說明某時期文學演變之跡。
- 六、本冊前附「中國文化源流表解」，以便參考，庶幾讀者對複雜繁縝之文學史跡，可以一目了然。
- 七、生字、難句及典故，有必須註解者，均一一註明，以省教者、學者臨時檢查之勞。
- 八、每篇篇末，附「習題」若干則，以爲了解原文，並輔助作文之用。但此項習題，略舉一例而已，舉一反三，教師可參酌情形，臨時增撰。

MG
G634.3
277



3 2168 9981 9

目 次

一	毛詩	選錄七篇	一	
二	詩序			
三	檀弓	選錄十一則	戴聖	一
四	吳季札觀樂	左邱明		三
五	孟子	選錄五章		三
六	逍遙遊	莊周		七
七	涉江	九章之一	屈原	三
八	屈原傳	司馬遷		三
九	孫子傳	司馬遷		五

目

次

- | | | | | |
|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|----|
| 一〇 | 李將軍傳 | 司馬遷 | 五八 | |
| 一一 | 古詩十九首 | 選錄四首 | 六七 | |
| 一二 | 漢代民歌 | 選錄四首 | 七七 | |
| 一三 | 答夫秦嘉書 | 一首 | 徐淑 | 八三 |
| 一四 | 出師表 | 諸葛亮 | 八八 | |
| 一五 | 典論論文 | 曹丕 | 九三 | |
| 一六 | 與吳質書 | 曹丕 | 九八 | |
| 一七 | 陶淵明詩 | 選錄六首 | 一〇三 | |
| 一八 | 陶淵明傳 | 蕭統 | 一〇九 | |
| 一九 | 班超傳 | 范曄 | 一一四 | |
| 二〇 | 蕪城賦 | 鮑照 | 一二九 | |

二一	小園賦	庾 信	三	三五
二二	詮賦	劉 魏	三	四八
二三	詩品序	鍾 緯	三	五五
二四	李白詩	選錄八首	三	六八
二五	李翰林集序	魏 顥	三	七三
二六	杜甫詩	選錄十首	三	八一
二七	杜工部墓誌銘	元 穎	三	八八
二八	答李翊書	韓 愈	三	一九四
二九	張中丞傳後序	韓 愈	三	一九九
三〇	韓文公墓誌銘	皇甫湜	三	二〇六
三一	愚溪詩序	柳宗元	三	二二二

- 一一一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一一六
一一二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一一〇
三四 白居易詩 選錄六首 一一六
三五 竹枝詞十一首 劉禹錫 一一二
三六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一一七

中國文學源流表解凡例

- 一 本表之目的，在使讀者對於極複雜之中國文學史，得到極簡明之概念。
- 二 表中所列，於重要材料，力求無遺；於不重要之材料，極力淘汰，以歸簡潔。
- 三 過去文學之情形，綜錯參差，達於極點，頗難編一系統的表格，表示其演變之跡。故只得於一時代之下，提出若干條大綱，同時加以簡單之說明。先將大綱認清，則讀者易於講解，學者亦易於記憶。
- 四 源流、宗派，諸說亦不能盡同。今此表所敍，博考衆說，方祛偏見，務求近於正確。



中國文學源流表解 附錄經史百家雜鈔序例

周以前的文學界，頗多傳疑之作。如記敍之文，雖莫古於尙書，然今古文之真偽，疑訛未定，難以依據。若推理之文，莫古於易，然今日所見易之經文，爲文王周公之所繫，傳則孔子所作，必謂出於遠古，又恐厚譏古人。而抒情之文，舊以三百篇之商頌爲商代作品，一說又以商風爲夏代作品，以今觀之，並不足恃。至于古逸各篇，則時代更後，出諸僞撰，自可斷言。故黃唐虞夏及商代之文，殊難確論。

(一) 詩歌勃興，其成績有今日所傳之活詩。

(二) 推理之文，舉其著者：如論語孟子莊子韓非子商君書等。而秦之呂氏春秋，尤爲諸子思想之結集云。

(三) 記敍之文，有春秋三傳及國語國策等。

(四) 晚周又有楚辭，突起南方，想象豐偉，爲長江流域之文學，蓋變黃河流域之文學而侈贊之。

(五) 秦之銘刻文，氣象雄偉，且三句見韻，亦用韻之刷開生面者。

秦 周 以前

(一)由國策縱橫之文，演變而爲賈誼晁錯之奏議，及陸賈一派主說辭之賦。

(二)由屈宋抒情及荀卿體物之賦，演變而爲漢人大賦。

(三)漢武帝立樂府，採燕代秦楚之謡，被之管絃，謂之樂府詩，以上繼國風。其他士大夫之作不能入樂者，謂之徒詩。詩樂分途，當自此始。

(四)司馬遷史記，體本蒼梧，而能運之以輕靈，爲史家文學之規格。王闡蓮氏目爲單筆派文學之上。班固漢書體較平正，王闡蓮氏目爲複筆派文學之祖。

(五)徒詩之作，以東京爲宏。五言詩之格調，即於此時確實成立。如建安末年曹氏父子及七子，大抵皆慷慨任氣，磊落使才，爲五言詩之名作家。黃初以降，則嵇康清曇，阮籍雄渾，各見體性，漸近晉製。

(一)文筆分始自陸機文賦。大抵以有藻彩者爲文，無藻彩者爲筆。及六朝則更以有韻者爲文，無韻者爲筆。

(二)晉世五言采綴力柔，體多淺綺，張華潘岳尤足代表。中惟左思劉琨郭璞諸人，稍能清勁，可稱

矯出。若桓溫庾亮孫綽許詢之輩，溺乎玄風柱下之旨，漆園之義，觸目皆是，可謂平典似道德論矣。逮乎晉末，斯風又變，謝混殷仲文陶淵明等，紛然並起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，亦足徵詩人不慊於抽象之說理也。

(三)晉室南渡，偏安江左，地理環境與昔大殊。俗尚柔靡，尤爲南人特色。故民間多兒女情深之作，如子夜諸作，即其代表。

(四)此時期小說頗盛行，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皆有郭璞註本。干寶作搜神記爲古代民間傳說之集成。

(一)山水文學，南朝推謝靈運之詩，北朝推酈道元之水經注，並能鑄雕風雲，模範山水，爲美文傑構。

(二)南朝作家，如鮑照湯惠休等，發唱驚挺，操調險急，雖藻至贍，傾炫心魂，實爲宮體文學之起源。凡梁武諸子及徐庾父子之作，胥自此出。

(三)南朝文人，最工聲律，齊梁之詩，已啓唐律之漸。王闔連氏嘗輯齊梁聲律工整之作，稱爲新體。

詩。

(四)南朝各體文學，既非常豐盛，於是集其菁英，則有選文家蕭統之文選；評其得失，則有評文家劉勰之文心雕龍及鍾嶸之詩品。

(五)南朝民歌，承晉代子夜餘緒，不失爲兒女文學本色。北方民歌，則能充分表現鮮卑民族之尚武精神，及其樸質忠實之情感。

(六)南朝文人，雕藻鬪靡之外，亦頗從事實。故徐陵雖華，猶能草陳律。若北朝文人，紀事尤長。碑板之文，亦甚著稱。

(一)唐代文學，以詩歌爲最發達，即爲一代之特色。李白杜甫王維，鼎足而三。李白結束古風，杜甫開瓶近體，各據千秋。王維古近體俱擅，而尤深契禪理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，爲詩壇別樹一幟。

(二)唐代散文，首推韓愈柳宗元，觀其行文，務以縱送激射駢勢爲工，殆亦於駢文中求解放者。

(三)西漢之樂府詩，皆可入樂。至建安諸人之作，只襲樂府古題，而自爲其詩，名爲樂府，久已不能入樂。晉南北朝一仍其舊，至李白而猶未改。至白居易則自稱爲「新樂府」，但取古詩諷刺

之意而已。然猶襲樂府之名。在中晚以後，新興之詞，其初皆可以入樂，然有樂府之實，而無樂

府之名（至宋以後，亦有稱詞爲樂府者。）此樂府之變遷也。

(四)唐代中葉以降，傳奇小說盛行。其中名著，如沈既濟之枕中記，李朝威之柳毅傳，李公佐之南柯太守傳等皆是。

(五)唐代末葉，以及五代，爲詞之開始誕生時期。唐代之作家如溫庭筠，五代之作家如南唐二主（中主李璟，後主李煜），其小令皆冠絕一時。

(一)宋代文學，以詞爲最發達。即爲一時代之特色。詞本產生於唐末五代，而盛於宋。宋初之作家爲晏殊、晏幾道。然猶是「小令」。至柳永始作長調，一變而爲悲壯。蘇軾再變而爲粗豪。周邦彥精於音律，能自度曲，尤多製長調。此北宋之詞也。南宋詞分二派：一宗蘇軾，以辛棄疾、劉過爲最著；一宗周邦彥，以姜夔、吳文英、張炎爲最著。北宋末有女詞人李清照，南宋亦有女詞人朱淑真。

(二)宋代散文，以歐陽修爲領袖。稍後，則三蘇（洵、軾、轍）、曾（鞏）、王（安石），皆歐陽後輩，而

經其提挈者也。歐文自韓愈入手，而上溯史記，善於抒情。老蘇全出於國策，大蘇出於孟子、莊子，而兼得力於佛書，尤長於論說。王安石學兼名法，其文出於韓非、商君。曾鞏校書祕閣，其文絕似劉向。小蘇則拾歐陽之餘耳。

(三) 宋代詩，初期以梅堯臣、蘇舜卿爲佳。後則北宋有蘇（賦）、黃（庭堅），南宋有范（成大）、陸（游）。蘇出於陶淵明、李白及白居易，而參以佛書；黃則出於杜甫而變其格局者也。范成大初期偏擬唐人，繼則自能變化，然終在陸游之下。陸游寫實處，亦出於杜；而其慷慨激昂之作，則爲時代所激成也。

(四) 宋人「平話」盛行。當時所有「話本」，今存四種：爲京本通俗小說、新編五代史平話、宣和遺事、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。（最後一種，尙疑是唐人作。）自此發其端緒，至元以後，旋產生三國志演義及水滸傳兩大名著。

(五) 南宋受外人侵略，開始產生反抗文學。如陸游之詩及文天祥之詩文，爲其代表。

(一) 元代文學，以戲曲爲最發達，即爲一時代之特色。中國之歌戲，雖由歌舞進展而來，其萌芽甚

遼

金

元

遠；然在元代以前，未有完備之戲劇。元代之戲曲，特為發達。作家以關（漢卿）、馬（致遠）、鄭（光祖）、白（樸）為最著。此外王實甫、喬吉亦有名。關有拜月亭、蝴蝶夢等劇十三本。馬有青衫淚、岳陽樓等劇六本。鄭有王粲登樓等劇四本。白有梧桐雨等劇二本。王有西廂記等劇二本。喬有玉女簫等劇三本。

(二)元代詩及散文，「形」與「質」兩方面，大概皆承唐、宋之舊，而不能有所創造。惟遼、金、元皆以外人與漢人同化，詩文作家，其佳者往往反超過漢人。遼以耶律氏、蕭氏為著。金以完顏氏為著。三姓多有名人，然猶不及元為尤佳。元之版圖更廣，所謂「色目人」亦極複雜。其中工為詩文者，如馬祖常（雍古人有石田集）、迺賢（合魯人有詩集曰金臺集）、丁鶴年（回回人有詩集），其作品均非當時漢人所能及。至如薩都刺、泰不華，猶其次也。

(三)明代文學，僅承襲前人之遺產，保守不失而已，殊無創造及進展。明初散文作家，首推宋濂。之後，有歸有光之散文，上自歐陽追溯史記，下啟桐城，為「桐城文」之作家，為高啓與袁凱。其後，有王世貞、李攀龍、徐渭、王九思、梁辰魚等之詩人。在文學史上有相當重要之關係。其作品如項脊軒志、先妣事狀、野鶴軒壁記、思子亭

記等，寫家庭、朋友間之瑣事，自有一種風格。

(二) 宏治時，李夢陽、何景明等七人運動復古，於文必言秦漢，於詩必言盛唐。嘉靖時，李攀龍、王世貞等七人又作第二次復古運動，但皆失敗。

(三) 自王陽明學說盛行而後，學者思想為之解放，但其影響於文學者為狂放、空疎，利少而弊多。
(陽明學說本身之好，另是問題。)

(一) 清初散文作家以侯朝宗、汪琬、魏禧三人為最佳。詩之作家以王士禛為最佳。其他則多至不可勝述。

(一) 淸代散文以「桐城」為中心。「桐城」源出於史記，由歐陽修、歸有光至清之方苞、姚鼐，而始漸漸成立一派。至曾國藩有所發揮光大，直至今日，而餘波未盡也。

(三) 晚清因與西洋學術接觸，思想界發生一大變化。就文學方面言：思想與文體俱首先改變者為魏源。思想有極劇烈之變化者，為譚嗣同。文體有顯著之變化者，為梁啟超。又有介紹西洋思想及文學作品，而仍保守中國原有之文體者，為嚴復、林紓。

(四)清末革命運動與文學亦有密切之關係。此種「革命文學」以南社及國學保存會諸人爲中心。

附錄

經史百家雜鈔序例

曾國藩

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，分爲十三類，余稍更易，爲十一類，曰論著、曰詞賦、曰序跋、曰詔令、曰奏議、曰書牘、曰哀祭、曰傳誌、曰雜記九者，余與姚氏同焉者也。曰贍序，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，曰序記、曰典誌，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。曰頌贊、曰箴銘，姚氏所有，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。曰碑誌，姚氏所有，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。論次微有異同，大體不甚相遠。後之君子，以參觀焉。

村塾古文，有選左傳者，識者或譏之。近世一二知文之士，纂錄古文，不復上及六經，以云尊經也。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，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，今舍經而降以相求，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，言忠者曰我家臣耳，焉敢知國將可乎哉？余鈔纂此編，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，涓

涓之水，以海爲歸，無所於讓也。姪姬傳氏撰次古文，不載史傳，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；然吾觀其奏議類中，錄漢書至三十八首，詔令類中，錄漢書三十四首，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？余今所論次，采輯史、漢，名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。

著述門 三類

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

經如洪範、大學、中庸、樂記、孟子皆是。後世諸子，曰篇、曰訓、曰覽、古文家，曰論、曰辨、曰議、曰說、曰解、曰原皆是。

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

經如詩之賦頌，書之五子之歌皆是。後世曰賦、曰辭、曰騷、曰七、曰設論、曰符命、曰頌、曰贊、曰箴、曰銘、曰白歌皆是。

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

經如易之繫辭、禮記之冠義、婚義、射義皆是。後世曰序、曰跋、曰引、曰題、曰讀、曰傳、曰注、曰箋、曰疏、曰經史百家雜鈔序例

說、曰解皆是。

告語門 四類 ④

詔令類 上告下者

經如甘誓、湯誓、牧誓等，大誥、康誥、酒誥等皆是。後世曰誥、曰詔、曰諭、曰令、曰教、曰敕、曰璽書、曰檄、曰策、命皆是。

奏議類 下告上者

經如皇陶謨、無逸、召誥及左傳季文子、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。後世曰書、曰啓、曰移、曰牘、曰簡、曰刀筆、曰劄子、曰封事、曰彈章、曰牋、曰對策皆是。

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

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、叔向、呂相之辭皆是。後世曰書、曰啓、曰移、曰牘、曰簡、曰刀筆、曰帖皆是。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

經如詩之黃鳥、二子乘舟、書之武成、金縢祝辭、左傳荀偃、趙簡告辭皆是。後世曰祭文、曰弔文、曰哀

辭、曰誄、曰告祭、曰祝文、曰招魂皆是。

記載門 四類

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

經如堯典、舜典，史則本紀、世家、列傳，皆記載之公者也。後世記人之私者，曰墓表、曰墓誌銘、曰行狀、曰家傳、曰神道碑、曰事略、曰年譜，皆是。

敍記類 所以記事者

經如書之武成、金縢、顧命、左傳記大戰、記會盟及全編，皆記事之書。通鑑法左傳，亦記事之書也。後世古文，如平淮西碑等是；然不多見。

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

經如周禮、儀禮全書，禮記之王制、月令、明堂位，孟子之北宮、鑄章皆是。史記之八書、漢書之十志及三通，皆典章之書也。後世古文，如趙公、救蓄記，是然不多見。

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

經史百家雜錄序例

經如禮記投壺、深衣、內則、少儀、周禮之考工記皆是。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，游覽山水有記，以及記器物、記瑣事皆是。

一 毛詩 選錄七篇

草蟲

○喪喪草蟲，○趯趯阜螽。未見君子，憂心○忡忡。亦旣覩止，亦旣○觀止，我心則○夙降。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。未見君子，憂心○惄惄。亦旣覩止，亦旣觀止，我心則○說。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。未見君子，我心傷悲。亦旣覩止，亦旣觀止，我心則○夷。

燕燕

燕燕于飛，○差池其羽。之子于歸，遠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

燕燕于飛，○韻之頑之。之子于歸，遠于○將之。瞻望弗及，佇立以泣。

燕燕于飛，下上其音。之子于歸，遠送于南。瞻望弗及，實勞我心。
○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淵。終溫且惠，淑慎其身。○先君之思，以勗寡人。

竹竿

○籧篨竹竿，以釣于淇。豈不爾思，遠莫致之。

泉源在左，淇水在右。女子有行，遠兄弟父母。

淇水在右，泉源在左。巧笑之瑳，佩玉之儺。

淇水滙滙，自檜楫松舟。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

河廣

誰謂河廣？○一葦杭之。誰謂宋遠？○跂予望之。

誰謂河廣？曾不容刀。誰謂宋遠？曾不崇朝。

燕

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在水一方。○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○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中央。

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○所謂伊人在水之湄。○遯洄從之道阻且跻。○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○所謂伊人在水之涘。○遯洄從之道阻且右。○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隰有葦楚

隰有葦楚，○猗儺其枝。○天之沃沃，○樂子之無知。

隰有葦楚，猗儺其華。○天之沃沃，○樂子之無家。

隰有葦楚，猗儺其實。○天之沃沃，○樂子之無室。

蓼莪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。

饑饑之饑矣，維饑之恥。鮮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。

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？出則衛恤，入則靡至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，欲報之德，

昊天罔極！

南山烈烈，飄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！

南山律律，飄風弗弗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不卒！

阮刻十三經註疏本

【題義】

中國文學發源甚早，而至周始盛。周文學之名著，尤莫如詩，即今所傳詩經是也。或謂爲孔子所刪

【注釋】

定，或謂孔子未嘗刪詩，議論紛糾，未易解答。然孔子以詩書樂禮教弟子，則可斷言也。秦火而後，傳初之傳詩者四家：曰齊詩，韓固所傳也；曰魯詩，申培所傳也；曰韓詩，韓嬰所傳也；曰毛詩，毛亨所傳也。四家文字互有異同。今三家已逸，惟毛詩獨存。內容分爲三部：曰國風，相當於今日之民歌；曰雅，相當於今日之文人詩；曰頌，相當於今日之歌、校歌等。文心雕龍宗經篇曰：「賦頤歌謡，則詩立其本。」足見詩之流變甚廣。今選錄七篇。
草蟲，舊說以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。今按當爲懷人之詩。
燕燕，舊說謂衛莊姜送歸妾也。莊姜無子，陳女戴嬃生子，名完。莊公薨，完立而州吁殺之，戴嬃於是大歸。莊姜送之于野，作詩以見志。
竹竿，舊說謂衛女適異國思歸而作也。
河廣，舊說謂宋襄公母歸於衛，思宋而作也。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，生襄公而出。襄公立，夫人思宋而作是詩。
采菽，舊說以爲刺秦襄公。今按當爲懷人之詩。
隰有蕡，舊說謂檜人刺其君之詩。是蓋國小政亂，民不樂生，自歎不如草木之無知也。
蓼莪，爲人子追思其父母之詩也。全部詩經，以國風小雅爲尤佳，大抵爲直抒性情，不事修飾，然非有意雕琢者所能及也。

①嚙嚙 嚙，衣消切。蟲聲也。②趨趨皇螽 趨，音梯，與躍同。螽，音終。皇螽，蟲名。③忡忡 同衝衝，不安之狀。④覩止 覩，遇也。止，語助辭。⑤降 下也。此猶俗言心放下也。⑥懼懼 懈，音緩。懼懼，憂也。⑦說 同悅。⑧夷 平也。⑨差池 不齊貌。此謂燕之張舒其尾翼也。⑩頽 飛而上曰頽，飛而下曰頽。⑪將 亦送也。⑫仲氏任只 仲氏，謂戴媯也。任，大也。只，語助辭。⑬塞淵 塞，實也。淵，深也。以下皆稱戴媯美德。作詩之意，詳見「題義」。⑭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先君，指莊公也。姑也。寡人，莊姜自謂也。⑮篋 篋，音狹。龜，長而殺貌。⑯淇水名。⑰瑳 巧笑貌。⑱儻 諸我切行有節度貌。⑲漒渒 今通作悠悠。水流貌。⑳楫 楫松舟 謂檜木製之楫，松木製之舟也。㉑寫憂 猶今言發抒發悶也。㉒一葦杭之 葦，蘆也，杭，渡也。今通作航。此言：「誰謂河廣乎？但得一葦，即可渡矣。」㉓跂予望之 跖，貢企。以足趾著地，竦身而立也。此言：「誰謂宋遠乎？跂而可以望見也。」㉔𦥑刀 舟名。後世通作舠。不容刀，喻狹也。㉕崇朝 終朝也。不崇朝，謂不終朝而即至也。㉖洄洄 𩫑，今通作洄。洄，逐流而上也。㉗躋 升也。此言難至如升阪也。㉘泜 音泜涯也。㉙沚 音止。亦小。

涪也。○衰楚草名。○發儻今通作嬌娜。柔順貌。○天之沃沃天少也。沃沃俊好貌。
○樂子之無知詩人羨慕楚之無知而自得其樂也。○蓼蓼者莪二句蓼蓼長大貌。莪蒿皆
草名。此言初視之以爲是莪，而實非莪，乃蒿也。○劬勞勞苦也。○蔚草名。○餅之聲矣
二句餅卽今粧字。疊音雷餅疊皆器名。轡盡也。餅小而疊大。餅指貧者疊指富者。謂餅疊而疊不
分其惠則爲疊之恥也。○鮮民鮮寡也。鮮民爲詩人自稱。鮮民當卽無父母之人之意。此謂鮮
民生不如死也。○無父何怙二句怙依賴也。恃恃負也。言無父母則何所依賴恃負乎。○出
則銜恤二句恤憂也。此言出則懷憂也。靡無也。靡至無所歸之意。「入則靡至」一言入亦悵悵無
所歸也。○父兮生我……鞠拊畜長育皆養育之意。顧復反覆視也。腹懷抱也。○昊天罔極
昊音皓。昊天本爲夏天之專稱，但亦通稱天爲昊天。罔極無極也。此言天乎！欲報父母之德，我心
無窮盡也。○烈烈高峻貌。○發發疾貌。○民莫不穀穀養也。此言民莫不得養其父
母，而我獨遇此孤苦之害也。○律律猶烈烈也。○茀茀猶發發也。○卒終也。言民莫
不得養其父母，而我獨不得終養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各以己意評論此七篇中何篇最佳。
- 二 試指出何篇爲賦、何篇爲興或何篇爲比。

二 詩序

○關雎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○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

○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詠歌之，詠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

情發於聲，聲成^四文，謂之音。^五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。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^六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^七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

○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諷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^八至於王道衰，

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，而懷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○雅者，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○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○是謂四始詩之主也。

○然則關雎、麟趾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。鵲巢、騶虞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公。○周南、召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愛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是關雎之義也。

【題義】

詩序者，詩經序也。相傳爲子夏作。今人多疑爲漢人作。內容說明詩之「體」「用」甚詳。其中「詩者志之所之也」一說，凡月寺之毛原，及其與人情、國政之關係，尤能闡明詩歌原理。

【注釋】

○關雎 詩經第一篇之篇名。其詩舊說謂贊美文王后妃之美德。風之始，謂關雎爲國風之始。風天下而正夫婦，猶謂后妃之德可以化天下之民，而正夫婦之倫也。○風 風也。此以「風雨」之「風」比教化，謂教化之被於人民，如風之及於萬物也。同時解釋「風詩」之義。○詩者……此段言詩之產生之原因，其言甚精。○文 謂聲之輕重徐疾而成音節也。○治世之音……根據上文，詩爲志之所之，故聞詩而知人情之苦樂，由人情之苦樂而知政之得失也。○故正得失……此段言詩之效力之大。○先王以是……此段言治國者以詩爲教化之工具。○故詩有六義焉……此段言詩之六義。賦、興、比爲一組。風、雅、頌又爲一組。風之解釋已見上文及本段。雅、頌另見下文。賦者，直接陳情也。興者，因物起興也。比者，託物見志也。○至於王道衰……

此段言變風、變雅之產生。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……此段釋變風之義。國史者，古有採詩之官，採諸民間，而保存之於國史也。○雅者……此段釋雅之義。○頌者……此段釋頌之義。○四始 謂關雎爲風之始，鹿鳴爲小雅之始，文王爲大雅之始，清廟爲頌之始。此四篇各爲其第一篇也。○然則關雎……此段釋周南、召南。國風首周南，次召南。周南者，周公所封之地之詩也。召南者，召公所封之地之詩也。以下則爲邶、鄘、衛等十三國之詩。南者，舊說謂周之化自北而南也。或亦謂南爲古國名。此時已爲周公、召公封邑，故稱周南、召南。○周南……此段言周南、召南之美。○是以關雎……此段言關雎之美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何謂「四始」
- 二 何謂周南、召南？
- 三 試略言詩與人情、國政之關係。

三 檀弓 節錄十一則

戴聖

○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，公子重耳謂之曰：「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？」世子曰：「不可。君安驪姬，是我傷公之心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盍行乎？」世子曰：「不可。君謂我欲弑君也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，吾何行如之。」使人辭於狐突曰：「申生有罪，不念伯氏之言也，以至于死。申生不敢愛其死。雖然，吾君老矣，子少，國家多難，伯氏不出而圖吾君，申生受賜而死。」再拜稽首乃卒。是以爲恭世子也。

☆ ☆ ☆

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，縣賁父御，卜國爲右。馬驚，敗績。公隊，佐車授綏，公曰：「是末之卜也！」縣賁父曰：「他日不敗績，而今敗績，是無勇也。遂死之。圉

人浴馬，有流矢在白肉。公曰：「非其罪也！」遂誅之。士之有誅，自此始也。

孔子蚤作，負手曳杖，○消搖於門，歌曰：「泰山其頽乎！梁木其壞乎！哲人其萎乎！」既歌而入，當戶而坐。子貢聞之曰：「泰山其頽，則吾將安仰？梁木其壞，哲人其萎，則吾將安放？」夫子殆將病也！」遂趨而入。夫子曰：「賜，爾來何遲也！」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，則猶在阼也。殷人殯於兩楹之間，則與賓主夾之也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，則猶賓之也。而丘也，殷人也，予疇昔之夜，夢坐奠於兩楹之間，夫明王不興，而天下其孰能宗予？予殆將死也！」蓋寢疾七日而沒。孔子之喪，門人疑所服，子貢曰：「昔者夫子之喪，顏淵若喪子而無服。喪子路亦然。請喪夫子。○若喪父而無服。」

有子問於曾子曰：「問○喪於夫子乎？」曰：「聞之矣。喪欲速貧，死欲速朽。」
有子曰：「是非君子之言也。」曾子曰：「參也與子游聞之。」有子又曰：「是非君子之言也。」曾子曰：「參也與子游聞之。」有子曰：「然。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。」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。子游曰：「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。昔者夫子居於宋，見桓司馬自爲石椁，三年而不成。夫子曰：『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』死之欲速朽，爲桓司馬言之也。○南宮敬叔反，必載寶而朝。夫子曰：『若是其貨也！喪不如速貧之愈也。』喪之欲速貧，爲敬叔言之也。」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。有子曰：「然。吾固曰：非夫子之言也。」曾子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有子曰：「夫子○制於中都，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椁，以斯知不欲速朽也。昔者夫子失魯司寇，○將之荆，蓋先之以子夏，又申之以冉有，以斯知不欲速貧也。」



○戰于郎，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。息曰：「使之雖病也，任之雖重也，君子不能爲謀也，士弗能死也，不可。我則旣言矣。」與其鄰童汪踦往，皆死焉。魯人欲勿殯，童汪踦問於仲尼，仲尼曰：「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雖欲勿殯，也不亦可乎？」

☆ ☆ ☆ ☆

子路去魯，謂顏淵曰：「何以贈我？」曰：「吾聞之也，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，反其國不哭，○展墓而入。」謂子路曰：「何以處我？」子路曰：「吾聞之也，○過墓則式，過祀則下。」

☆ ☆ ☆ ☆

孔子過泰山側，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，夫子式而聽之，使子路問之，曰：「子之哭也，壹似重有憂者。」而曰：「然。昔者吾舅死於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」夫子曰：「何爲不去也？」曰：「無苛政。」夫子曰：「小子識之，苛政猛於虎也。」

魯人有周豐也者，哀公執摯請見之。而曰：「不可。」公曰：「我其已夫。」使人問焉，曰：「有虞氏未施信於民，而民信之。夏后氏未施敬於民，而民敬之。何施而得斯于民也？」對曰：「墟墓之間，未施哀於民而民哀；社稷宗廟之中，未施敬於民而民敬。殷人作誓而民始畔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。苟無禮義忠信誠懲之心，以泄之，雖固結之民，其不解乎。」

齊大饑，黔敖爲食於路，以待餓者而食之。有餓者參蒙袂輯屨，貿貿然來，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「嗟來食！」揚其目而視之曰：「予唯不食嗟來之食，以至於斯也！」參從而謝焉，終不食而死。曾子聞之曰：「微！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。」

晉獻文子成室，晉大夫發焉。張老曰：「美哉輪焉，美哉奂焉！歌於斯，哭於斯，衆國族于斯。」文子曰：「武也得歌於斯，哭於斯，衆國族於斯。」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。」北面再拜稽首。君子謂之善頌善禡。



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，聞子臯將爲宰，遂爲衰。成人曰：「蠶則續而因蟹有匡，范則冠而蟬有綾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。」

——《小戴記》

【作者】

戴聖，字次君，梁人。受禮，號小戴。與大戴戴德並稱。以博士論石虎，至九江太守。傳禮四十九篇，（從《四庫提要》）授梁人橋仁季卿，楊榮子孫。仁爲大鴻臚，家世傳業；榮爲琅邪太守。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。見漢書儒林孟卿傳。

【題義】

案文心雕龍宗經篇云：「銘誄箴祝，則禮總其端。」是禮者，爲銘誄各體之源也。茲節選文致最佳之小戴檀弓篇文十一則，以見一斑。黃庭堅曰：「往年嘗請問於東坡先生作文法，答曰：『但熟讀檀弓，當得之。』」旣而取讀數百篇，然後知後世人作文不及古人之病。劉熙載更盛稱檀弓語疎意密，得自然神境。茲編所選第一則，紀太子申生事，三傳均載。然呂氏童蒙訓則謂「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，詳略不同，讀左氏，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。」此則大意紀申生不特孝親，且垂死尙託國事於狐突，是寧絕一身之命，而不忘君國者也。第二則，寫縣賈父之戰死，壯烈冤慘，爲後世潘岳馬融督誄所祖。第三則，紀孔子之哀逝。第四則，釋「速朽」「速貧」之旨，乃孔子有爲而發。第五則，紀禮敬國殯。第六則，紀回由之相贈處，姚鼐嘗推爲贈序文之源也。第七則，刺苛政也。第八則，謂以身作則，一切有具體之表示，則自能感人，勝于一切空談也。第九則，引曾子之言，評猶者不食嗟來之食，爲未合中道之士。第十則，紀張老趙武之善頌善謳，不似後世之以貢諛爲祝頌也。第一則，認成人衰服，是子皇爲之，非爲兄施，願背本意也。

【注釋】

○晉僖公一節 見春秋傳魯僖公四年。○蓋 同盍。○伯氏 犯突別氏。○乘丘 督地。
在今山東滋陽縣西北。○末之卜也 末之，猶微哉，言卜國無勇。○消搖 同逍遙。○若喪
父而無服 案此卽謂心喪弟子也。○凶喪 謂失位也。○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敬
叔魯僖子之子仲孫閱，嘗失位去魯，得反，載其寶來朝於君。○制於中都 史記孔子世家：定
公以孔子爲中都宰，一年四方皆則之中都魯邑。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西。○將之荆 將應聘
於楚，言汲汲於仕得祿。○戰于郎 事見魯哀公十一年。○展墓 展省視之。○隧 猶安
也。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墓謂他家墳壠，祀謂神位，有屋樹者，居無事，主於恭敬，故或式或下
也。他墳尚式，則已先亂墳墓當下也。○蒙袂韓屨質貿然來 蒙袂，不欲見人也。韓數也。敘屨力
憊不能屨也。質質，目不明貌。○從而謝焉 謂黔故就不食嗟來食者謙謝也。○要領 卽
腰領。○蟹有匡 蟹背似匡。○范則冠而蟬有縫 范蜂也。蜂頭上有物似冠也。蟬喙長在口
下，似冠之縫也。○兄則死血子舉爲之衰 盡須匡以貯藏，而今無匡，蟹背有匡，匡自著蟹則作

【習題】

爲蠶設；蜂冠無綏，而蟬口有綏，綏自著蟬，非爲蜂設；亦如成人兄死，初不作衰，後畏於子舉力爲制服，服是子舉爲之，非爲兄施，亦如蟹匡蟬綏，各不關於蠶蜂也。

- 一 檀弓篇有何特長之風格？
- 二 「苛政猛於虎」一語，柳宗元嘗演之爲捕蛇者說。能勝過其演繹之說否？
- 三 狂狷與中道之士有何不同？

四 吳季札觀樂

左丘明

○吳公子札來聘。見叔孫穆子，○說之。謂穆子曰：「子莫不得死乎？好善而不能擇人。吾聞君子務在擇人；吾子爲魯宗卿，而任其大政，不慎舉，○何以堪之？禍必及子！」

請觀於周樂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。曰：「美哉！始基之矣，猶未也，然勤而不怨矣。」爲之歌邶、鄘、衛。曰：「美哉！淵乎！憂而不困者也。」吾聞○衛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衛風乎？」爲之歌王。曰：「美哉！思而不懼。其周之東乎！」爲之歌鄭。曰：「美哉！其細已甚。民弗堪也。是其先亡乎？」爲之歌齊。曰：「美哉！渢決乎！大風也哉！表東海者，其○大公乎！國未可量也。」爲之歌○豳。曰：「美哉！蕩乎！樂而不淫。其周公之東也。」爲之歌秦。曰：「此之謂○夏聲乎！能夏則大，大之

至也。其周之舊乎！」爲之歌魏曰：「美哉！渢渢乎！大而婉，險而易行。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。」爲之歌唐曰：「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？不然，何憂之遠也。」非令德之後，誰能若是！」爲之歌陳曰：「國無主，其能久乎！」自鄆以下，無譏焉。爲之歌小雅曰：「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。其周德之衰乎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。」爲之歌大雅曰：「廣哉！熙熙乎！曲而有直體。其文王之德乎！」爲之歌頌曰：「至矣哉！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邇而不偏，遠而不攜，遷而不淫，復而不厭，哀而不愁，樂而不荒，用而不匱，廣而不宣，施而不費，取而不貪，處而不底，行而不流，五聲和，八風平。節有度，守有序。盛德之所同也。」

見舞象、剗、南籥者曰：「美哉！猶有憾。」見舞大武者曰：「美哉！周之盛也。其若此乎？」見舞韶濩者曰：「聖人之弘也，而猶有慙德。聖人之難也。」見舞大夏者曰：「美哉！勤而不德。非禹，其誰能修之？」見舞韶剗者曰：「德至矣哉！」

大矣！如天之無不載也，如地之無不載也。雖甚盛德，其蔑以加於此矣，觀止矣！若有他樂，吾不敢請已。」

——左傳——

【作者】

左丘明，春秋時魯國之太史。與孔子同上定春秋作傳，後人稱之曰左傳。又嘗作國語。史記云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」是也。或云姓左，名丘明。或云左丘爲複姓。或又以其失明，而稱爲「盲左」。今人又謂左傳非左丘明作。

【題義】

此篇出於左傳。左傳者，相傳左丘明作。依孔子之春秋而爲之作傳也。春秋有三傳：其一曰公羊傳，公羊高作。其一曰穀梁傳，穀梁亦作。又其一，即左傳也。文心雕龍宗經篇云：「紀傳銘檄，則春秋爲根。」而春秋三傳，其文辭尤推左傳。今選吳公子觀樂一篇，爲魯襄公二十九年（公元前五五年）事。吳公子札聘於魯，請觀周樂，聞各國之詩，而推論其盛衰之故。讀之，可以知詩與國政之關係。

係亦讀毛詩之一助也。

【注釋】

○吳公子札來聘 札，吳公子名也。來聘，謂來聘於魯國也。

○說 同悅。

○何以堪之 謂不

能勝任也。

○觀周樂 儕以周公故，亦有周之禮樂。

○工 樂工也。

○周南召南 見本册詩序篇。

○邶鄘衛 邶、鄘、衛皆國名。此處謂邶風、鄘風、衛風，即各該國之詩也。以下鄭、齊等皆同。

○衛康叔…… 康叔，周公弟。武公，康叔九世孫。皆衛之令德君也。

○王 王風，東周之詩也。

平王東遷，王政不行，風俗與諸侯無異，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。

○太公 呂尚也。

○繻 周之舊國也。

○夏 謂華夏也。秦本西戎，而有中國之禮，故札美之也。

○風 風音馮，風，音乎，中庸之聲也。

○陶唐氏 堯也。○鄙以下 爲鄒、曹二國。札聞二國之詩，則置之不論也。

○小雅

見本册詩序篇。下文大雅同。

○頌 亦見本册詩序篇。

○象箚南籥

名。皆文王之樂。箚與籥皆舞者所執之物也。

○大武 武王之樂。

○韶濩 殷湯之樂。

○大

○夏禹之樂。

○韶箏 虞舜之樂。

○籥 覆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何謂王風？
- 二 何謂頃風？
- 三 略述周代各國風詩與其歷史、地理之關係。
- 四 略述左傳與後世記敍文之關係。

五 孟子 節錄五章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！利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王曰：「何以利吾國？」大夫曰：「何以利吾家？」士庶人曰：「何以利吾身？」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。○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；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爲饒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！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四 陳臻問曰：「前日於齊，王餽金一百而不受。於宋，餽七十鎰而受。於薛，餽五十鎰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則前日之不

受非也；夫子必居一於此矣。」孟子曰：「皆是也。當在宋也，予將有遠行。行者必以④廬，辭曰『餽廬』。予何爲不受？當在薛也，予有⑤戒心，辭曰『聞戒，⑥故爲兵餽之』。予何爲不受？若於齊，則未有處也；⑦無處而餽之，是貨之也；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？」



孟子之曰平陸謂其大夫曰「子之⑧持戟之士⑨一日而三失伍，則去之否乎？」曰「不待三。」「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。凶年饑歲，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。」曰「此非⑩距心之所得爲也。」曰「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，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。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視其死與？」曰「此則距心之罪也。」他日過見於王，曰「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，知其罪者惟孔距心。」王爲王誦之。王曰「此則寡人

之罪也。

孟子謂冉戴不勝曰：「子欲子之王之善與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學齊語也，則使齊人傳諸；使楚人傳諸？」曰：「使齊人傳之。」曰：「一齊人傳之，衆楚人目咷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，數年，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子謂薛居州，善士也。使之居於王所，在於王所者，長、幼、卑、尊，皆薛居州也。王誰與爲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長、幼、卑、尊，皆非薛居州也。王誰與爲善？」薛居州，獨如宋王何！」

◎宋經將之楚，孟子遇於石丘。曰：「先生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吾聞秦、楚構兵，我將見楚王，說而罷之。」楚王不悅。我將見秦王，說而罷之。二王我將有所遇。

焉。」曰：「軻也請無問其詳，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？」曰：「我將言其不利也。」曰：「先生之志則大矣，先生之號則不可。先生以利說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。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，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，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終棄仁義懷利以相接；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！先生以仁義說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。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，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，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；然而不亡王者，未之有也！何必曰利！」

【作者】

——節錄孟子——

孟子名軻，戰國時鄒人。以仁義說梁惠王、齊宣王，均不能用。退而與其弟子著書七篇，即今所傳孟

子是也。生於周烈王四年（公元前三七二），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（公元前二八九）八十四歲。

【題義】

孟子七篇，爲孟子及其弟子所作。記孟子遊宋、齊、梁、滕、諸國，以仁義說其國君之事。行文舒暢，說理透闢。後世散文家作推理之文者，多導源孟子及莊子。其得於孟子者，以韓愈爲尤著。得力於莊子者，以蘇軾爲尤著。雖面目各有不同，然淵源皆爲有自也。今除本教科書其他各冊已選錄者而外，再選五章。孟子見梁惠王章，言治國之道，當以仁義爲名也。陳臻問曰，章，言取與之道，必得其禮，於其可也，雖少不辭；義之無取，兼金不顧也。孟子之平陸章，言人君以道事君，否則奉身以退也。孟子謂戴不勝曰，章，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，故諺曰：白沙在泥，不染自黑；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之類也。宋輕將之楚章，言上之所欲，下以爲俗，俗化於善，久而致平；俗化於惡，久而致傾者也。

【注釋】

○庶人 人民也。○萬乘之國 桀，去聲。車輅也。此謂兵車也。古制，天子有車萬乘，諸侯千乘，諸

孟

子

三一

侯之大夫百乘。○歷 足也。此謂唐宋之於天子，有其車數十分之一；大夫之於諸侯，亦有其車數十分之一；不可謂不多矣。然使只言利而不知仁、義，則彼猶不知足，必殺其君而奪其乘也。○陳臻 孟子弟子。此爲孟子受宋薛餽金陳臻疑而問之也。 ○兼金 兼金，美金也。其價倍於常金，故云兼。○鎰 古衡名。二十四兩爲一鎰。上文「一百」謂一百鎰也。○驢 送行者之禮也。○戒心 謂有戒備之心也。時有人將害孟子，故云。○故爲兵餽之 指爲防禦之費也。○無處而餽之 無處，猶無故也。貨，謂取不義之財也。○平陸 到也。平陸，齊邑名。○持戟之士 戟，兵器名。持戟之士，謂戰士也。○一日而三失伍 伍，行列也。一日三失次，亂其行列也。○距心 平陸大夫自稱其名也。○求牧 牧，謂牧牛羊之地也。芻，草也。○見於王 見，音現。「見於」與「見」不同。「見」謂因某事專往見也；「見於」則不然。今云見於，謂孟子非專爲距心事而見齊王也。○爲王誦之 爲王述其與孔距心問答之言也。○此則寡人…… 王聞孟子言，以爲係己之罪，而非距心之罪。○戴不勝 宋臣也。○齊語 齊國語也。謂楚大夫欲其子學齊國語也。○傳教也。○咻 音休。謹也。羣相非笑之意。○莊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述孟子與莊子作風不同之點。

二 略述孟子與後世推理文之關係。

嶽 齊衛里名也。薛居州 亦宋臣。

宋輕 又作宋钘。

石丘 地名。

說 音稅。

龜 謂龜兵也。王 去聲。

六 逍遙遊

節錄

莊周

○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；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

是鳥也，○海運則將徙於南冥，南冥者，天池也。○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○水擊三千里，○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；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○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耶？其遠而無所至極耶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○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。置杯焉，則○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，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。而後乃今，○培風。背負青天而莫之○夭
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○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○飛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」適○莽蒼者三滄而反，○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○宿春糧；適千里者○二月聚糧。○之二蟲又何知。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○朝菌不知晦朔，○惠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○楚之南有○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○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

○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○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○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○堅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爲瓢，則○瓠落無所容。非不○嗁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！宋人有善爲○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以○洴澼絖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爲洴澼絖，不

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」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——魯錢灝

【作者】

莊周，戰國時宋國蒙人。嘗爲蒙之漆園吏。楚威王使人聘之，辭不就。著書十餘萬言，後人稱爲莊子。唐以後又稱爲南華經。生卒年不可詳考。約在周烈王六年（公元前三七〇）至周赧王十七年（公元前二九八）之間。

【題義】

逍遙遊，爲莊子之一篇。戰國時儒家之文，推孟子爲最；道家之文，推莊子爲最。孟子贊策，遼闊；莊子恣肆，超脫。影響於後世推理之文者，皆甚深。今傳莊子全書三十三篇，內篇七，爲莊子所自作。其他

外篇，雜篇，則爲其門人或後人所附益。逍遙遊爲內篇之一。逍遙遊者，謂逍遙乎萬物之外，任自然而遊也。

【王釋】

- 北冥 冥，又作溟。北冥，猶云北海。
○鯤 本作魚子解，今莊子用作大魚之名稱。或亦謂鯤當作鯨。
○海運 舊註謂爲海動，當卽今日所謂海嘯。
○齊諧 古神話書名。南北朝時人有續齊諧記。或又謂莊子中之齊諧爲人名。
○水舉 卽舉水。謂鷁將飛時，以翼舉水。
○撻扶搖 撻音團，馮藉之意。大風自下而上，謂之扶搖。
○野馬 謂春日澤中之水氣。
○坳堂 謂低凹之堂。坳，卽凹字。
○膠 謂黏著不能動也。
○培風 培，讀如馮，馮藉也。培風，卽乘風之意。
○天闕 有挫折阻礙之意。
○蜩與學鳩 蝉，卽蟬。學鳩，鳥名，卽班鳩。
○飛槍榆枋 槍，突也。有棲集之意。榆木名，枋，亦木名，卽檀木。
○莽蒼 卽郊野。
○腹猶果然 謂腹尚飽也。
○宿舂 纔，謂預先備糧也。
○三月聚糧 謂費三月之時間以聚糧食也。
○之二蟲 指蜩與學鳩。
○鳥亦通稱爲蟲。
○朔菌不知晦朔 菌爲隱花植物。生樹陰及朽木上。舊歷月初爲朔，月終爲晦。

此謂朝菌壽命短促，不知有晦朔也。◎惠姑不知春秋，惠姑卽蟪蛄。不知春秋者，言其壽命短，不知有春秋也。◎冥靈爲理想中之木名。◎彭祖爲古代傳說中之長壽者，據云有八百歲。
◎惠子卽惠施，與莊子爲友。◎瓠卽葫蘆，可用以爲器。◎實五石謂能容五石。一石今俗稱一擔。◎堅此處有重字之意。◎瓠落猶云廓落，平淺不能多容物之意。◎枵然，嘵應作枵。枵然，有虛大之意。◎不龜手之藥龜爲蟬之假借字。不龜手之藥，猶今之預防凍瘡藥。◎洴澼絖洴音瓶，浮貌。澼音霹漂也。絖音曠絜也。「洴澼絖」卽漂絮也。◎鬻技百金鬻，賣也。鬻技百金，謂賣其術可得價百金也。◎大樽而浮乎江湖謂以大葫蘆繫於身上，可以渡水，其爲用蓋與今救命圈相類。以其形如酒樽，故曰大樽。◎達之心爲譬喻語。蓋達心塞而不暢，故用以比人心塞而不通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指出逍遙遊篇中特別之句法。
- 二 略述莊子與後世推理文之關係。

七 涉江 九章之一

屈原

余○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帶○長鍊之陸離兮，冠○切雲之崔嵬。
被明月兮佩寶○璐，世溷濁而莫予知兮，吾方高馳而不顧。駕青虬兮驂白螭，吾
與重華遊兮瑤之圃。登嵐崑兮食玉英，與天地兮比壽，與日月兮齊光。哀○南夷
之莫吾知兮，旦予濟於○江湘。

④乘鄂渚而反顧兮，欵秋冬之緒風。步余馬兮山皋，邸予車兮方林。

④乘舲船余上沅兮，齊吳○榜以擊汰。船容與而不進兮，淹回水而○疑滯。
朝發枉渚兮，夕宿辰陽。苟余心其端直兮，雖僻遠之何傷。

④入溆浦余遭回兮，迷不知吾所如。深林杳以冥冥兮，乃猿狹之所居。山
峻高而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紛其無垠兮，雲霏霏而承宇。

哀吾生之無樂兮，幽獨處乎山中。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，固將愁苦而終窮。
接輿髡首兮，桑扈羸行；忠不必用兮，賢不必以。伍子逢殃兮，比干菹醢；與前
世而皆然兮，吾又何怨乎今之人！予將董道而不豫兮，固將重昏而終身。

亂曰：鸞鳥鳳皇，日以遠兮；燕雀烏鵲，巢堂壇兮。靈申辛夷，死林薄兮。腥臊
並御，芳不得薄兮；陰陽易位，時不當兮。懷信侘傺兮，忽乎吾將行兮。

【作者】

屈原，字靈均，戰國時楚人，生于周憲王二十六年（公元前三四三），卒于周赧王三十八年（公
元前二七七）六十七歲。其餘詳見本冊屈原傳。

——楚辭——

【題義】

此篇爲九章之一。今人陳鑑凡曰：「涉江從鄂渚入於溆浦，自東北而往西南，乃第二次南故之文。
此篇雖出原手，然較之離騷，已大遜其雄肆，蓋記實與想像之異也。」

【注釋】

○幼好此奇服 以比好修不懈 是以前既不容於世而不顧 至此重遭譏謗 濟江而南 往斥逐之所 蓋頃襄復遷之江南時也 ○長鍊 劍名 ○切雲 冠名 ○璠 說文云「玉也」 ○南夷 以楚俗爲夷 險邪之類 譏害君子 變於夷矣 ○江湘 湘水自洞庭入江 故洞庭之下得兼江湘之目 ○乘鄂渚 言於鄂渚登岸循江岸以至洞庭也 乘之言登也 ○欸 鳴鳥開切發聲 ○乘船船 自洞庭而舟行遡沅也 艇船 小船有窗櫺者 ○榜汰 小楫謂之榜 汰浪淘沙土也 ○疑滯 疑疑詰之轉 ○入溆浦 舟行由沅入溆至遷所也 ○山峻高四句 王國維人間詞話以爲與「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」之詩氣象相似 宇屋近檐也 ○髡首 鬚去髮也 ○伍子 卽伍子胥 ○董道不豫 豫正也 豫猶豫也 ○林薄 草木交錯曰薄 ○薄音博 近也 ○忽乎將行 傷不見容而忽被放也 以上詳見戴震屈原賦注。

【習題】

一 九章爲楚辭之一 其特色何在？

- 三 想像之文易奇，紀實之文苦板，試闡述之。
- 三 九章除涉江外，尚有何篇能略辨其真偽否？

八 屈原傳 節錄

司馬遷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，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嫋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，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，屈平屬草藁，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，因讒之曰：「王使屈平爲令，衆莫不知。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曰：『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』」王怒而疏屈平。

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「離騷」者，猶「因離憂」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，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；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

怨乎！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○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嚮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、武，以刺世事，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遍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○濯淖汚泥之中，曰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屈平既曰繙，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張儀曰詳去秦，厚幣委曰質事楚，曰：「秦甚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曰商於之地六百里。」楚懷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齊。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：「儀與王約六里，不聞六百里。」楚使怒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於曰丹、浙，斬首八萬，虜楚將屈匄，遂取楚之漢中地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

入擊秦，戰於藍田。魏聞之，襲楚至鄧。楚兵懼，自秦歸。而齊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。楚王曰：「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」張儀聞，乃曰：「以一儀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」如楚，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，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旣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願反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悔，追張儀，不及。其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

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「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。不如無行。」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，「奈何絕秦歡？」懷王卒行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。亡走趙，趙不納。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。長子頃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

楚人旣咎子蘭，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旣嫉之，雖放流，每望楚國，

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，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終無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[◎]人君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爲，舉賢以自佐；然亡國破家相隨屬，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內惑於鄭袖，外欺於張儀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於秦，爲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禍也。^易曰：「[䷏]井渫不食，爲我心惻。可以汲。王明，並受其福！」[◎]王之不明，豈足福哉！令尹子蘭聞之，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

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曰：「子非^②三閨大夫歟？何故而至此？」屈原曰：「舉世混濁而我獨清，衆人皆醉而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」漁父曰：「夫聖人者，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，何

不隨其流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餉其糟而啜其醨？何故懷瑾握瑜，而自令見放爲？」屈原曰：「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溫蠖乎？」乃作《懷沙》之賦。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。

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，而以賦見稱。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諫。其後楚日以削，數十年，竟爲秦所滅。

——節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——

【作者】

司馬遷字子長，漢龍門人。漢武帝時爲太史令。撰《史記》一百三十卷。生於漢中元五年（公元前一四五），卒於漢元始元年（公元前八六）六十歲。（○）

【題義】

屈原傳出於史記。史記者，司馬遷之所作也。司馬遷以李陵事獲罪，鬱鬱不自聊，因作史記以見志。取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事爲書，一百三十卷，成爲中國史學界一名著。同時亦成爲文學界一名著。因司馬遷本富於情感，而又感慨身世，借文以見志，故文學意味極爲濃厚。後世之散文家自韓愈、歐陽修以至歸有光等，其源無不出於史記。故欲溯中國抒情散文之源者，不得不窮究史記也。此傳大意，深慨以屈原之材，倘遊諸侯，則何國不容，而竟自苦若是。誦其遺文，悲其志遇，故與漢之賈生合而傳之。

【注釋】

- 左徒 楚官名，如後世左拾遺之類。
○嫗 賢也。
○上官大夫 姓上官而爲大夫者也。
○憲令 法令也。
○伍伐 自矜也。
○離憂 離，遭也。離憂，猶言遭憂也。
○怛 痛也。
○國風 小雅。
○參看本册詩序一篇。
○帝嚳 古帝名。以下略言離騷之內容。
○灌淖汚泥 淪，直教反。汗濁也。淖，音闊，濯淖，汗，泥，四字只是一意。
○蟬蛻於獨穢 稹云：出獨穢，如蟬之脫其殼而出也。
○皭然泥而不滓 嶻，音爵。皭然，潔白也。滓，汗濁也。謂雖出於獨穢之中，而能保

其潔白之質，不爲濁穢所染也。謂屈原不因環境之汙濁，而改其節操也。
○純 同黜，貶謫也。斥逐也。
○詳 屈客。
○贊 讀如贊。古人相見，必執贊爲禮。
○商於 秦地，於音烏。
○丹浙 丹、浙二地名。
○元凶 同納。
○瞻顧 懇切顧念之意。
○欲反復 謂欲復興其國也。
一篇之中……謂此意時見於離騷中也。
○人君無愚智 謂人君治國，無不欲得忠臣、賢臣以爲佐輔；然終見亡國、敗家，連屬不斷者，蓋所信任之臣，自以爲忠與賢而實非忠與賢也。
○井渫不食……此引易經之言也。渫，音澣，凌治去泥濁也。食，謂汲井水而飲也。井渫不食，謂井雖已澣而不汲也。有清泉而不能飲，比有賢人而不能用。王明受其福，謂王必須明，而後能受福也。
王之不明 此謂楚懷王不明，安能受福哉。
○三閭大夫 楚官名。閭者，聚族而居之義。其職掌王族昭、屈、景三姓。此處三閭大夫，指屈原也。
○餚其糟而啜其醨 餚，或作酠。飲食之義。糟，酒滓也。啜，飲也。醨，薄酒也。
○瓊瑩握瑜 瑞瑩，皆美玉。瓊瑩，握瑜，謂自保貞潔也。
○汝汝 汝音門，汝汝，昏暗也。
○常流 猶云長流。
○溫鑿 酒云惛憤也。
○懷沙之賦 懷沙礎以自沈，因以爲其賦之篇名。史記此處錄賦，今略去。
○汨羅 沔音冤。汨羅，江名，在今湖南湘陰縣北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比較此篇中議論與事實之多少。
- 二 略述史記與後世記敍文之關係。
- 三 指出本篇中爲作者（司馬遷）自抒情感之部分。

九 孫子傳 節錄

司馬遷

○孫子武者，齊人也。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。闔廬曰：「子之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。可以小試○勒兵乎？」對曰：「可。」闔廬曰：「可試以婦人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於是許之。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；孫子分爲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：「汝知○而心與左手背乎？」婦人曰：「知之。」孫子曰：「○前，則視心。」左，視左手。右，視右手。後，即視背。」婦人曰：「諾。」約束既布，乃設○鉄鉞，即三令五申之。於是○鼓之右。婦人大笑。孫子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」復三令五申，而○鼓之左。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」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臺上觀，見且斬愛姬，大駭，○趣使使下令曰：「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。」

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也。」孫子曰：「臣旣已受命爲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遂斬隊長二人以徇，用其次爲隊長。於是復鼓之，婦人左右、前後跪起，皆中規矩繩墨，無敢出聲。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：「兵旣整齊，王可試下觀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雖赴水火猶可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將軍罷休就舍，寡人不廢下觀。」孫子曰：「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實。」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爲將，西破彊楚，入郢，北威齊、晉，顯名諸侯。孫子與有力焉。

孫武旣死，後百餘歲有孫臏。臏生於阿、鄆之間。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。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。龐涓旣事魏，得爲惠王將軍，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，乃陰使召孫臏。臏至，龐涓恐其賢於己，疾之，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，欲隱勿見。齊使者如梁，孫臏以利誘陰見說。齊使以爲奇，竊載與之齊。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。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。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，馬有上、中、下

釐。於是孫子謂田忌曰：「君弟重射，臣能令君勝。」田忌信然之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。及臨質，孫子曰：「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，取君上駟與彼中駟，取君中駟與彼下駟。」既馳三輩畢，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，卒得王千金。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。威王問兵法，遂以爲師。

其後魏伐趙，趙急，請救於齊。齊威王欲將孫臏，臏辭謝曰：「刑餘之人不可。」於是乃以田忌爲將，而孫子爲師，居輜車中，坐爲計謀。田忌欲引兵之趙。孫子曰：「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，捲救鬪者不博，擗亢擣虛形格勢，禁則自爲解耳。今梁趙相攻，輕兵銳卒必竭於外，老弱罷於內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據其衝路，衝其方虛，彼必釋趙而自救，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。」田忌從之。魏果去鄆，與齊戰於桂陵，大破梁軍。

後十五年，魏與趙攻韓，韓告急於齊。齊使田忌將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將龐

滑聞之，去韓而歸。齊軍旣已過而西矣。孫子謂田忌曰：「彼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，齊號爲怯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兵法：『百里而餽利者，蹶上將，五十里而趣利者，軍半至。』」使齊軍入魏地，爲十萬竈，明日爲五萬竈，又明日爲三萬竈。龐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「我固知齊軍怯，入吾地，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。」乃棄其步軍，與其輕銳倍日并行，逐之。孫子度其行，暮當至馬陵。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。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：「龐涓死于此樹之下。」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，期曰：「暮見火舉而俱發。」龐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見白書，乃鑽火燭之，讀其書未畢，齊軍萬弩俱發。魏軍大亂，相失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，乃自剄，曰：「遂成晉豎子之名！」齊因乘勝破其軍，虜魏太子申以歸。孫臏以此名顯天下。世傳其兵法。

【作者】

見前。

【題義】

孫武爲中國著名之兵家。此篇寫孫武事極生動，爲記敍文中難得之作。且讀之亦可知軍事生活之一斑，並暗示讀者生活當紀律化也。

【注釋】

- ①孫子，名武。②十三篇。孫武有兵法十三篇，今存。③勤兵，謂按兵法部勤兵士也。④而汝也。⑤前則視心……前，謂呼號令曰前也。則視心，謂聞令卽當向前視也。以下類推。
⑥鉄鉞，鉄斧也。鉞，大斧也。⑦鼓之右，鳴鼓而使之向右轉也。⑧鼓之左，鳴鼓而使之向左轉也。⑨趨，音促急也。⑩徇，巡示於衆也。⑪郢，楚都。⑫阿郢，郢音絹。阿郢兩地，名均齊地。⑬黥，古墨刑，刺字於面塗以墨也。⑭欲隱勿見，見，同現。此謂欲其隱而不顯見也。⑮不甚相遠，謂馬之優劣相差不遠也。⑯弟，同第。此處猶云只管射。⑰重射，猶云

但以重金決賭。○逐射千金 謂隨逐射，以千金賭勝負也。○臨質 質，猶對也。臨質，謂常對質之時也。卽謂各出千金爲注也。○一不勝而再勝 謂一次敗而兩次勝，總結爲勝。孫臏巧爲支配其馬之優劣，而得操必勝之權。○將孫臏 謂使孫臏爲將也。○輜車 有衣之車，乘之安適也。○坐 「坐」字當是「主」字之誤。○捲 與擎通。此謂救鬪當善爲解勸，不可據擊以增其怒也。○不可引擎擊之也。○擊 與擊通。此謂救鬪當善爲解勸，當以手解之，批，擊也。亢，曠也。批亢，謂擊其要害也。撓，虛空也。謂攻其不備也。○自爲解耳 謂批亢撓虛，則彼事阻隔，不得不自解也。○罷 同疲。此謂其國中老弱亦受戰事之累而疲乏也。○大梁 謂直向大梁進發也。○三晉 謂韓、趙、魏也。三國係分割晉國而立國，故稱三晉。○百里而趣 趣，音娶。疾行以赴也。蹶，挫也。此謂行百里而趨利，則必受挫折甚至喪失其上將也。○自剄 自殺也。○暨子 指孫臏猶今俗言孩子，輕之之詞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此篇本可分爲孫武、孫臏兩傳，試取其大意，各寫一篇，每篇約三百字。
- 二 指出此篇中之特別字法與特別句法。

一〇、李將軍傳 節錄

司馬遷

李將軍_燕者，○隴西成紀人也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時爲將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
故槐里，徙成紀。廣家世世○受爵。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○蕭關，而廣以良家
子從軍擊胡，用善騎射，殺首虜多，爲漢中郎。廣從弟李蔡亦爲郎，皆爲武騎常侍，
秩八百石。嘗從行，有所衝陷折闕，及格猛獸。而文帝曰：「惜乎！子不遇時！如令子
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

及孝景初立，廣爲隴西都尉，徙爲騎郎將。○吳、楚軍時，廣爲驍騎都尉，從太
尉周亞夫擊吳、楚軍，取旗，顯功名於昌邑下，以梁王授廣將軍印，還賞不行。徙爲
○上谷太守。匈奴日以合戰，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：「李廣才氣，天下無雙，
自負其能，數與虜敵戰，恐亡之。」於是乃徙爲○上郡太守。後廣轉爲邊郡太守，

徙上郡。嘗爲步驟西北地、雁門、代郡，雲中太守，皆以力戰爲名。

匈奴大入上郡，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，擊匈奴。中貴人將騎數十，縱見匈奴二人，與戰，三人還，射傷中貴人，殺其騎且盡。中貴人走廣。廣曰：「是必射雕者也。」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。三人亡馬步行，行數十里。廣令其騎張左右翼，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殺其二人生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雕者也。已縛之上馬。望匈奴有數千騎，見廣，以爲誘騎，皆驚，上山。陳廣之百騎皆大恐，欲馳還走。廣曰：「吾去太軍數十里，今如此，以百騎走，匈奴追射我，立盡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，必不敢擊我。」廣令諸騎曰：「前！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。令曰：「皆下馬，解鞍！」其騎曰：「虜多且近，卽有急奈何？」廣曰：「彼虜以我爲走，今皆解鞍，騎尋射殺胡白馬將，復而還至其騎中，解鞍。令士皆縱馬臥。是時會暮，胡兵終怪以示不走，用堅其意。」於是胡騎遂不敢擊。有白馬將出護其兵。李廣上馬，十餘騎尋射殺胡白馬將，復而還至其騎中，解鞍。令士皆縱馬臥。是時會暮，胡兵終怪。

之，不敢擊。夜半時，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，欲夜取之，胡皆引兵而去。平旦，李廣乃歸其大軍。大軍不知廣所之，故弗從。

居久之，孝景崩，武帝立，左右以爲廣名將也，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宮衛尉，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。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，及出擊胡，而廣行無部伍行陣，就善水草屯舍止，人人自便，不擊刀斗以自衛，莫府省約文書籍事，然亦遠斥候，未嘗遇害。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，擊刀斗，士吏治軍簿至明，軍不得休息，然亦未嘗遇害。不識曰：「李廣軍極簡易，然虜卒犯之，無以禁也，而其士卒亦佚樂，咸樂爲之死。我軍雖煩擾，然虜亦不得犯我。」是時漢邊郡李廣、程不識皆爲名將。然匈奴畏李廣之略，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。程不識，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。爲人廉謹於文法。

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，使大軍伏馬邑旁谷，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

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。

其後四歲，廣以衛尉爲將軍，出雁門擊匈奴。匈奴兵多，破敗廣軍，生得廣。單于素聞廣賢，令曰：「得李廣必生致之。」胡騎得廣，廣時傷病，置廣兩馬間，絡而盛臥廣。行十餘里，廣佯死，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，廣暫騰而上胡兒馬，因推墮兒，取其弓，鞭馬南馳數十里，復得其餘軍，因引而入塞。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，廣行取胡兒弓，射殺追騎，以故得脫。於是至漢。漢下廣吏，吏當廣所失亡多，爲虜所生得，當斬，贖爲庶人。

頃之，家居數歲。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，居藍田南山中射獵。嘗夜從一騎出，從人田間飲還，至霸陵亭。霸陵尉醉，呵止廣。廣騎曰：「故李將軍！」尉曰：「今將軍尚不得夜行，何乃故也！」止廣宿亭下。居無何，匈奴入殺韓、遼西太守，敗韓將軍。韓將軍後徙右北平，死。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。廣卽請霸陵

尉與俱至軍而斬之。

廣居右北平，匈奴聞之，號曰漢之「飛將軍」。避之，數歲不敢入右北平。廣出獵，見草中石，以爲虎而射之中，石沒鏃，視之，石也。因復更射之，終不能復入石矣。（中略）

○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，廣數自請行。天子以爲老，弗許。良久，乃許之，以爲前將軍。是歲，元狩四年也。廣卽從大將軍青擊匈奴，旣出塞，青捕虜知單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廣並於右將軍軍，出東道；東道少回遠，而大軍行，水草少，其勞不屯行。廣自請曰：「臣部爲前將軍，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。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，今乃一得當單于，臣願居前，先死單于。」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，以爲李廣老，數奇，毋令當單于，恐不得所欲。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，爲中將軍，從大將軍，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，故徙前將軍廣。廣時知之，固自辭。

於大將軍。大將軍不聽，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：「急詣部如書。」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，意甚慍怒而就部，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。軍亡導，或失道，後大將軍。大將軍與單于接戰，單于遁走，弗能得而還。南絕幕，遇前將軍、右將軍。廣已見大將軍，還入軍，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，因問廣：食其失道狀，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。廣未對。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。廣曰：「諸校尉無罪，乃我自失道。吾今自上簿！」至莫府，廣謂其麾下曰：「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，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，而大將軍又徙廣部，行回遠，而又迷失道，豈非天哉！且廣年六十餘矣，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！」遂引刀自剄。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。百姓聞之，知與不知，無老壯，皆爲垂涕。而右將軍獨下吏，當死，贖爲庶人。（下略）

【作者】

見前。

【題義】

李廣，西漢名將，爲匈奴人所畏服。此篇寫廣經大小數十戰，積功不封，良堪憤歎。而外感大將，則無功而居高位，相形之下，愈見漢之寡恩矣。然廣雖未受茅土之賞，而名耀異域，又其人雖口訥寡言，而感人特切。此則讀史記者所共喻也。

【注釋】

- 隴西 郡名。今甘肅東南部。成紀，今甘肅天水縣。
○受射 謂習射法也。
○蕭何 在今甘肅固原縣東南。
○吳楚軍 謂景帝初立時，諸王不服，舉兵反也。時選兵者，吳王濞、楚王戊等七人，通稱爲「七國之亂」。今稱吳、楚以概其餘。
○亞夫 周亞夫也。漢功臣周勃之子。是時平吳、楚之亂。
○昌邑 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。七國兵起，漢先擊梁，廣爲漢將，不應私受梁職，故事平雖有功而無賞也。
○上谷 郡名。今河北西部及中部。
○上郡 郡名。今陝西北部。羌蠻。

北地雁門代郡雲中皆郡名。隴西見前。北地今甘肅東北部。雁門今山西西北部。代郡今山西東北部及河北一部分。雲中今山西長城外一帶。
中貴人 在宮中而貴幸者也。
陳 陳卽
爭陣字。
衛尉 官名。此謂未央宮之禁衛尉。
單于 單，音禪。單于，匈奴語。匈奴稱其王曰
單于。
潁陰侯孫…… 漢嬰之孫灌強也。
藍田 縣名，今陝西藍田縣。
遼西 郡名，今河北東北部及遼寧遼河以西之地。
韓將軍…… 爲韓安國。右北平郡名，今河北北部地。
將軍…… 大將軍爲衛青。驍騎將軍爲霍去病。時二人出擊匈奴，廣自請同行也。
武帝年號。
莫 同幕。莫府，謂軍營也。
急詣部如書 令廣如文牒急出兵東道也。
食其 食其音異。趙食其也。
南絕 絶度也。謂南歸度沙漠也。
慕 固漠。
糒 蔡，糒，乾飯也。
醪 濁酒也。
上簿 謂對質也。

【習題】

一 試將此篇儘量節短，只存其最有精彩之處。

- 二 何處能寫出李廣應敵之機警？
三 問霸陵尉之態度何如剛直守法抑狂妄取禍？

— 古詩十九首

行行○重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相去萬餘里，各在○天一涯。道路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！○胡馬依北風，○越鳥巢南枝。相去日已遠，衣帶日已緩。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歸反。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！

青青河畔草，因鬱鬱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妝，纖纖出素手。昔爲○倡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

青青陵上柏，磊磊礧中石。人生天地閒，忽如遠行客。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。驅車策駑馬，遊戲○宛與洛。洛中何鬱鬱，冠帶自相索。長衢○羅夾巷，王侯多第宅。兩宮遙相望，雙闕百餘尺。極宴娛心意，戚戚何所迫！

今日良宴會，歡樂難具陳。彈箏奮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

眞。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飈塵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？無爲守窮賤，日轉輞長苦辛！

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雲齊。交疏結綺窗，阿閣三重階。上有絃歌聲，音響何悲！誰能爲此曲？無乃杞梁妻。矣清商隨風發，中曲正徘徊。一彈再三歎，慷慨有餘哀。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願爲雙鴻鵠，奮翅起高飛！

涉江采芙蓉，蘭澤多芳草。采之欲遺誰？所思在遠道。還顧望舊鄉，長路漫浩浩。同心而離居，憂傷以終老。

明月皎夜光，④促織鳴東壁。玉衡指孟冬，衆星何歷歷！白露沾野草，時節忽復易。秋蟬鳴樹間，⑤玄鳥逝安適。昔我同門友，高舉振六翮。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。⑥南箕北有斗，⑦牽牛不負轍。良無盤石固，虛名復何益！

冉冉孤生竹，結根泰山阿。與君爲新婚，⑧兔絲附女蘿。兔絲生有時，夫婦會

有宜。千里遠結婚，悠悠隔山陂。思君令人老，軒車來何遲！傷彼蕙蘭花，含英揚光輝。過時而不采，將隨秋草萎。君亮執高節，儻妾亦何爲！

庭中有奇樹，綠葉發華滋。攀條折其榮，將以遺所思。馨香盈懷袖，路遠莫致之。此物何足貴，但感別經時。

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。纖纖擢素手，札札弄機杼。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。盈盈一水間，脉脉不得語。

迴車駕言邁，悠悠涉長道。四顧何茫茫，東風搖百草。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！盛衰各有時，立身苦不早。人生非金石，豈能長壽考？奄忽隨物化，榮名以爲寶。

東城高且長，逶迤自相屬。迴風動地起，秋草萋已綠。四時更變化，歲暮一何速！每晨風懷苦心，蟋蟀傷局促。蕩滌放情志，何爲自結束？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。被服羅裳衣，當戶理清曲。音響一何悲，絃急知柱促。馳情整中帶，沈吟聊躡

圜思爲雙飛，燕銜泥巢君屋。

驅車_○上東門，遙望_○郭北墓。白楊何蕭蕭，松柏夾廣路。下有陳死人，杳杳
卽長暮。潛寐黃泉下，千載永不寤。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
石固。萬歲更相送，賢聖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
素。

去者日以疎，來者日以親。出郭門直視，但見丘與墳。古墓犁爲田，松柏摧爲
薪。白楊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。恩還故里閭，欲歸道無因。

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。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
茲！愚者愛惜費，但爲後世_○嗤。仙人_○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

凜凜歲云暮，螻蛄夕鳴悲。涼風_○率已厲，遊子寒無衣。_○錦衾遺洛浦，_○同
袍與我違。獨宿累長夜，夢想見容輝。良人惟古_○懼，枉駕惠前綏。願得常巧笑，攏

手同車歸。旣來不須臾，又不處重闈。亮無辰風翼，焉能凌風飛。眄睞以適意，引領遙相睇。徒倚懷感傷，垂涕沾雙扉。

孟冬寒氣至，北風何慘慘！愁多知夜長，仰觀衆星列。圉三五明月滿，圉四五蟾兔缺。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書札。上言長相思，下言久離別。置書懷袖中，三歲字不滅。一心抱區區，懼君不識察。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端綺。相去萬餘里，故人心尙爾。文綵雙鴛鴦，裁爲合懽被。著以圉長相思，緣以圉結不解。以膠投漆中，誰能別離此！

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羅床幘。憂愁不能寐，攬衣起徘徊。客行雖云樂，不如早旋歸。出戶獨彷徨，愁思當告誰。引領還入房，淚下沾裳衣。

【題義】

古詩十九首，作者不可考。大抵作者並非一人，亦非一時。有西漢人所作，有東漢人所作。或謂其中有若干首爲枚乘所作。今從文選說，統謂之古詩。其詩大抵爲逐臣棄妻，朋友闊絕，游子他鄉，生死新故之感，初無奇麗之思，驚險之句，而真情所至，感人自深。誠爲國風之遺，五言之祖也。「行行重行行，」爲朋友之交中被讒閒而見棄絕者之詞。「青青河畔草，」託爲棄婦之詞，以所依非人，終致失所，良可以怨也。「青青陵上柏，」則達人憂世之詞，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也。「今日良宴會，」則見世有勢利而無是非，有令德而無高位者，則一生苦辛，輒軀窮賤而已。「西北有高樓，」爲困於富貴，不能行其志者之詞。「涉江采芙蓉，」則離隔已久，作爲悲惋之詞。「明月皎夜光，」則爲有盛衰之感，而歎人情冷暖，勢利之交，終無所益也。「冉冉孤生竹，」則爲初有所約，而終相見背者，自抒其怨思也。「庭中有奇樹，」爲鴻儒窮經稽古，學成而無由自達於君之詞。「迢迢牽牛星，」亦君子守道不遇之詞，借牽牛織女以爲言也。「迥車駕言遠，」則感歲月如流，而思及時勉學也。「東城高且長，」亦懷才欲試者之詞，以美人自比也。「驅車上東門，」則慨年在之促而無可如何，不如隨時任運，自盡其所爲得也。「去者日以疎，」則慨歲月如流，親舊莫存，故鄉路阻也。「生

年不滿百，一則慨生年有限，當及時行樂，不宜辜負此生，並闢當時求仙之妄也。「凜凜歲云暮，一則所思不遂，託爲思婦以懷游子也。「孟冬寒氣至，」則懷人之作，積思成愁，至不能寐也。「客從遠方來，」則謂人之相知，貴知心，兩心相照，地雖萬里，不能間隔，神交之謂也。「明月何皎皎，」謂月明夜靜，對影成雙，憂愁之感，忽從中來也。參見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。

【注釋】

- 重 讀平聲。重復也。○天一涯 猶天之一角。○胡馬依北風 胡，指當時匈奴所據地。馬爲北地產。依北風，謂不忘故土。○越鳥巢南枝 越，指南越，即今珠江流域。越鳥生於南方，故巢於向南之枝，亦不忘故土意。○緩 有寬字之意。此謂征人因身瘦而覺衣帶寬綏也。○鬱鬱 茂盛貌。○倡 同娼。○宛與洛 宛，漢縣名，今河南南陽縣。洛，漢東都也，今河南洛陽。○冠帶自相索 冠帶，指祿位而言。相索，猶云營求。○羅 猶云羅列。○颺 颺，音標。暴風也。○要路津 或言要津，謂車要職位也。○轔軻 轔，音坎。軻，音珂。轔軻，爲車行不利也，借稱人之遭遇不佳。○阿閣 謂閣有四阿也。四阿，猶今四柱。○杞梁妻 爲齊杞梁殖之妻。殖死，其妻

援琴作歌，自投淄水而死。見琴操。○清商商謂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之商，五音之一也。○促縗卽蟋蟀。○玉衡指孟冬玉衡，星名。北斗七星其第五曰玉衡。孟冬，謂漢之孟冬，後世舊曆七月也。謂觀玉衡所在，而知其時爲孟冬也。○歷歷行列分明也。○玄鳥逝安適玄鳥，燕也。逝去也。安適，何往也。○南箕北有斗箕，星名。斗，亦星名。箕、斗又皆爲器名。毛詩「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言雖有其名，而無其實也。此借物比人。○牽牛不負輓牽牛，星名。輓，橫木，駕於牛項者也。「牽牛不負輓，」言牽牛星有牛之名，無牛之實；雖名爲牛，不能負輓而耕也。此亦借物以比人也。○良無盤石固言交情不如盤石之固，雖虛有名義，亦復何益。正如箕不可簸揚，斗不可挹酒漿，牽牛不能負輓耳。○兔絲附女蘿兔絲、女蘿，皆草名，相似而不同。女蘿蔓松而生。此謂與君爲婚，如兔絲託附女蘿蔓松而生。○還同餽，贈也。○脉脉舊說謂爲相視貌，然義不可通。或謂其字當從「目」，作「眡」。今按，疑是「默」之借字。○晨風鳥名。見毛詩。○中帶文選註謂爲「中衣之帶」。今亦疑爲「巾」字之誤。○上東門洛陽城十二門，其一曰上東門。見續漢書百官志。○郭北墓指北邙山之葬墓。北邙山在今

河南洛陽縣東北，後漢王公多葬於此。

〔嘵〕音癡笑也。

〔王子喬〕周靈王太子，名晉，從道

人浮邱學成仙。見列仙傳。

〔率〕

已厲

率讀如律天算中名詞。此處謂其率已至嚴寒之時也。

〔錦衾遺洛浦〕疑即曹植洛神賦之所本。洛神者，洛水之神。本宓嬪之女，溺死於洛水，因爲洛神。

或謂漢時有某某曾遇洛神之傳說，謂洛神與以錦衾，故此句云云。

〔同袍〕今軍人稱同官爲

同袍，但古人亦用以泛稱朋友。今此詩中同袍二字，又似指所思之人言，謂所思之人與我相違也。

〔懽〕同歡。

〔三五明月滿〕三五，謂舊曆十五夜也。明月滿，謂月圓也。

〔四五蟾兔缺〕四五，謂舊曆二十夜也。蟾兔，亦謂月，傳說月中有蟾蜍、有兔，故云蟾兔缺，謂二十夜則月缺也。

〔長相思〕謂綿也。取綿綿不斷之意，著以長相思，謂被中著綿也。

〔結不解〕結也。著於被邊

之飾物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各以己意指出十九首中最佳之若干首。
- 二 指出某幾首確爲東漢時人作。

三 謂述十九首與後世五言詩之關係。

一一 漢代民歌 選錄四首

古詩

上山採苧蘿蕪，下山逢故夫。長跪問故夫：「新人復何如？」「新人雖言好，未若故人嫋。顏色類相似，手爪不相如。新人從門入，故人從閣去。新人工織縑，故人工織素。織縑日一匹，織素五丈餘。將縑來比素，新人不如故。」

陌上桑

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。羅敷善織桑，採桑城南隅。青絲爲籠系，桂枝爲籠鉤。頭上倭墮髻，耳中明月珠。湘綺爲下裙，紫綺爲上襦。行者見羅敷，下擔捋鬚髮。少年見羅敷，脫帽著委帽。頭畔者忘其犁，鋤者忘其鋤。來歸相怒怨，但坐觀羅敷。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。使君遣吏往，問「是誰

家妹？」「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。」「羅敷年幾何？」「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頗有餘。」使君謝羅敷：「寧可共載否？」羅敷前致詞：「使君一何愚！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。東方千餘騎，夫壻居上頭。○何用識夫婿？白馬從驪駒，青絲繫馬尾，黃金絡馬頭，腰中○鹿盧劍，可值千萬餘。○十五府小吏，二十朝大夫，三十侍中郎，四十專城居。爲人潔白皙，鬢鬟頗有鬚。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趨。坐中數千人，皆言夫婿○殊。」

羽林郎

昔有霍○家奴，姓馮，名○都。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胡姬年十五，春日獨富○鑪。長裾連理帶，廣袖合歡襦。頭上○藍田玉，耳後○大秦珠。兩鬟何○窈窕，一世良所無。一鬟五百萬，兩鬟千萬餘。不意○金吾子，娉婷過我廬。銀鞍何煜爚，翠蓋空踟躕。就我求清酒，絲繩提玉壺。就我求珍肴，金盤鱠鯉魚。○貽我青銅鏡，

結我紅羅裙。^㊂不惜紅羅裂，何論輕賤軀。男兒愛後婦，女子重前夫。人生有新故，貴賤不相踰。多謝金吾子，私愛徒區區！

鼈歌行

『翩翩堂前燕，冬藏夏來見。兄弟兩三人，流宕在他縣。故衣誰當補，新衣誰當縫。繩賴得『賢主人，覽取爲我組。』夫婿從門來，斜倚西北『呻』。『語卿且勿呻，水清石自見。』「『石見何纍纍，遠行不如歸。』」

——樂府詩集！

【題義】

漢代民歌，多敍事之作。如今所云故事詩也。漢武帝設立「樂府」，採燕、代、秦、楚之歌謡，破之管絃，於是其歌遂皆入樂府。雖經文人修飾，然本來面目猶未盡失也。今選錄四首，以見一斑。其中一二兩首之題目，無甚深義。第三首曰羽林郎。羽林郎者，漢官名也。其職如後之禁衛軍。即指本詩中之馮子都也。第四首曰鼈歌行。「鼈」爲迭歌之專名。換言之，即楚歌也。此四首之中，第一首寫男子。

戀新忘故，而復追悔。二三兩首，寫女子之拒絕挑引。第四首寫遊子他鄉之感。語質而意真，爲民歌中傑作。

【注釋】

○蘿蕪，音靡蕪，無蘿蕪草名。
○新人復何如。此句爲前妻問語。新人雖言好以下，至新人不如故，爲其夫答語。蓋此時已發現新人不及故人，故爲此言也。然此亦作詩者代擬其夫之口吻，不必是事實。
○姝 猶言美好。
○手爪 指工作而言。
○倭堕 豐名。
○帽頭 猶頭巾。
○坐 因也。見沈用濟費錫璜合著漢詩說。
○何用 猶云因何。謂將如何能識其夫？以下卽敍其夫之服御、狀貌、官職等。
○鹿盧劍 鹿盧，同輶輶。卽滑車。古長劍柄以玉作鹿盧形，故名鹿盧劍。
○十五府小吏……歷敍其夫之官職。
○殊 猶云特異。
○霍家奴……霍，謂霍光。馮子都，亦實有其人。見漢書霍光傳。但此詩中事，或係實事，或係作者假托其名，均不可知。
○當鑪 謂當爐煮酒。鑪，同爐。
○藍田 山名，在今陝西藍田縣。其山產玉，故云藍田玉。
○大秦珠 漢代與今羅馬間接交通，稱羅馬爲大秦。今謂大秦珠，未必真自大秦來，大抵產於今廣東。

者也。〔竊窕〕幽閒貌，又妖冶貌。〔金吾〕卽執金吾，漢官名。帝皇出行，職主先導，以禦非常。今借稱鳩子都。〔貽我青銅鏡〕……謂以青銅鏡強繫於紅羅裙上。〔不惜紅羅裂〕……謂因拒絕不受，以致羅裙碎裂。然羅裙碎裂亦不惜，卽身死亦不惜也。〔翩翩室前燕〕……此十字爲詩人因物起興，與全詩意義無涉。〔綻〕讀如棧。猶言解也。此言解裂布帛，裁製新衣。〔賢主人〕指居停主婦。〔覽取〕爲我組覽，同攬，撮取也。組音祖，此處取補綴之意。〔夫婿〕爲居停婦之夫。〔睠〕睠音麵，斜視貌。此謂其夫見婦爲客縫衣而生疑心也。〔語卿〕且勿問……此爲居停婦對其夫之語。水清石自見，猶今俗云水落石出，謂是非到底終能明白也。〔石見何纍纍〕……此爲客自歎之語。謂美有水落石出之日，但終不如歸家也。或謂仍爲居停婦語。蓋其夫亦遠行甫歸，今謂其夫如不遠行，則根本不必疑也。惟作如此解，較爲穿鑿，不及前說爲佳。

【解題】

一 試略述此種民歌意義之佳。

- 二 試略述此種民歌作風之佳。
- 三 何謂贊歌行？
- 四 「翩翩堂前燕」十字，在此詩中，有何意義。

一三 答夫秦嘉書二首

徐淑

(二)

○知屈珪璋，應奉藏使。○策名王府，觀國之光。○雖失高素皓然之業，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。○自初承問，心願東還。迫疾，惟宜抱歎而已。日月已盡，行有伴侶；○想嚴莊已辦，發邁在近。○誰謂宋遠，企予望之。○室邇人遐，我勞如何。深谷逶迤，而君是涉；高山巖巖，而君是越。斯亦難矣！長路悠悠，而君是踐；冰霜慘烈，而君是履。身非形影，何得動而輒俱！○體非比目，何得同而不離？于是○詠萱草之喻，以消兩家之思；割今者之恨，以待將來之歡。今適樂土，優游京邑，觀王都之壯麗，察天下之珍妙。得無目玩意移，往而不能出耶！

(二)

曰旣惠音令，兼賜諸物。厚顧慇勤，出于非望。鏡有文彩之麗，釵有殊異之觀。芳香旣珍，素琴益好。惠異物于鄙陋，割所珍以相賜，非豐恩之厚，孰有若斯！覽鏡執釵，情想鬢鬟；操琴詠詩，思心成結。○敕以「芳香馥身」，喻以「明鏡鑒形」，此言過矣，未獲我心也。○昔詩人有「飛蓬」之感，〔國〕班婕妤有「誰榮」之歎。素琴之作，當須君歸；明鏡之鑒，當待君還。未奉光儀，則寶釵不列；未侍帷帳，則芳香不發也。（下略）

——譚文蘋案——

【作者】

徐淑，見本篇題義。

【題義】

此東漢時徐淑答其夫秦嘉之書也。嘉字士會，汝西人。爲郎上計，淑以疾還家，不獲面別，賦詩贈之。

漱答以書；此爲第一書。其第二書，則答嘉從東都贈物而作也。按「上計」官名見鍾嶸詩品，而玉臺新詠「計」字作「掾」，後人又誤爲「上郡掾」，應以「郡上計」爲是。選此以見當時女子文學之一斑。而二書情意悱惻，實爲抒情文之佳作。

【注釋】

○知屈珪璋……珪璋，謂嘉才能之美也。珪璋，謂以嘉之才能而得微官，有屈就之意。藏使，庫藏之使也。謂輸賦於國庫，故云。○策名王府……策，猶今云名冊。策名，謂書其姓名於名冊上，觀國之光，謂參觀京邑之風物，以增廣見聞也。○雖失高素皓然之業……高素皓然，指不仕而言。執鞭語出論語：孔子謂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」孔子原意重在謂富貴絕不可以強而致，非謂可屈節以求富貴也。今借用其語，謂官雖微，然亦孔子之所不棄也。○自初承問……初問，指嘉之來信。此謂得嘉之信，本欲東歸，但因病而未能也。「惟」字或作「未」字，而在「宜」字斷句，謂迫疾未宜還也。○嚴莊已辦……莊，卽今裝字。嚴莊，謂行裝齊整也。發出發之意，遠也。謂遠行也。在近，謂其期已近也。○誰謂宋遠……此引用毛詩河濱篇語，參

看本冊所選毛詩。④室遰人遐，遯近也。遐遠也。謂室猶是而人不可見也。此預言他日東還時之情形。⑤越，踰越也。⑥體非比目……比目比目魚也。其目皆連比於上面。故云世多取以喻夫婦。今謂既非比目，終不能相隨不離也。⑦詠蕡草之喻……蕡草，又作諺草。毛詩：「焉得諺草，言樹之背。」背，北堂也。詩傳謂：「蕡草可以忘憂。」後世多以蕡草喻母。此處前詠詩也。當亦指兩家父母而言。意謂己在家得奉父母也。⑧既惠音令……嘉得淑前書，報之以書，並寄鏡、釵、香、琴諸物。故今云云。「音令」或作「令音」。令，猶云佳也好也。⑨敕以芳香，瘦身喻以明鏡，鑿形。是嘉來書中語。故云「敕以」「喻以」。按：喻，同諭，賜也。告也。⑩昔詩人有飛蓬之感。飛蓬之感，出毛詩：「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。」婦人謂自其夫遠出後，髮不理，如亂蓬也。⑪班婕妤……班婕妤，漢時女官名。班婕妤賦有「君不御兮誰爲榮」之句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指出前後二書中排偶之句。
- 二 「迫疾，惟宜抱歎而已。」「惟」字或作「未」字，在「宜」字斷句，亦通。兩種讀法，以何種

爲佳？

卷三 「督令」或作「督苦」以何者爲佳？

一圖 出師表

譜葛亮

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罷弊。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

宮中、府中，俱爲一體；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

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

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「能」，是以衆議舉寵爲督。愚以爲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穆，優劣得所也。
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_④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
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_④桓靈也！_⑤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，願陛下親之，信之，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_⑥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；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慮，恐付託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。故_⑦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帥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鷺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_⑧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

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禪、允之任也。

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。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禪、允等之咎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_曰諳善道，察納_曰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——文選——

【作者】

諸葛亮，字孔明。後漢鄧州人。躬耕南陽，不求聞達。劉備聞其賢，三顧亮於草廬，乃出助備敗曹操於赤壁。其後備在蜀即帝位，亮爲丞相。備卒，亮受遺命輔幼主。規劃北伐，事終未成而卒。亮生於後漢光和四年（公元一八一），卒於蜀建興十二年（公元二三四），五十四歲。

【題義】

此爲蜀後主建興五年，諸葛亮率師北伐，臨行時所上之表也。亮事參看本篇「作者」。此文楷體。

懲切耿耿忠誠，溢於言表，感人至深。作者雖不以能文著稱，然此篇實爲兩漢之名作。

○益州龍弊 當時漢中、巴蜀、犍爲等郡，皆屬益州。今四川省地及陝西之南境，能司疲。 ②陛下

爲人臣對君主之稱也。 ③引喻失義 謂所引證譬喻不合於義理也。 ④郭攸之…… 郭

攸之，南陽人，官侍中。禕，音衣。費禕，字文偉，江夏鄖人，時官侍中。董允，字休昭，南郡枝江人，時官侍郎。

⑤先漢後漢 卽前漢、後漢。或稱爲西漢、東漢。 ⑥桓靈 謂後漢之桓帝、靈帝也。 ⑦侍中尙

書長史參軍 將，指郭攸之、費禕。尚書，漢官名。此指陳震。長史，丞相府僚也。此指張裔。參軍，其職

如今之參謀，此指蔣琬。 ⑧南陽 三國志諸葛亮傳：亮躬耕廩畝。注：亮家於南陽之鄧縣，在襄陽

城西二十里，號曰隆中。 ⑨五月渡瀘…… 瀘，水名。在今四川瀘定縣。其水深廣，多瘴癘，五月尤

甚。不毛，謂不生草木之地也。此指其征蠻事也。 ⑩舊都 指後漢之都城，即洛陽也。 ⑪諸誼

訪問也。 ⑫雜言 正言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述此文與作者人格之關係。
- 二 此篇名爲出師表，但表中全未言軍事規劃，甚至安在？

一五 與論論文

七 丕

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○傅毅之于班固，伯仲之間耳，而固小之。與弟超書曰：「武仲以能屬文，爲蘭臺令史，下筆不能自休。」夫人善于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。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。○里語曰：「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。」斯不自見之患也。

今之文人：○魯國孔融文舉，廣陵陳琳孔璋，山陽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幹偉長，陳留阮瑀元瑜，汝南應瑒德璫，東平劉楨公幹。斯七子者，于學無所遺，于辭無所陁，留阮瑀元瑜，汝南應瑒德璫，東平劉楨公幹。斯七子者，于學無所遺，于辭無所假，咸以自騁驥跡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。

蓋君子審己以度人，故能免于斯累，而作論文。○王粲長于辭賦，徐幹時有○齊氣，然粲之○四也。如粲之○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、幹之玄猿、漏卮、園扇、橘賦，

雖○張、蔡不過也。然于他文，未能○稱是。琳、璃之章表、書記，今之雋也。應陽和而不壯。劉賴壯而不密。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；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詞，以至乎雜以嘲戲；及其所善，○揚、班傳也。

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。又患闔于自見，謂己爲賢。○夫文本同而末異。蓋奏議宜雅，譽論宜理，銘誄尚實，詩賦欲麗；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。唯通才能備其體。

文以氣爲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致。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，至于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。

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；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見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于後。故○西伯幽而演易，○周旦顯而制禮，不以

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夫然，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。而人多不強力，貧賤則餽于飢寒，富貴則流于逸樂，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。日月逝于上，體貌衰于下，忽然與萬物遷化。斯志士之大痛也。融等已逝。唯幹著論成一家言。

——文選——

【作者】

曹丕，字子桓，三國時曹操之子，自立爲帝，與其弟植俱工詩。

【題義】

典論者，三國時曹丕所著書也，全書五卷，今僅存論文一篇，其餘皆亡矣。此篇評論當時孔融以下七人之文，所謂建安七子是也。讀之，可見當時文人派別之大概。而批評之作，尤推此篇爲最早。在文學批評史上，亦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。

【注釋】

◎傅毅…… 傅毅，字仲武。班固，字孟堅，班彪之子。東漢明帝時典校祕書，續成父志，著《漢書》一百二十卷。毅與固同典校書。伯仲，猶云兄弟。伯仲之間，謂相差無幾也。小之，謂班固輕視傅毅也。蘭臺，漢藏祕書之宮觀也。蘭臺令史，爲掌書奏之官。◎里語 里，里巷也。里語，猶今云俗語也。「家有弊帚」云云，出《東觀漢記》，謂自視弊帚如千金，喻人不自見其短也。◎魯國孔融文舉…… 此七人爲曹丕同時人，世稱爲建安七子。建安，漢獻帝年號也。◎王粲長于賦…… 以下評論七人之長短。

◎齊氣 齊俗文體舒緩，猶今言風氣也。◎匹 敵也，猶今俗云對手，謂兩人不相上下也。◎初征…… 以下皆二人所著辭賦篇名。◎張蔡 蔡，謂張衡。蔡邕，謂蔡邕也。皆東

漢文人。張衡有《兩京賦》。○稱 去聲。此謂他文不能及其辭賦之佳也。○揚班 班，揚雄也。

西漢末文人。班固也，見本篇前註。○夫文不同而未異…… 此段謂文體不同，應分別而論，不能執一偏之見，是此而非彼也。惟通才乃能兼善各體。○西伯 文王也。易經也。幽，謂拘囚也。紂因西伯於羑里，因推演易象。羑里，殷獄名。○周旦 周公也。周公名旦。周公輔成王制禮，作樂。○隱約 窮困也。○融等已逝…… 徐幹有中論二十餘篇，成一家之言。「融等已逝」，

意謂融等今已逝世生平未有專門著述不及徐幹有中論也。

【續問】

- 一 問曹丕此論是否確當公允？
- 二 試從他書中查考，建安七子中以何人作品最多？何人作品最少？

一六 與吳質書

曹丕

二月三日，丕白：○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。三年不見，○東山猶嘆其遠；況乃過之，思何可○支！雖書疏往返，未足解其○勞結。

昔年疾疫，親故多○離其災。因徐陳應劉，一時俱逝，痛可言邪！昔日遊處，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，何曾須臾相失！每至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，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已分，可長共相保。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！

④頃撰其遺文，都爲一集。觀其姓名，已爲○鬼錄。追思昔遊，猶在心目；而此諸子化爲糞壤，可復道哉！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；而○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○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者矣。著○中論二十餘篇，

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。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！間者歷覽諸子之文，對之欷淚，旣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〔孔璋〕章表殊健，微爲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。〔元瑜〕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〔仲宣〕續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；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。昔〔伯牙〕絕絃於鍾期，〔仲尼〕覆醢於子路，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。諸子但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雋也。今之存者，已不逮矣。〔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。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。〕

年行已長大，所懷萬端，時有所慮，至通夜不瞑。志意何時復類昔！已成老翁，但未白頭耳。〔光武〕言年三十餘，在兵中十歲，所更非一。吾德不及之，年與之齊矣！以犬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，無衆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，〔動見瞻觀〕何時易乎？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！少壯眞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！〔古人思炳燭夜〕

遊，良有以也！

頃何以自娛？頗復有所述造？不東望，於邑，裁書敍心。不白。

——
文選——

【作者】

見前。

【題義】

本篇寫朋友生死、合離之感，情真義實，爲抒情文之佳作。其言當時文壇諸子，亦可與典論論文互相發明，故並選之。

【注釋】

○歲月易得 謂人生易老也。人生一年，即多得一歲，故曰歲月易得。○東山 毛詩商風：「我徂東山，憮憮不歸；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。」周公東征，將歸時，作此詩以慰軍士之久沒者。今引用，謂

三年尚以爲久，何況遠過於三年乎。
㊂支 支持也。何可支，謂不可支持也。
㊃勞結 猶言
結，鬱塞。
㊄鼈 與羅通。遺也。
㊅徐陳應劉 徐徐音陳琳。應，劉劉楨。諸人皆與曹丕同
宴遊者。
㊆頃撰其遺文。撰定也。此不自詔選定諸人之遺文也。都總也。此謂合爲一集也。
㊇鬼錄 猶云鬼簿。謂已死也。
㊈元偉長 徐幹字。
㊉箕山之志 箕山事見呂氏春秋。堯欲讓天
下於許由，許由逃之箕山之下。有箕山之志。謂有隱遁之志也。
㊊中論 書名。徐幹所著今存。

㊋鍾嶽 應陽字。
㊌孔璋 陳琳字。
㊍元瑜 阮瑀字。
㊎仲宣 王粲字。阮瑀、王粲亦當口
與不同宴遊者。
㊏續 謂粲繼諸人而善爲辭賦也。續或作獨。謂粲獨善於辭賦也。
㊐伯牙 春秋時人。善彈琴。鍾子期知音。及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彈，痛知音之不可再遇也。
㊑仲尼鑿 鑿於子路。醢，音海，肉醬也。覆醢棄之不食也。孔子覆醢事見禮記檀弓。略謂衛世子蒯聩輒而立，子路爲其事而鬪死。蒯聩恨子路，謂欲鬻其肉而爲醢。時有使者自衛至孔子，爲孔子言其事，孔子聞之，卽覆其醢。因聞子路事而不忍食也。
㊒後生可畏…… 論語：子曰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」難誣，謂不敢謂後來者之必不如今也。
㊓光武言…… 東漢光武帝語見

其與隗囂書。③動見瞻觀……此謂以庸才弱質而居人上，爲衆人所觀瞻，言行不可以簡易也。④古人思炳燭夜遊。古詩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！」秉或作炳。⑤不平聲否也。

④於邑 於，音烏。於邑，卽嗚咽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將此篇與典論論文對照，將其大意相同處摘出，列爲一表。
- 二 略言此篇與典論論文作風不同之處。

七 陶淵明詩 選錄六首

歸田園居

少無^①適俗韻，性本愛邱山。^②誤落^③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^④羈烏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^⑤開荒南畝際，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檐，桃李羅堂前。^⑥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閒。^⑦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

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^⑧晨興理荒穢，帶月^⑨荷鋤歸。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。

飲酒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^⑩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^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

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移居

昔欲居南村，非爲卜其宅。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懷此頗有年，今日從茲役。弊廬何必廣，取足蔽牀席。勿鄰曲時時來，抗言談在昔。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

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閒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○此理將不勝，無爲忽去茲。○衣食須當紀。力耕不吾欺。

讀山海經

孟夏草木長，遶屋樹扶疏。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○窮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書。

俱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！

——陶淵明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陶淵明，晉潯陽柴桑人。生於晉興寧三年（公元三六五），卒於宋元嘉四年（公元四二七），六十三歲。其餘詳見本附陶淵明傳。

【題義】

兩漢文人皆善詞賦，於詩不多作。故除古詩十九首及若干民歌而外，詩歌概不多見。李陵、蘇武之詩雖佳，然終不能超過十九首也。三國時曹氏父子、操、丕、植皆以能詩著稱，然貴族習氣太重，其下者且略嫌華而不實。劉楨等人亦不出此範圍。至晉，則風氣一變。阮籍之疎狂，劉琨之剛勁，郭璞寄託神仙，謝靈運摹寫山水，皆能於漢、魏之外，自開生面。而其間以陶淵明爲尤著。淵明詩純任自然，絕無意於製作，然氣力雄厚，胸懷夷曠，兼而有之。後世詩人，如唐之王維、孟浩然、柳宗元、韋應物、儲光羲，皆只得其一偏，已能自成一家。宋之蘇軾，亦喜讀陶詩。可見其與後世詩歌關係之深。今選錄

六首，皆其田園生活之代表作也。此時期除陶詩而外，其他曹操以下諸人之詩，可以隨意參看。

今所選錄各題：歸田園居爲淵明於義熙二年棄彭澤令歸里時作。原五首，今選兩首。「少無適俗韻」篇，寫復返田園之樂。返田園卽返自然，可知塵網牽率，事事俱違本性。「種豆南山下」篇，則有「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」之意。飲酒原二十首，今選一首。原序云：「余閒居寡歡，兼秋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。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旣醉之後，輒題數句自娛，紙墨遂多，辭無詮次，聊命故人書之，以爲歡笑耳。」「結廬在人境」篇，則寫我與自然融和之趣，閒適之我，與靜境之山，忽然意會，非避囂遠累者不能道也。移居二首，爲義熙六年移居南村（即南栗里）時作。讀第一首，可見淵明雖閑居野處，尙有同道同志之士，相與往還，故有以自樂也。第二首寫農暇蕭散之致，而結以力耕自給之義，淵明固異於玄言恣放者也。讀山海經原十三首，今選其第一首，其大旨亦寫我與自然融和之樂，俯仰宇宙，殊有深會也。

【注釋】

○適俗韻 適，猶云合。韻，猶云風度。○塵網 塵，猶云塵世。塵網，謂世事束縛人，恰如羅網。

鶴鳥戀舊林

謂鳥與魚亦思故居，人安得不思！

四暖曖 暖音愛昏暗之意。

五久在樊籠裏

謂如鳥獸在樊籠中，一旦突出而恢復其自由。六荷 去聲，謂負荷。七偏 猶云僻，即

偏在一隅，人跡稀至之意。

八素心 謂本心。素質，卽無虛偽炫飾之意。此係指其友人顏延之，龐

通之等。

九鄰曲 猶云鄰里。

十此理將不勝勝，讀平聲。謂此理將不勝其愉快，何爲欲舍此而去乎！

十一衣食須當紀 紀，猶云經營，或營謀。此謂衣食固當營謀，但須力耕，自有衣食也。

十二窮巷隔深轍……轍，謂車轍。此言門巷僻遠，與大路隔絕，然故人之車輒能迂迴而至也。

十三周

王 即周穆王。周王傳，卽穆天子傳。穆天子傳記周穆王遠行事。

十四山海圖 即山海經中之圖

畫。山海經中人物、鳥獸形狀奇異，故多繪爲圖畫。十五俯仰終宇宙 謂俯仰之間，天地亦將終盡也。乃人壽無多，當達觀自樂之意。

【習題】

一 略述陶詩之真好處。

- 一 略述陶詩與後世詩歌之關係。
- 二 各以己意評論今所選者以何首爲最佳。

一八、陶淵明傳

蕭統

陶淵明，字元亮；或云潛，字淵明。○潯陽柴桑人也。曾祖侃，晉大司馬。

淵明少有高趣，博學，善屬文。○穎脫不羣，任真自得。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，曰：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。不詳姓氏。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爲號焉。閑靜少言，不慕榮利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每有會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貧，不能恒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○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嘗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。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」時人謂之實錄。

親老，家貧，起爲州祭酒，不堪吏職，○少日，自解歸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躬耕自資，遂抱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餓有日矣。道濟謂曰：「賢者處世，天

下無道，則隱；有道，則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」對曰：「潛也何敢望賢，志不及也！」道濟餽以梁肉，因麾而去之。

後爲鎮軍建威參軍。謂親朋曰：「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，可乎？」執事者聞之，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。送_因一力給其子書曰：「汝旦夕之費，自給爲難，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！」公田悉令吏種秫，曰：「吾嘗得醉於酒足矣。」妻子固請種粳，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，五十畝種粳。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，吏請曰：「應束帶見之。」淵明歎曰：「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！」卽日解綬去職。賦_引歸去來徵著作郎，不就。

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，不能致也。淵明嘗往廬山，弘命_{龐通}之齋酒具，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。淵明有腳疾，使一門生、二兒_引昇籃輿，旣至，欣然便共飲酌。俄頃弘至，亦無忤也。

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，在潯陽與淵明情款，後爲始安郡，經過潰陽，日造淵明飲焉，每往必酣飲致醉，弘欲邀延之坐，彌日不得。延之臨去，留二萬錢與淵明，淵明悉遣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，久之，滿手把菊，忽值弘送酒至，卽便就酌，醉而歸。

淵明不解音律，而蓄無弦琴一張，每酒適，輒撫弄以寄其意。貴賤造之者，有酒輒設。淵明若先醉，便語客：「我醉欲眠，卿可去！」其真率如此。郡將常候之，值其釀熟，取頭上葛巾漉酒，漉畢，還復著之。

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，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，淵明又不應徵，命謂之「潰陽三隱」。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，與學士祖企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，講禮，加以讎校，所住公廡，近於馬隊，是故淵明示其詩云：「周生述孔業，祖、謝響然臻。馬隊非講肆，校書亦已勤。」

其妻翟氏，亦能安勤苦，與其同志。

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。自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元嘉四年，將復徵命，會卒。時年六十三。世號靖節先生。

【作者】

——昭明太子集——

蕭統，南朝梁武帝長子。世稱昭明太子。嘗招集四方文人，相與輯文選三十卷。即世所稱爲昭明文選也。生於齊中興元年（公元五〇二），卒於梁中大通三年（五三一），三十一歲。

【題義】

陶詩之大概情形，已如上篇題義所述。此傳寫淵明真率之性恬澹之懷，雖多田園之趣，彌勵忠貞之思，中世人之高風亮節，獨於淵明見之。

【注釋】

①柴桑 本山名，據以此名縣，今江西九江縣。
②穎脫不羈 謂錐之處於囊中，其穎則脫囊而

出後傑處於衆人之中，其才亦易見，正與鍾同也。原爲毛遂語，見史記，後人多借用。

◎環堵蕭然

堵，牆也。此謂其屋室敝陋，不能遮蔽風日。

○少日

謂不多幾日也。

○同揮

同揮。

○一力

謂一個力役之人，卽一僕也。

○歸去來

卽今流傳之歸去來辭。

○昇籃輿

昇，以肩負荷

之也。籃輿，猶今云轎形如籃，故曰籃輿。

○爲始安郡

言爲始安郡守也。

○造

讀去聲，猶云

往訪也。

○講禮

猶今云講學也。所講者爲禮，故云講禮。

○讎校

卽校書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論陶淵明之人格與其詩歌之關係。
- 二 略述陶淵明之思想之來源。
- 三 略論陶淵明之生活與當時環境之關係。

一九 班超傳 節錄

范 畦

班超，字仲升，扶風平陵人，徐令彪之少子也。爲人有志，不修細節，然內孝謹，居家常執勤苦，不恥勞辱。有口辯，而涉獵書傳。永平五年，兄固被召詣校書郎，超與母隨至洛陽。家貧，常爲官傭書以供養。久勞苦，嘗輟業投筆歎曰：「大丈夫無他志略，猶當效傅介子、張騫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。安能久事筆研間乎！」左右皆笑之。超曰：「小子安知壯士志哉！」（中略）

久之，顯宗問固：「卿弟安在？」固對：「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。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。後坐事免官。

十六年，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，以超爲假司馬，將兵別擊伊吾，戰於蒲類海，多斬首虜而還。固以爲能，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。超到鄯善，鄯

齊王廣奉超禮敬甚備。後忽更疎懈。超謂其官屬曰：「寧覺廣禮意薄乎？此必有
「北虜使來，狐疑未知所從故也。明者睹未萌，況已著邪！」乃召侍胡詐之曰：「匈奴
奴使來數日，今安在乎？」侍胡惶恐，具服其狀。超乃閉侍胡，悉會其吏士三十六
人，與共飲酒，酣，因激怒之曰：「卿曹與我俱在絕域，欲立大功以求富貴。今虜使
到裁數日，而王廣禮敬卽廢；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，骸骨長爲豺狼食矣！爲之
奈何？」官屬皆曰：「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從司馬。」超曰：「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
當今之計，獨有因夜火攻虜使，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盡也。滅此虜，則鄯
善破膽，功成事立矣。」衆曰：「當與參從事議之。」超怒曰：「吉凶決於今日，從
事文俗吏，聞此必恐而謀泄，死無所名，非壯士也。」衆曰：「善！」初夜，遂將吏
士往奔虜營，會天大風，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，約曰：「見火然，皆當鳴鼓大呼。」
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。超乃順風縱火，前後鼓噪。虜衆驚亂，超手格殺二人，吏

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，餘衆百許人悉燒死。明日，乃還告郭恂。恂大驚，既而色動。超知其意，舉手曰：「臣據雖不行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！」恂乃悅。超於是召鄧善、土穀以處使首，示之一。國震怖。超曉告撫慰，遂納子爲質，還奏於竇固。

固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并求更選使使西域。帝壯超節，詔固曰：「更如班超，何故不遣而更選乎？今以超爲軍司馬，令_固遂前功。」超復受使。固欲益其兵。超曰：「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。如有不虞，多益爲累。」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，遂雄張南道，而匈奴遣使_{于寘}監護其國。超旣西，先至于寘。廣德禮意甚疎。且其俗信巫巫言：「神怒何故欲向漢？」漢使有驅馬，急求取以祠我！」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。超密知其狀，報許之，而令巫自來取馬。有頃，巫至，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，因辭讓之。廣德素聞超在鄧善誅滅虜使，大惶恐，卽攻殺匈奴使者，而降超。超重賜其王以下，因鎮撫焉。

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，倚恃虜威，據有北道，攻破疏勒，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。明年春，超從間道至疏勒，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。勑慮曰：「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，必不用命，若不卽降，便可執之。」慮旣到，兜題見慮輕弱，殊無降意。慮因其無備，遂前劫縛兜題。左右出其不意，皆驚懼奔走。慮馳報超。超卽赴之，悉召疏勒將吏，說以龜茲無道之狀，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。國人大悅。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。超不聽，欲示以威信，釋而遣之。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。

十八年，帝崩。○焉耆以中國大喪，遂攻沒都護陳睦。超孤立無援，而龜茲、○姑墨數發兵攻疏勒。超守槃橐城，與忠爲首尾，士吏單少，拒守歲餘。○肅宗初，卽位以陳睦新沒，恐超單危，不能自立，下詔徵超。超發還，疏勒舉國憂恐。其都尉燿弇曰：「漢使棄我，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。誠不忍見漢使去。」因以刀自剄。超還

至于賓，王侯以下皆號泣曰：「依漢使如父母，誠不可去。」互抱超馬腳，不得行。超恐于賓終不聽其東，又欲遂本志，乃更還疏勒。疏勒兩城自超去後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。超捕斬反者，擊破尉頭，殺六百餘人，疏勒復安。

建初三年，超率疏勒、康居于賓、拘彌兵一萬人，攻姑墨石城，破之，斬首七百級。超欲因此叵平諸國，乃上疏請兵。

帝知其功可成，議欲給兵。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，上疏願奮身佐超。五年，遂以幹爲假司馬。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。先是，莎車以爲漢兵不出，遂降於龜茲，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。會徐幹適至，超遂與幹擊番辰，大破之，斬千餘級，多獲生口。超旣破番辰，欲進攻龜茲，以烏孫兵彊，宜因其力，乃上言。烏孫大國，控弦十萬，故武帝妻以公主，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。今可遣使招慰，與共合力。帝納之。八年，拜超爲將兵長史，假鼓吹、幢麾，以徐幹爲軍司馬，別遣。

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，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。李邑始到于寘，而值龜茲攻疏勒，恐懼不敢前，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盛毀超擁愛妻，抱愛子，安樂外國，無內顧心。超聞之歎曰：「身非曾參，而有三至之讒，恐見疑於當時矣！」遂去其妻。帝知超忠，乃切責邑曰：「縱超擁愛妻，抱愛子，思歸之士千餘人，何能盡與超同心乎！」令邑詣超受節度，詔超：「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。」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。徐幹謂超曰：「邑前親毀君，欲敗西域，今何不緣詔書留之，更遣他吏送侍子乎？」超曰：「是何言之陋也！以邑毀超，故今遣之。內省不疚，何卹人言！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」

明年，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。超因發疏勒于寘，兵擊莎車。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，啖以重利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。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，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。積半歲，而康居遣精兵救之，超不能下。是時

月氏新與康居婚，相親。超乃使使多齎錦帛，遺月氏王。令曉示康居王。康居王乃罷兵，執忠以歸其國。烏即城遂降於超。後三年，忠說康居王借兵，還據烏損中，密與龜茲謀，遣使詐降於超。超內知其姦，而外僞許之。忠大喜，卽從輕騎詣超。超密勒兵待之。爲供張設樂，酒行，乃叱吏縛忠，斬之。因擊破其衆，殺七百餘人。南道於是遂通。

明年，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，復擊莎車，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、姑墨、尉頭，合五萬人救之。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。從是而東，長史亦於此西歸，可須夜鼓聲而發。」陰緩所得生口。龜茲王聞之大喜，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。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。超知二虜已出，密召諸部勒兵，雞鳴馳赴莎車營。胡大驚亂，奔走，追斬五千餘級，大獲其馬畜財物。莎車遂降。龜茲等因各退散。自是威震西域。

初月氏嘗助漢擊匈奴，車師有功。是歲貢奉珍寶，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。超拒還其使。由是怨恨。永元二年，月氏遣其副王謝，將兵七萬攻超。超衆少，皆大恐。超譬軍士曰：「月氏兵雖多，然數千里踰葱嶺來，非有運輸，何足憂邪？但當收穀堅守，彼飢窮自降，不過數十日決矣。」謝遂前攻超，不下。又鈔掠無所得。超度其糧將盡，必從龜茲求救，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。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。超伏兵遮擊，盡殺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謝。謝大驚，即遣使請罪，願得生歸。超縱遣之。月氏由是大震，歲奉貢獻。

明年，龜茲、姑墨、溫宿皆降。乃以超爲都護，徐幹爲長史，拜白霸爲龜茲王，遣司馬姚光送之。超與光共脅龜茲，廢其王尤利多，而立白霸。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，超居龜茲。它乾城、徐幹、屯疏勒、西域唯焉耆、危須、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。其餘悉定。

六年秋，超遂發龜茲、鄯善等八國兵，合七萬人，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，討焉耆。兵到尉犁界，而遣曉說焉耆。尉犁危須曰：「都護來者，欲鎮撫三國；即欲改過向善，宜遣大人來迎，當賞賜王侯以下，事畢即還。」今賜王綵五百匹。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。超詰鞬支曰：「汝雖匈奴侍子，而今秉國之權，都護自來，王不以時迎，皆汝罪也。」或謂超可便殺之。超曰：「非汝所及。此人權重於王，今未入其國而殺之，遂令自疑，設備守險，豈得到其城下哉！」於是賜而遣之。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，奉獻珍物。焉耆國有^⑥葦橋之險，廣乃絕橋，不欲令漢軍入國。超更從他道^⑦屬度，七月晦，到焉耆去城二十里^⑧，正營大澤中。廣出不意，大恐，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，保焉耆。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，密遣使以事告超。超卽斬之，示不信用。乃期大會諸國王，因揚聲當重加賞賜。於是焉耆王廣、尉犁王汎，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，其國相脅久等十七人懼誅，皆亡入海，而危。

須王亦不至。坐定，超怒詰廣曰：「危！須王何故不到？」腹久等所緣逃亡！」遂叱吏士收廣、汎等於陳睦故城，斬之，傳首京師。因縱兵鈔掠，斬首五千餘級，獲生口萬五千人，馬畜牛羊二十餘萬頭。更立元孟爲焉耆王。超留焉耆半歲，慰之。於是西域五十餘國，悉皆納質內屬焉。

明年，封超爲定遠侯，邑千戶。超自以久在西域，年老思土，十二年上疏，乃徵超還。超在西域三十一年。十四年八月至洛陽，拜爲射聲校尉。超素有胸脅疾，旣至，病遂加。帝遣中黃門問疾，賜醫藥。其九月卒，年七十一。

【作者】

——
後漢書

范曄，字蔚宗，南朝宋順陽人。官秘書丞，左遷宣城太守。著《後漢書》，生於晉隆安二年（公元三九八），

卒於宋元嘉二十二年（公元四四五），四十八歲。

【題義】

史家文學，素以四史並稱。四史者，史記、前後漢書及三國志也。後之作記敍文者，除史記外，亦兼習三史。史記前已選錄多篇，今再選後漢書一篇，以見一斑。班超一傳，寫班超冒險進取之精神，及其駕馭老侮少之異族之方法。大抵立志堅銳，宅心仁厚，務求尊重國體，對於小節，不甚察察，深得孔門所謂忠恕之道矣。

【注釋】

- ①扶風平陵 扶風，郡名，今陝西鳳翔縣等處。平陵，縣名，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。
○徐令彪之少子 漢縣名，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。班彪，字叔皮，爲徐令。彪嘗欲採前代遺事，繼史記而作一代之史，未成，其子固繼成其事，即今前漢書。
○涉獵 謂博而不精，言若涉水獵獸，不能專精也。
○永平 漢明帝年號。
○洛陽 漢明帝年號。京都在今河南。
○傅介子張窯 傅介子，前漢時人，嘗使西域，刺殺樓蘭王張騫。前漢時人，嘗使西域，以擊匈奴。
○研 同硯字。
○顯宗 即明帝也。
○假司馬 官名。
○伊吾 地名，在匈奴，今新疆哈密縣地。
○蒲類海 汉匈奴中海名。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縣境。

鄯鎮西縣西北有池曰古補類海。③山域。漢時敦煌郡以西各國之總稱。此名始於漢，以後多沿用之。

②鄯善 鄯音善。鄯善，西域國名，前漢時名樓蘭。故城在今新疆婼羌縣地，已沒入沙漠。

④北虜

指匈奴

⑤殄 音田，上聲。滅絕之意。

⑥從事

指郭恂也。

⑦掾雖不行……

掾，稱郭恂也。恂意欲分超功，其意形之於顏色，故超知其意而語之。謂掾雖不局行，然超亦無心獨居其功也。損專有之意。

⑧質 音志。抵押以取信也。

⑨遂前功 謂完成其前功也。

于寘，音出，今通作于闐。于寘，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和闐、于闐兩縣地。

⑩莎車 莎音袞。莎車，漢西域

國名，今新疆莎車縣。⑪雄張南道 雄張，猶云熾盛也。西域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自漢至西域，有南北兩道。從鄯善依南山北傍河西行至莎車，爲南道。雄張南道，謂漢之聲勢熾盛於南道也。

⑫護監 監，謂監督。護，謂保護。

⑬驕馬 駕音卦，平聲。駕馬，馬之黃身而黑喙者也。

⑭龜茲 龜茲，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庫車縣地。

⑮北道

自漢至西域，隨北山傍河西行至疏勒，爲

北道。參看前南道註。

⑯疏勒 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喀什葛爾、英吉沙爾兩城地。

⑰焉耆 以中國大要 焉耆，讀如燕支，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大塔勒都斯河之中央都謙，爲漢置於西域之官。陳

陸爲都護時，郭恂爲副校尉。陸既被攻沒，恂亦被殺。
◎姑墨 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拜城縣境。

◎肅宗 漢章帝也。
◎尉頭 漢西域國名，南與疏勒接境，今新疆烏什縣西。

◎建初 漢章

帝年號。
◎康居 國名，領有今新疆北境及俄領中亞之地。

◎拘彌 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于

闕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。
◎臣 臣，音坡逐也。

◎徐幹 字伯章，與班超友善。

◎弛刑及義 徒刑，謂罪徒之充兵役者。義從，謂自奮願從行者。

◎生口 指駝馬也，亦兼及所據之

人口而言。
◎烏孫 國名，在西域諸國之北。今新疆伊犁河流域。

◎故武帝妻以公主 前漢

武帝以江都王建之女嫁烏孫，烏孫以爲右夫人。至宣帝時，漢與烏孫合攻匈奴，獲勝。故云卒得其

用。
◎衛侯 宦名。
◎昆彌 烏孫語，烏孫稱其王曰昆彌。
◎身非曾參 曾參，孔子弟子。

子。嘗有同姓名者，殺人。或告其母，母不信，織自若。有頃，又一人至，告其母，母仍織如故。又一人至，言

曾參殺人，母始懼。世人引用此事，以比多數人之謠言，可以使不信者亦信也。超引此事，謂謠言衆

多，已將被疑也。
◎月氏 讀如肉支，西域國名。其族先居今甘肅西境，漢時爲匈奴所破，西走至

阿母河，都河北，曰大月氏。其餘不能去者，爲小月氏。

◎捐中 疏勒地。

◎供張 陳設之意。

【習題】

班 超 傳

○溫宿 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阿克蘇縣。
○須夜鼓聲而發 須待也。夜鼓聲，夜半之鼓聲也。謂約定待聞夜半之鼓聲而發動也。
○陰緩所得生口 生口，指所得俘虜而言。陰暗也。緩，不急也。此謂持之不急，使得遁歸以通信也。
○車師 漢西域國名，在今羅布泊北。
○符拔師子……
符拔獸名。
○漢書曰：「符拔，形似麟而無角。」今按是譯音語也。
○師子卽獅子。
○永元 漢和帝年號。
○副王謝 副王二字連讀。其國之副首領也。謝其名也。
○葱嶺 亞洲山脊，爲中國大山之發脈處，東趨入新疆。
○危須尉犁……
危須，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焉耆縣地。
○尉犁，漢西域國名，今新疆尉犁縣。「以前沒都護，懷二心。」謂以前曾攻沒都護陳睦，恐漢追問，不安心歸服也。
○葦橋之險 焉耆國四周有水環繞，設葦橋以通之，有事則斷其橋，據險以守也。
○厲涉水也。水深至腰以上爲厲，至膝以下爲揭。
○正營大澤中 「正」字，劉攽謂當作「止」字。
按，以作「止」爲是。謂去城二十里而止營於大澤中也。
○射學校尉 漢官名。
○病遂加謂病遂加重也。
○中黃門 官名，多以宦者充任之。

- 一 將全篇中所有西域國名，及其今地，整理之，排成一表以便一覽。
- 二 全篇中何段最有精彩？
- 三 取其大意，改寫一簡單之班超傳。

二〇 燕城賦

鮑照

○瀨過平原，南馳○蒼梧。漲海北走○紫塞、鴈門。○施以漕渠，軸以崑崙。○重江複關之隩，四會五達之莊。

當昔○全盛之時，車絳轉，人駕肩。○塵閉撲地，歌吹沸天。○擎貨鹽，出鑪利銅山。才力雄富，士馬精妍。

故能○麥秦法，佚周令。○劃崇墉，剗濬洫。○圖修世以休命。

是以○版築雉堞之殷，并幹烽櫓之勤。○格高五嶽，袤廣三墳。○峰若斷岸，巖似長雲。○製磁石以禦衝，糊頰壤以飛文。○觀基局之固護，將萬祀而一君。○出入三代，五百餘載，竟豆剖而瓜分！

○澤葵依井，荒葛胥塗。○壇羅虺，階鬪麁。○木魅山鬼，野鼠城狐。○風嗥

雨嘯，昏見，晨趨。飢鷹厲吻，寒鷗嚇離。伏贊藏虎，乳血，食膚。

（崩榛塞路，崢嶸古道。白楊早落，塞草前衰。）棱棱霜氣，蔌蔌風威，孤蓬自振，驚沙坐飛。灌莽杳而無際，叢薄紛其相依。通池旣已夷，峻隅又已頽。直視千里外，唯見起黃埃。凝思寂聽，心傷已摧。

若夫（藻局，黼帳，歌堂，舞閣之基，）瓈淵碧樹，弋林釣渚之館，（吳蔡齊秦之聲，魚龍爵馬之玩，）皆薰歇燼滅，光沈響絕。

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。蕙心純質，玉貌絳脣；莫不埋魂幽石，委骨窮塵。豈憶同與之愉樂，離宮之苦辛哉！

天道如何？吞恨者多。抽琴命操，爲蕪城之歌。

歌曰：邊風急兮，城上寒。井逕滅兮，邱隴殘。千齡兮萬代，共盡兮何言！

【作者】

鮑照，字明遠，南朝宋東海人，爲臨海王參軍。生於宋永初中〔公元四二一（？）〕，卒於宋泰始初〔公元四六五（？）〕四十餘歲。

【題義】

南北朝時之代表作品爲賦。其賦多偏於抒情，詞意流暢，與漢賦之板重典雅者不同。南朝之作者如鮑照、江淹，北朝之作者如庾信，爲其尤著者也。今選鮑照舞城賦、庾信小園賦各一篇，以概其餘。舞城賦者，鮑照登廣陵故城而作也。廣陵，今江蘇江都縣。漢初爲吳王濞所都，濞以謀反被滅，漢以來城遂荒蕪，謂之舞城。南朝宋孝武時，臨海王有反志，爲參軍，歸至廣陵，因舞城而作賦，意有所諷也。

【注釋】

○濶池 濶，音彌。池，音以。濶池，相連斜平之貌。此謂廣陵地勢之平遠也。○蒼梧漲海 蒼梧，漢郡名，今廣西樂平、廣東高要等縣地。漲海，指漢時交趾等郡通中國中部之要道。此言廣陵南可達。

蒼梧，漲海也。
②紫塞雁門 紫塞，指長城。秦時所築長城，土皆紫色，故稱紫塞。雁門，山名，在今山西代縣西北。又漢郡名。此言廣陵北可達紫塞、雁門也。

③輶以漕渠 輶，引也。漕渠，指邗溝云溝渠，謂爲運糧之道。軸，車上持輪之具。崑崙，山名，一名廣陵岡。此言崑崙橫地，如車軸之持輪也。

④重江複關之隩 潵，水涯也。四會、五達，猶今云四通、八達路。五達謂之康，六達謂之莊。
⑤全盛之時…… 全盛時，指漢吳王濞時。轍，車頭軸也。往行有所阻礙也。駕涉也，有所迫切也。此言人

口衆多，交通擁擠。
⑥廛閭撲地…… 廪市也。閭閻也。撲地，有鋪地之意。撲音亦相近。吹字讀

去聲。沸天，謂聲浪在空中如水沸聲也。
⑦華貨鹽田…… 華，同滋，莽也。此謂其地產鹽也。鑿，削

也。銅山，言其地財用充足，如有銅山也。
⑧參同侈佚過也。此謂其規制過於周秦

也。
⑨剖崇墉…… 崇墉，高城也。剗，取其土也。猶今云挖淤，深池也。此謂挖土開池也。

⑩圖修世以休命 修，長也。休命，指天命。大意謂圖謀其國運可以久長也。
⑪版築雉堞之殷…… 版，指牆而言。築牆以兩版夾土，而以杵築之，故云雉堞，女牆也。卽城上短垣也。殷，盛也。井幹，井上

木欄也。烽櫓，城上望樓也。以望烽火，故云烽櫓。櫓，疑是一聲之轉。勤，謂操作、守望之勤也。

格高五嶽。格，度量之標準也。言其城如五嶽之高也。南北曰袤，東西曰廣。言其城如三墳之袤廣也。墳，水涯也。印濱水之平地。三墳，謂汝墳、淮墳、河墳也。見三輔黃圖。磧，若繩岸……。磧，危峻貌。巔，直立也。此言城之直立而險峻也。見漢書。礮石以禦衝……。礮石事，見三輔黃圖。謂秦阿房宮以礮石爲門，則憚刃而入者爲礮石所吸，不得進也。今借用。韁，韁也。韁，亦色壤土也。說文。言文彩流動如飛也。此言城之設備之周，及裝飾之美也。以上皆言昔時繁盛之狀。見觀基屬之固護……。局，外閉之關也。萬祀一君，謂其國之可以長久也。見出入三代……。三代，指漢、魏、晉也。自西漢至晉末，五百九十年。以下皆言今日荒蕪之狀。見澤葵依卉……。葵，草名，可食。胥結也。塗，同途。見墳羅虺蜮……。虺，小蛇也。蜮，古謂之短狐，神話之動物名，相傳能含沙射人爲災。鼴，鼴鼠之一種。見木魅山鬼……。木魅，草木之怪也。嗥，豹虎鳴也。厲，磨也。口邊爲吻。寒鷺，鷺，謂小鳥遇鷺而嚇也。蜮，字書謂爲異。今以「蜮」與「虎」對舉，當爲某種暴獸之名。此上均言城中荒蕪無人，已變鳥獸出沒之區也。見崩棟塞路……。崩，倒也。棟，叢生木也。嶮，不平貌。道九通之道爲嶮。

見枯棟霜氣……。棟，嚴霜貌。森森，風聲勁疾貌。見藻屬黼帳……。藻屬，謂屬上施藻畫

也。白黑相間爲黼。此由今之廢塞追思當日之盛也。瑤淵碧樹……瑤淵，玉池也。弋林鈞渚，皆遊獵之處也。吳蔡齊秦……吳、蔡、齊、秦之聲，指歌舞而言，謂萃各地之歌舞於一堂也。魚龍，古遊戲名。大概爲扮演魚龍之類。爵，同雀。此言飼畜鳥獸以供賞玩，及畜馬以供騎乘也。亦追思盛時之狀。皆薰歌燼滅……薰，香也。以下皆言當日繁華，今皆消歇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指出此賦中用韻之處。
- 二 謂言鮑明遠作此賦之旨趣。
- 三 指出篇中特別用注之字。

二 小園賦

東晉

若夫○一枝之上，巢父得安巢之所。○一壺之中，壺公有容身之地。○況乎管寧藜牀，雖穿而可坐；○嵇康鍛竈，旣煥而堪眠。○豈必連闕洞房，南陽樊重之第；○赤墀青瑣，西漢王根之宅。

余有數畝弊廬，寂寞人外。聊以○擬伏臘，聊以避風霜。雖復○晏嬰近市，不求朝夕之利。○潘岳面城，且適閒居之樂。況乃○黃鶴戒露，非有意于輪軒。○爰居避風，本無情于鐘鼓。○陸機則兄弟同居，○韓康則甥舅不別。○蠅角、蚊曉，又足相容者也。

爾乃○窟室徘徊，聊同鑿坏。桐間露落，柳下風來。琴號「○珠柱」，一書名○玉梧。○有棠梨而無館，足酸棗而非臺。

猶得敲側八九丈，縱橫數十步。榆柳兩三行，梨桃百餘樹。撥蒙密兮見窗，行
敲斜兮得路。蟬有翳兮不驚，雉無羅兮何懼？

草樹潤滑，枝格相交。山爲篋，地有堂坳。藏狸并窟，乳鵠重巢。連珠細菌，長柄寒匏。

可以療飢，可以棲遲。敲區兮狹室，穿漏兮茅茨。簷直倚而妨，帽戶平行而
礙眉。坐帳無鶴，支牀有龜。鳥多閑暇，花隨四時。心則歷陵枯木，髮則睢陽亂
絲。非夏日而可畏，異秋天而可悲。

一寸、二寸之魚，三竿、兩竿之竹。雲氣蔭于叢蓍，金精養於秋菊。棗酸梨
酢，桃橩李奠。落葉半牀，狂花滿屋。名爲慙人之家，是爲愚公之谷。

試偃息於茂林，迺久羨於抽簾。雖有門而長閉，實無水而恒沈。三春
負鋤相識，五月披裘見尋。葛洪之藥性，訪京房之卜林。草無忘憂之

花無長樂之心。鳥何事而逐酒。魚何情而聽琴。

加以寒暑異令，乖違惡性。○崔駰以不樂損年，○吳質以長愁養病。○鎮宅神以蘊石，厭山精而照鏡。屢動_○莊烏之吟，○幾行魏顆之命。

薄晚閑閨，老幼相攜。蓬頭○王霸之子，○椎髻梁鴻之妻。焦麥兩甕，寒菜一畦。風騷騷而樹急，天慘慘而雲低。○衆空倉而雀噪，○驚懶煩而蟬嘶。

昔○草溢於吹噓，○藉文言之慶餘。○門有通憲家承賜書，或陪_○玄武之觀，時參_○鳳凰之虛。○觀受釐於宣室，賦長楊於直廬。

遂乃山崩川竭，冰碎瓦裂。大盜潛移，○長離永滅。○擢直轡於三危，碎平途於九折。○荆軻有寒水之悲，蘇武有秋風之別。○關山則風月悽愴，隴水則肝腸斷絕。○龜言此地之寒，鶴訝今年之雪。

百齡兮倏忽，光華兮已晚。○不雪雁門之蹄，○先念鴻陸之遠。○非淮海兮

可變，非金丹兮能轉。㊂不暴骨于龍門，終低頭于馬坂。㊂諒天造兮昧昧，嗟生民兮渾渾。

——庾子山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庾信，字子山，南北朝時南陽新城人，梁元帝時出使北周，留仕於周。生於梁天監十二年（公元五二三），卒於北周大定元年（公元五八一），六十九歲。餘參看本篇題義。

【題義】

此篇亦爲南北朝時抒情賦之代表作。作者本爲南人，出使北周，被留，不得歸。雖屢任要職，而心不忘南朝，嘗作此賦以見志。讀之可以發羈人不忘故土之思。

【注釋】

①一枝之上……一枝，出莊子：「鶩鶼巢林，不過一枝。」今喻所佔之地不多也。巢父，相傳爲堯

時隱士，夏日常居巢，故號巢父。

②一壺之中……

壺公事見葛洪神仙傳。略謂壺公常懶一壺

於空屋上，日暮則躍入壺中。

③管寧藜牀……

管寧事見皇甫謐高士傳。寧字幼安，三國時人。

常坐一木榻，積五十年，未嘗箕踞。其榻當膝處皆穿。

④嵇康鍛竈

嵇康事見晉書本傳。康性好

鍛鐵，宅中有一柳樹，康夏月居其下以鍛。鍛竈，謂鍛鐵之爐也。

⑤豈必連闕……

樊重，漢南陽

人，好貨殖，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、高閣。見後漢書樊宏傳。宏，重子也。

⑥赤墀青瑣……

墀階上

地也。青瑣，刻爲連環文，而以青色塗之也。王根，漢曲陽侯。見漢書元后傳。

⑦擬伏臘……

伏日

在夏，臘日在冬。大意謂聊以度光陰也。擬伏臘，有不忘南朝正朔之意。

⑧晏嬰近市……

晏嬰

事見左傳。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。辭曰：「臣之先人容焉，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。」

此云雖如晏嬰之近市，然不求朝夕之利也。

⑨潘岳面城……

晉潘岳作閒居賦，有云：「退而

閒居於洛之市，背京，汎伊，面郊，後市。」今「面城」之語本此。

⑩黃鶴戒露……

戒露，夜涼露凝，

滴草木葉，鶴警而鳴也。春秋時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輶者。事見左傳。

⑪爰居避風……

爰居，海

鳥也，又作鵠鷗。爰居止於魯東門外，臧文仲祀之，爰禽知其避風而來。

事見國語。莊子：「昔者海鳥

止於魯郊，魯侯御而觴之於廟，奏九韻以爲樂，具太牢以爲膳，乃眩視憂悲，不敢食一爵，不敢飲一杯。今合用此兩事也。
◎陸機則兄弟同居。晉陸機、陸雲兄弟在洛，住參佐廟中，三間瓦屋，土龍住東頭，士衡住西頭，見世說新語。
◎韓康則甥舅不別。韓康，晉韓伯也。伯字康伯，故稱韓康。殷浩甥。浩素愛伯，伯隨浩至徙所，經年還都，浩送至渚側，因而泣下，見晉書殷浩傳。按信本南人，流寓長安，故引韓康事以寄慨。
◎蟬角蚊睫。…… 蟬，半也。蟬角，見莊子：「有國於蟬之左角者曰鷗氏。」聰，音接。眼旁毛也。蚊睫，見晏子春秋外篇：「東海有蟲，巢於蚊睫，再飛而蚊不驚。」
◎窟室徘徊。…… 窟室，掘地爲室也。环屋後牆也。魯君欲見顏淵，聞鑿坏而遁，事見淮南子。此庶信自謂無意於功名也。
◎珠柱。珠柱，琴柱名。琴柱以珠爲之，故云。

◎玉桮。漢董仲舒說春秋，有玉桮、繁露等篇。
◎有棠梨而無館。…… 楊雄甘泉賦：「度三巒兮傷棠梨。」註：「度三巒山，傷棠梨館也。」水經註：「陝縣城西有韓王望氣臺。」按酸棗故城，在河南延津縣北。此言其小園中雖有棠梨酸棗，而無館與臺也。
◎實覆。實，土籠也。謂覆一簋之土而爲山，極言其小也。
◎堂坳。堂之低下處也。莊子：「覆杯水於堂坳之上，則芥爲

之舟。」此處謂其堂之坳垤不平也。
◎藏狸并窟……并窟，重巢，謂閼小不能多棲鳥獸，獸則

窟相並，鳥則巢相疊也。
◎連珠細菌……菌生於枯木朽株及卑溼之地。此言菌之細者相連

綴如珠也。匏葫蘆也。長柄葫蘆，爲葫蘆之一種，爲吳下產。見世說新語劉道真謂陸機語。

◎鼓區

今狹室……鼓區，同鑄鑄，穿漏，謂屋穿而漏雨也。茅茨，茅所蓋屋也。
◎坐帳舞鶴……坐帳

事，見神仙傳。介象，三國時人，吳王徵之，象旋化去。吳王爲立廟，常有白鶴來集座上。支牀事，見史記

龜策傳：「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，行二十餘歲，老人死，移牀，龜尚生，不死。」坐帳事，庚信自喻不能

如意象之不受羈縛；支牀事，庚信自喻其居長安之久也。
◎心則歷陵枯木……歷陵，地名，漢

時屬豫章郡，應劭漢官儀：「豫章郡樹牛庭中，故以爲名。」此樹嘗中枯，逮晉永嘉中，一旦更茂。此

庾信自喻心不忘南朝也。睢陽用漢梁孝王事。史記：「梁孝王築東苑，廣睢陽城七十里。」西京雜

記：「梁孝王集諸遊士，各使賦詩，枚乘賦柳云：于嗟細柳，流亂輕絲。」此庾信借用其事而自歎髮

髮蕭疎也。
◎非夏日而可畏……此言其園之逼仄，氣候易熱，而屏障疎薄，氣候亦易涼也。

◎雲氣蔭于蓍蓍……蓍草名。古詩取以爲占卜之具。史記龜策傳：「蓍生滿百者，上有雲氣覆

之。」玉函方：「甘菊，九月上旬日採者，名曰精金。」此言園中之珍草也。聚酸梨酢……酢，酸也。櫻果名似桃而小，與山李也。此言園中諸果木。名爲塗人之家……楚同野。愚公谷，見說苑。齊桓公出獵，逐鹿入山谷中，見一老人，問曰：「是爲何谷？」對曰：「愚公之谷。」桓公問其故，曰：「以臣名之。」今借用其事也。抽簪，指棄官而言，謂散髮棄冠也。實無水而恆沈……無水而沈，譬言身雖顯達而志在隱遁也。語見莊子郭註。謂人中隱者，譬如無水而沈。三春負鋸相識，三春負鋸事，見皇甫謐高士傳：「林類者，魏人。年且百歲，底春披裘拾遺穢於故畦，並歌並進。」孔子適衛，望之於野，顧謂弟子曰：「彼叟可與言者。」此庾信借以自喻也。五月披裘見尋，五月披裘事，見於皇甫謐高士傳：「披裘公者，吳人也。延陵季子出遊，見道中有遺金，顧披裘公，曰：「取金。」公瞋目拂手而言曰：「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！五月披裘而負薪，豈取金者哉！」又按後漢書嚴光傳：「光少有高名，與光武同遊學，及光武即位，光乃變姓名，隱身不見。帝思其賢，乃令以物色訪之。後齊國上言：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釣澤中。帝疑其光，乃備安車、玄纁聘之。三反而後至。今按庾信原文云：「五月披裘見尋。」「五月披裘」係用高士傳事，而「見尋」則又似用嚴光事。

若謂只用高士傳事，則「見尋」無著落，若謂只用嚴光事，則後漢書並未明言五月，是「五月」二字又無著落也。故藉疑此句係參用兩事。
◎葛洪

晉句容人，著抱朴子，其內篇言神仙方藥等事。

◎京房

漢頤丘人，精於卜易，著有周易集林。

◎草無忘憂之意……萱草，一名忘憂

草。傳咸紫花賦序：「紫花，一名長樂花。」此庾信自言草不能使之忘憂，花亦不能使之樂也。

◎鳥何事而逐酒……烏逐酒，參看前註「海鳥止於魯郊」。

魚鼈琴，見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淵魚出聽。

此庾信自言如魚鳥失其故性，非所樂也。

◎崔駰以不樂損年

崔駰，後漢安平人。竇憲辟

爲掾，憲擅權驕恣，駰諫之，憲不能容，出爲長岑長驅不得意，不之官而歸，卒於家。

見後漢書本傳。

◎吳質以長愁養病

吳質，三國時人，與徐幹等並見重於曹丕。時遇大疫，諸人皆死。質報丕書曰：

「質年已四十二矣，白髮生鬢，所虛實深，但欲保身勑行，不陷有過之地。」

◎鎮宅神以蘿石……

蘿，同埋淮南畢萬術：「埋石四隅，家無鬼。」厭禳也。山精能變幻人形，在鏡中則現其原形，入山

者多以明鏡懸於背後以禳之。見葛洪抱朴子。此言懸鏡於屋端也。按此俗至今猶存。

◎莊鳥之

驗，莊鳥事見史記。越人莊鳥仕楚，執珪有頃，病。楚王曰：「鳥思越則越聲，不思越，則且楚聲。」往

聽之，猶尚越聲也。此庾信引以自喻不忘南歸也。

○幾行魏頤之命

魏頤事見左傳。魏武子有嬖妻，武子有疾，命頤曰：「必嫁是妾。」疾甚，則曰：「必以殉。」及卒，頤嫁之，曰：「從其治命。」

此庾信引魏武子事自喻，謂己事有失，有如魏武子疾甚之言，而望人能諒其心，從其治而勿從其亂也。

管王霸之子

王霸子事見後漢書王霸妻傳。太原王霸，少立高節，光武時，連徵不仕。妾亦美志

行。初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，後子伯爲楚相，令子奉書於霸，車馬服從，雍容如也。

霸子時方耕於野，聞賓至，投耒而歸，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。霸目之，有愧容。妻釋其故，而始爽然。此庾信自謂其

子如霸子之鄙野也。

○椎髻梁鴻之妻

梁鴻妻事見後漢書梁鴻傳。鴻娶同縣孟氏女，始以裝

飾入門，七日而鴻不答。乃更爲椎髻，著布衣，操作而前，鴻喜曰：「此真梁鴻妻也。」椎髻，謂一撮之髮，其形似椎也。此庾信自謂其妻如梁鴻妻之賢淑也。

鴻聚空倉而雀噪

讀家貧乏食也。漢蘇

伯玉妻盤中詩：「空倉雀，常苦飢。」鴻驚惄煩而蟬嘶，謂家貧乏衣也。煩，同婦。詩疏：「絡緯鳴，惄婦驚。」謂寒信至，將製衣也。按，絡緯，促織也。今云蟬，疑有誤。或借用也。

○草濫於吹噓

草濫，

謂以草莽而濫膺祿位也。吹噓，相佐助也。此自謂皆因他人之吹噓而得祿位也。

○藉文言之處

餘文言謂周易之文言也。乾卦文言云：一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一藉憑藉也。此自言馮藉先世之令德，而有今日之餘慶也。

○開有通惠

惠，同德。賜書，謂御賜書也。

漢未央宮北有玄武闕。漢宮

殿有鳳凰殿。均見三輔黃圖。

此皆信自敍其家世。玄武、鳳凰，皆借用也。

○觀受釐於宣室……

釐，音僖。祭餘肉也。宣室，漢未央宮前正室也。受釐宣室事見史記賈誼傳。文帝思誼，徵之至，入則上

方受釐坐宣室。長楊，漢宮名。揚雄有長楊賦。直廬，直宿所止處也。此亦信自敍其先世事。觀受釐，賦

長楊，皆借用也。

○長離永滅

此謂梁武帝遭侯景之亂而亡國也。「長離」一說鳳也。指梁武

帝孫。一說星名。今按謂爲與「永滅」對文，亦自可通。不必穿鑿附會以釋之。

○擢直鬱於三危……

三危，山名。所在地，各書不同。九折坂名，在今四川榮經縣西邛崐山。此皆言屢經危難也。

○荆軻有寒水之悲……

戰國時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秦皇，餞之易水上，高漸離擊筑，歌曰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事見史記刺客傳。漢蘇武使匈奴，留二十年而還，時李陵降匈奴，送武歸，贈詩曰：「欲因晨風發，送子以賤驅。」事見漢書蘇武傳。此信自歎不得同荆軻，亦不得爲蘇武也。

○關山則風月悽愴……

古樂府有關山月，傷離別也。隴水，在今陝西隴縣西。

北樂府《鼈頭歌辭》：「鼈頭流水，鳴聲幽咽。遙望秦川，肝腸斷絕。」此庾信自言在魏有故鄉之思也。

○論言此地之寒……總言事見晉書苻堅載記。略謂高陸人穿井得龜，大三尺，墮爲池養之，食以粟。及死，取其骨以問吉凶。其夜廟丞夢龜謂之曰：「我本將歸江南，遭時不遇，死於秦庭。」此信

言將歸江南，不欲如此龜之死於秦也。鶴禱事見劉敬叔異苑。晉太康二年冬大雪，南湖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：「今茲寒，不減堯崩年也。」此信謂梁元帝死如堯崩也。

○不雪雁門之蹕。雁門事見漢書段會宗傳。會宗復爲都護，谷永子晝戒曰：「願苦子因循舊質，毋求奇功，終更亟還，亦足以復雁門之蹕。」庾勑註：「蹕，隻也。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，又坐法免，爲蹕隻不偶也。」按此爲

庾信自謂如段會宗之遭遇不偶，而欲一雪之而不能也。雪除也。○先念鴻陸之遠。鴻陸見易漸卦：「鴻漸於陸，征夫不復。」言遠征不返也。此言未能解雁門之蹕，而先念鴻陸之遠也。

○非淮海兮可變……○國語：「雀入於海，爲蛤。入於淮，爲蜃。」郭璞遊仙詩：「淮海變微禽，吾身猶不化。」葛洪抱朴子：「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。」此庾信自言國破家亡，流寓異國，非如淮海之

內，可變蜃也；金丹之藥可轉洪爐也。○不暴骨於龍門……龍門山名。三秦記：「禹鑿山斷門

一里餘，黃河自中流下。魚登者化爲龍，不登者，點額暴腮而返。」戰國策：「駢驥駕驥車，上吳坂，遷延負轍，而不敢進；遭伯樂，仰而鳴之，知伯樂知己。」按此爲信，自謂今之低頭悔不早暴骨也。暴骨，謂死也。○諒天造兮昧昧……天造猶云天意。昧昧不明也。渾渾不清之意。此言天道茫昧不可問，而生民則不識不知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指出此賦中用韻之處。
- 二 略言庾子山作此賦之旨趣。
- 三 摘出篇中之警句。
- 四 指出篇中用典之過於勉強處。

二二 詮賦

劉勰

詩有六義，其二曰賦。賦者，鋪也；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也。昔邵公稱「公卿獻詩，師箴瞍賦。」傳云：「登高能賦，可爲大夫。」詩序則同義，傳說則異體。總其歸塗，實相枝幹。劉向云：「明不歌而頌。」班固稱：「古詩之流也。」至如鄭莊之賦大隧，士鳶之賦狐裘，結言揅韻，詞自己作，雖合賦體，明而未融。及靈均唱騷，始廣聲貌。然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辭也。

於是荀況禮智，宋玉風鈞，爰錫名號，與詩畫境。六義附庸，蔚成大國。述客主以首引，極聲貌以窮文。斯蓋別詩之原始，命賦之厥初也。

秦世不文，頗有雜賦。漢初詞人，順流而作。陸賈扣其端，賈誼振其緒，枚馬同其風，王揚騁其勢。皋朔已下，品物畢圖，繁積於宣時，校閱於成世，司

進御之賦千有餘首。自討其源流，信興楚而盛漢矣。

夫京殿苑獵，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，義尙光大。既履端於倡序，亦歸餘於總亂。序以建言，首引情本。亂以理篇，迭致文契。按那之卒章，閔馬稱亂，故知殷人輯頌，楚人理賦，斯並鴻裁之寰域，雅文之樞轄也。

至於草區禽族，庶品雜類，則觸興致情，因變取會；擬諸形容，則言務纖密，象其物宜，則理貴側附；斯又小制之區畛，奇巧之機要也。觀夫荀結隱語，事數自環；宋發巧談，實始淫麗。枚乘菟園，舉要以會新；相如上林，繁類以成豔。賈誼鵩鳥，致辨於情理；子淵洞簫，窮變於聲貌。孟堅兩都，明絢以雅贍；張衡二京，迅發以宏富。子雲甘泉，構深瑋之風；延壽靈光，含飛動之勢。凡此十家，並辭賦之英傑也。

及仲宣靡密，發端必適；偉長博通，時逢壯采。太沖、安仁，策勳於鴻規；

◎士衡子安底續於流制。◎景純綺巧，縟理有餘；◎彥伯梗概，情韻不匱。◎亦魏晉之賦首也。

原夫登高之旨，蓋覩物興情，情以物興，故義必明雅，物以情觀，故詞必巧麗。麗詞雅義，符采相勝。如組織之品朱紫，畫繪之著玄黃。文雖新而有質，色雖綵而有本。此立賦之大體也。然逐末之儻，蔑棄其本，雖讀千賦，愈惑體要。遂使繁華損枝，膏腴害骨，無貴風軌，莫益勸戒。◎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，貽誚於霧縠者也。

〔贊略〕

——文心雕龍——

【作者】

劉勰，字彦和，南朝梁東莞人，早孤而好學，寄居僧寺，博通經論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。

【題義】

證賦爲文心雕龍之一篇，文心雕龍者，梁劉勰所著也。其性質約等於今日之文學概論。雖其理論與今人多有不同處，然其可取者尙多。全書五十篇，其中證賦、明詩、樂府等篇，於詩賦之源流，言之甚詳。關於詩與樂府，本冊已選詩序（吳季子觀樂及詩品序，見後）等篇，意義多相同處，故不選。今選證賦一篇。此篇於楚辭以來，漢、魏、晉、南北朝之賦，詳述其流變，並揭鋪采摛文爲賦之體，體物寫志，爲賦之旨，風軌勸戒，爲賦之用，於麗則麗淫之談，蓋辨之深矣。

【注釋】

○賦爲詩中六義之一，詳見本冊詩序篇中。○鋪采摛文……此言賦之體也。○公卿獻詩……公卿獻詩，以觀民風，箴規諫之辭。賦，即所謂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」之贊嘆者也。按：訛賦，大抵如後世官翁唱故事詩之類。邵公語原見國語。○傳云：登高能賦……漢書藝文志云：「傳曰：不歌而誦謂之賦。登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。」○詩序則同義……此言詩序謂詩賦同義，而傳說謂詩賦異體也。實則詩與賦如樹木之枝與幹也。○鄭莊之賦大隧鄭莊公感知考叔之言，與武姜隧而相見，公入而賦：「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」事見左傳。○士蔣之賦狐裘

晉獻公使士蒼爲夷吾屈不憚晉侯讓之。士蒼退而賦曰：「孤裘尨茸，一國三公，吾誰適從？」事見左傳。

（五）短韻 指都管切，同短。（六）靈均唱騷……此段大意謂其初賦皆短章，至屈原作騷，而始演而長篇也。靈均屈原字也。謂賦出於詩，至楚辭而始自成一體也。

（七）苟況 卽荀子，有禮賦、智賦。

（八）宋玉 屈原弟子，有風賦、鈞賦。

（九）發錫名號……

謂賦至此而始自立名目，顯然與詩劃分界限也。

（十）六義附庸……謂賦本詩之屬國，今已獨立，而且成爲一大國也。

（十一）述客主以首引……「述主客」云云，謂設爲主客問答之詞也。「別詩之原始」云云，仍是仲說詩賦之別。

（十二）秦世不文……漢書藝文志：秦時雜賦九篇。

（十三）漢初詞人……以下

列舉漢初作賦之名家。《陸賈扣其端》……漢書藝文志：有陸賈賦三篇，賈誼賦七篇。乘，枚乘。

也。馬司馬相如也，揚，揚雄也；王，王褒也，各以能賦著稱。臯，臯也，朔，東方朔也，亦以能賦著稱。謂臯，

溯以後則一切品物皆取以爲賦料也。元宣時 謂漢宣帝時也。元成世 謂漢成帝時也。

（十四）進御之賦……謂此時期賦之數量甚多，語見兩都賦序。《討其源流》……仲說賦成立於漢而盛行於漢也。《考夫京殿苑獮》……此謂賦之取材也。京如二京，殿如靈光殿，苑如上林，

猶如羽獵，述行如比征、東征，序志如幽通、思玄是也。○既庶端於倡序……左傳：「先王之正時也，履端於始，歸餘於終。」倡序，篇首之詞，猶今言緒論也。總亂，篇末之詞，猶今言結論也。○那

之卒章……此釋「序」與「亂」也。那爲詩商頌中之一篇卒章，末章也。閔馬父稱之亂曰云云，事見國語。○殷人輯頌……殷人輯頌，指上文閔馬稱亂事。楚人理賦，指屈原宋玉之賦。

○草區禽族……此段言各雜賦也。漢書藝文志，有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，雜器械草木賦

三十三篇。○觀夫苟結隱語……苟，荀子也。隱語，猶今云謎語。荀子賦多隱語。「事數自環」

謂事數自相迴環，數亦事也。迴環，謂互相隱射也。○宋發巧談……宋，宋玉也。玉有高唐賦，神

女賦，好色賦。故謂爲淫麗。○枚乘菟園……枚乘有菟園賦，菟園苑名。○相如上林……

司馬相如有上林賦。○賈誼鷗鳥……賈誼有鷗鳥賦。誼在長沙，有鷗鳥飛止於坐隅，鷗不祥

之鳥也，誼自傷悼而作賦。○子淵洞簫……子淵，王褒也。有洞簫賦。○孟堅兩都……孟

堅，班固也。有兩都賦。兩都者，漢之東都、西都也。○張衡兩京……張衡有二京賦。二京，東京、西

京也。○子雲甘泉……子雲，揚雄也。有甘泉賦。甘泉宮名。○延壽靈光……延壽，王延壽

也，王逸子遊魯作靈光殿賦。○凡此十家總結上文自荀子至王延壽共十人爲周秦及兩漢之作家。◎仲宣王粲也有登樓賦。◎偉長徐幹也。◎太沖安仁太沖左思也有三都賦。安仁潘岳也有射雉西征等賦。◎士衡子安士衡陸機也有文賦。子安成公綏也有嘯賦。景純郭璞也有江賦。◎彥伯袁宏也有東征賦。○亦魏晉之賦首也總結上文自仲宣至彥伯共八人皆稱其字。仲宣偉長三國時人；其餘皆晉人。○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……

揚子揚雄也。揚子法言云：「雕蟲篆刻，壯夫不爲。」雕蟲謂蟲之食葉如雕刻。此比文章之技巧也。法言又云：「霧縠之組麗，女工之蠶矣。」言錦繡有害於女工。此比文章之浮華而無實用者也。

又按篇末有贊八句，無關要義，今刪去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用簡明淺近之文字，述兩漢之賦之情形。
- 二 依本文所舉出之各篇名中，按照文選檢查，何篇已收入文選？何篇未收入文選？

一三一 詩品序

鍾嶸

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照燭三才，輝麗萬有，靈祇待之以致饗，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詩。

昔南風之詞，卿雲之頌，厥義寔矣。夏歌曰：「鸞陶乎予心。」楚謡曰：「名余曰正則。」雖詩體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。

遠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。古詩眇邈，人世難詳。推其文體，固是炎漢之製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揚枚、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。從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。

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詠史，質木無文。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篤好斯文。平原兄弟鬱爲文棟，劉楨、王粲爲其羽翼，次有攀龍託鳳，自致于屬車

者，蓋將百計。彬彬之盛，大備于時矣。

爾後陵遲衰微，迄于有晉。◎太康中，三張，二陸，兩潘，一左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◎永嘉時，貴黃老，稍尙虛談，于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◎爰及江表，徽波尙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庾諸公，詩皆平典似道德論。建安風力盡矣。

先是，◎郭景純用儕上之才，變創其體；◎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；然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。逮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；◎元嘉中，有謝靈運才高詞盛，富豔難蹤，固已◎含跨劉、郭，凌轢潘、左。◎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爲輔，◎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爲輔；◎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爲輔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

夫四言文約意廣，取效風、騷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五言

居文詞之要，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。故云會于流俗，豈不以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爲詳切者耶！

故詩有三義焉：一曰興，二曰比，三曰賦。文已盡而意有餘，興也。因物喻志，比也。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宏斯三義，酌而用之，幹之以風力，潤之以丹采，使味之者無極，聞之者動心，是詩之至也。若專用比興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則詞躉。若但用賦體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則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無止泊，有蕪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風、春鳥、秋月、秋蟬、夏雲、暑雨、冬月、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羣託詩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、漢妾辭宮；或骨橫朔野，或魂逐飛蓬；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；塞客衣單，孀閨淚盡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；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，非長歌何以騁其情？故曰：「詩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」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闕，莫尚於詩矣。

故詞人作者，罔不愛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風熾矣。纔能勝衣，甫就小學，必甘心而馳騖焉。于是庸音雜體，人各爲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恥文不逮，終朝點綴，分夜呻吟。獨觀謂爲警策，衆覩終淪平鈍。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劉爲古拙，謂鮑照義皇上

人謝朓今古獨步。而師鮑照，終不及曹「日中市朝滿」。學謝朓劣得曹「黃鳥度青枝」。徒自棄于高明，無涉于文流矣。觀王公搢紳之士，每博論之餘，何嘗不

以詩爲口實，隨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董灌澑并泛，皇朱紫相奪，喧議競起，準的無依。

近彭城劉士章，俊賞之士，疾其淆亂，欲爲當世詩品，口陳標榜，其文未遂。

感而作焉。昔周九品論人，周七略裁土，周校以賓實，誠多未值。至若詩之爲技，較爾可知，以類推之，殆均博弈。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，體沈鬱之幽思，文麗日、月，賞究天、人。昔在貴游，已爲稱首。況周八紘既奄，風靡雲蒸，抱玉者聯肩，握珠者踵武。固以瞰漢、魏而不顧，吞晉、宋於胸中。諒非農歌轅議，敢致流別。疎之今錄，庶周

旋于閨里，均之于談笑耳。

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爲先後，不以優劣爲詮次。又其人旣往，其文克定，今所寓言，不錄存者。

夫屬詞比事，乃爲通談。若乃經國文符，應資博古，撰德駁奏，宜窮往烈。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！「〔圖〕思君如流水」，既是卽目；「〔圖〕高臺多悲風」，亦惟所見；「〔圖〕清晨登隴首」，羌無故實；「〔圖〕明月照積雪」，詎出經史？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〔圖〕顏延、謝莊，尤爲繁密。于時化之故，〔圖〕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書抄。近任昉、〔圖〕王元長等，詞不貴奇，競須新事，爾來作者，浸以成俗。遂乃句無虛語，語無虛字，拘攀補衲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溢其人。詞旣失高，則宜加事義，雖謝天才，且表學問，亦一理乎！

〔圖〕陸機文賦，通而無貶；〔圖〕李充翰林，疎而不切；〔圖〕王微鴻寶，密而無裁；〔圖〕顧

延論文，精而難曉；劉摯虞文志，詳而博贍，頗曰知言。觀斯數家，皆就談文體，而不顯優劣。至于謝客集詩，逢詩輒取；張隱文士，逢文即書；諸英志錄，並義在文，曾無品第。嶸今所錄，止乎五言。雖然，網羅今古，詞文殆集。輕欲辨彰清濁，掎摭病利，凡百二十人。預此宗流者，便稱才子。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。方申變裁，請知者耳。

昔曹、劉殆文章之聖，陸謝爲體貳之才，銳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聞宮商之辨，四聲之論。或謂前達偶然不見，豈其然乎！

嘗試言之：古曰詩頌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調五音，無以譜會。若「置酒高堂上」、「明月照高樓」，爲韻之首。故三祖之詞，文或不工，而韻入歌唱。此重音韻之義也，與世之言宮商異矣。今既不被管絃，亦何取于聲律耶！

齊有王元長者，嘗謂余云：「宮商與二儀俱生，自古詞人不知之，惟顧憲」

子乃云律呂音調，而其實大謬。唯見范曄、謝莊頗識之耳。」嘗欲進知音論，未就。
◎王元長創其首，謝朓沈約揚其波，三賢或貴公子孫，幼有文辯。於是士流景慕，務爲精密，襞積細微，專相陵架。故使文多拘忌，傷其真美。余謂文製本須諷讀，不可蹇礙；但令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，斯爲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則余病未能。◎蜂腰鶴膝，闡里已具。

◎陳思贈弟，仲宣七哀，公幹思友，阮籍詠懷，子卿雙亮，叔夜雙鸞，茂先寒夕，平叔衣單，安仁倦暑，景陽苦雨，靈運鄰中，士衡擬古，越石感亂，景純詠仙，王徽風月，謝客山泉，叔源離宴，鮑照戍邊，太沖詠史，顏延入洛，陶公詠貧之製，惠連擣衣之作，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，所以謂篇章之珠澤，文采之鄧林。

——詩品——

【作者】

詩序

一六一

鍾嵘，字仲偉，南朝梁頴長社人。

【題義】

詩品者，梁鍾嶸之所作也。採取漢李陵以來至其同時人之詩，無名氏之古詩而外，得一百二十三人，爲之評品其高下，分爲上中下三卷，各述其源流宗派。大抵應璩指事，目爲古體；休馳後起，厥稱新體；曹謝所作，則推正體。而子建歡怨中和，尤得國風溫柔敦厚之旨，足以上承詩教。故推崇備至。蓋如曹謝於上卷，而分置休馳於中下卷，蓋深有揚正抑俗之意存焉。說詳今人許文兩詩品釋。

【注釋】

- ①三才 謂天地人也。 ②靈底 猶言神明也。 ③南風之詞…… 樂記謂：「舞作五絃之琴，以歌南風。」今傳有南風歌四句。尚書大傳曰：「舜將禡禹，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。」其首句曰：「卿雲爛兮。」此皆舜時詩，但真僞頗有問題。 ④厥義 猶言其義。負，猶言遠也。 ⑤鬱陶乎予心 此句見書經五子之歌。鬱，陶，鬱也。意謂予心鬱結也。書經此篇爲古文，故亦難。 ⑥名余曰正則 此句見離騷。正則，屈原之名。屈原自謂其父名之曰正則。 ⑦濫觴 謂開端也。謂江水

發源之處，無可泛濫一窮而已。後世通稱凡事開始，皆曰濫雋。

◎述漢李陵……

李陵有與蘇

武詩三首，後世稱爲五言之祖。但此詩真假頗有問題。

○炎漢 即漢代，漢取火德，故稱炎漢。五言詩始於漢，非始於周，是爲確論。

○王揚枚馬

王褒、揚雄、枚乘、司馬相如，皆漢之詞賦家。此謂

是時只有賦而無詩。

○李都尉遠班婕妤…… 李都尉，即李陵。班婕妤有怨歌行一首。婕妤，昔

接余女官名。此謂自李都尉至班婕妤，作者僅兩人，而有一女子，除女子，只一人而已。

○班固詠

史…… 班固有詠史詩一首。質木質樸之意。

○曹公父子 曹操及其子丕與植，皆能詩。

○平原 謂曹植，以植嘗封平原侯也。平原兄弟，仍謂曹丕、曹植與曹彪無關。蓋鍾嶸既評彪之與

植，有「以建擅鐘」之謂，何能僭譽爲「文棟」乎？詳見今人許文爾注。

○羽翼 謂輔佐也。以

其如鳥之兩翼，故云羽翼。

○屬車 謂侍從之臣。

○太康中…… 太康，晉武帝年號。三張，張

載與其弟張協、張亢也。二陸，陸機、陸雲兄弟也。兩潘，潘岳與其從子潘尼也。一左，左思也。

○永嘉

時…… 永嘉，晉懷帝年號。黃老，黃帝老子也。此時盛行黃老之說。

○爰及江表…… 江表，指

東晉。桓謂桓伊，桓玄諸人，庾謂庾亮。老子之書，漢以後稱爲道德經。此謂孫綽諸人之作，多談玄學

等於道德論也。◎郭景純 郭璞也有遊仙詩。思想雖亦出於黃老，但能一變當時近於道德論之體格。◎劉越石 劉琨也。其詩清剛豪健。◎義熙中…… 晉安帝年號。益壽，謝混也。混字叔源，一字無毒。◎元嘉中…… 元嘉，宋文帝年號。謝靈運爲此時傑出之作者。◎舍跨劉鄧…… 劉琨謂劉琨、郭璞、潘岳、左思也。◎陳思爲建安之傑…… 陳思，曹植也。植封陳王，謚思，故云陳思。建安見前。公幹，劉楨也。仲宣，王粲也。○陸機爲太康之英…… 陸機見前。太康見前。安仁，潘岳也。景陽，張載也。○謝客爲元嘉之雄…… 謝客，謝靈運也。元嘉見前。顏延年，顏延之也。延之字延年。○三義 可參看本冊詩序篇。○楚臣 指屈原。可參看本冊屈原傳。○漢妾 謂王昭君也。辭宮，謂其出嫁於單于也。○詩可以羣…… 語見論語。意謂詩能寫離合悲歡之情意也。○曹劉爲古拙…… 曹、劉，指曹操父子及劉楨也。謂今日輕薄之徒，不知曹、劉，笑爲古拙。又以鮑照爲古，稱謝朓爲古今獨步。○日中市朝滿…… 此爲鮑照結客少年場詩中之一句。○黃鳥度青枝 此爲虞炎玉階怨之一句。謂學謝朓，學之不善，僅得此等句也。○淄澗并泛…… 淄澗，二水名，皆在山東。二水味異，合則難辨。淄澗并泛，謂優劣不

保也。〔朱紫相奪〕朱紫皆紅色。朱爲正色，紫非正色。朱紫相奪，謂紫奪朱，卽謂劣詩奪優詩之名也。〔劉士章〕劉繪也，與鍾嶸同時。〔九品論人〕漢書人表，分人爲九等。〔七略裁士漢〕劉歆分羣書爲七略，爲書籍分類之始。〔校以賓實……〕謂漢書及七略品評失當也。名爲實之賓，必先有實而後有名。此謂若較其名實，誠多失當也。「殆均博奕」謂與博奕相等也。

〔八紘〕

猶云八方也。

以下皆爲鍾嶸頌揚其當代帝王之語，不能視爲公論。

〔思君如流水〕

此爲徐幹《室思》詩之一句。

〔高臺多悲風〕此爲曹植雜詩之一句。

〔清晨登隴首〕此句未詳出處。

〔明月照積雪〕此爲謝靈運歲暮詩之一句。〔顏延〕卽顏延之也。此處爲字句所限，省去「之」字。

〔大明泰始〕大明，宋武帝年號。泰始，宋廢帝年號。

〔王元長〕王融也。

〔陸機〕陸機有文賦。

〔李充翰林〕

晉李充著翰林論五十四卷。

〔王微鴻寶〕

王微鴻寶

之文無可考。

〔顏延論文〕

顏延之著庭誥，其中有論文者，疑卽指此。

〔摯虞文志〕

摯虞有

文章志四卷。

〔謝客集詩〕

謝客卽謝靈運也。

此所謂「集詩」係指選輯他人之詩而言。因此段所引諸人之文，皆品評他人之作也。或謂謝客自集其詩，似不妥。

〔張隱文士〕

張隱著文士

傳。被之金竹，金竹指樂器。被之金竹，謂其詩能入樂也。置酒高堂上，此爲阮瑀雜詩之一句。

明月照高樓，此爲曹植七哀詩之一句。三祖，謂魏武帝、文帝、明帝也。

憲子，即顏延之。延之諱曰憲子。王元長創其首……謂詩家音韻之說，創於王融及謝朓

沈約等。人。蜂腰鶴膝，沈約所云詩有八病，蜂腰、鶴膝居其二。餘六病爲平頭、上尾、大韻、小韻、

旁紐、正紐。詳見詩人玉屑。其例甚繁瑣，不可從也。陳思贈弟……自「陳思贈弟」至「惠連

擣衣」，皆爲鍾嶸所許爲五言之警策者也。其中或舉篇名，或舉詩意，或舉詩中一二字以代表其全詩，參差不一。今爲依次略考如下：

曹植有贈白馬王彪詩。王粲有七哀詩。劉楨有贈徐幹詩。所謂思友，當係指此。

阮籍有詠懷詩八十二首。蘇武別李陵詩，有云「雙鳧俱北飛，一雁獨南翔」。

嵇康贈秀才入軍詩，有「雙鸞瞻景暉」之句。張華雜詩，有「繁霜降當夕」之句。

平叔何宴也，衣單之詩未詳。安仁，潘岳也。倦暑，未詳。其確指何詩。景陽，張協也。苦雨，未詳。其確指何詩。

謝靈運有擬魏太子鄭中詩。陸機有擬古詩十二首。劉琨詩，多感時傷亂之作。郭璞有遊仙詩十二首。王徽風月詩，無可考。謝靈運多遊山水詩。

叔源，謝混也。離宴詩無可考。

【習題】

鮑照有代出自薦北門行，乃詠戍邊之作也。
左思有詠史詩八首。顏延，即顏延之，有北使入洛詩。

陶淵明有詠貧士詩三首。謝惠連有擣衣詩。珠澤，謂產珠之澤也。鄧林，見山海經略謂：「夸父逐日，渴死，其杖化爲鄧林。」此處係借林木之多，喻文采之盛也。

- 一 依本文所舉出之篇名，按照文選檢查，何篇已收入文選？何篇未收入文選？
- 二 依照註文中之姓名，與正文中之別稱，將所舉出之人，製一人名表。

二四 李白詩 選錄八首

金鄉送韋八之西京

客自○長安來，還歸長安去。狂風吹我心。○西挂咸陽樹。此情不可道，此別何時遇？望不見君，連山起烟霧。

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

暮從碧山下，山月隨人歸。卻顧所來徑，蒼蒼橫翠微。相攜及田家，童稚開荆扉。綠竹入幽徑，青蘿拂行衣。歡言得所憩，美酒聊共揮。長歌吟松風，曲盡○河星稀。我醉君復樂，陶然共忘機。

上三峽

巫山夾青天，巴水流若茲。巴水忽可盡，青天無到時。三朝上○黃牛，三暮

行太遲。二朝及三暮，不覺因鬢成絲。

聽蜀僧濬彈琴

蜀僧抱_④綠綺，西下_⑤峨眉峯。_{爲我}一揮手，如聽萬壑松。_{客心}洗流水，_{餘響}入霜鐘。_{不覺}碧山暮，秋雲暗幾重。

白雲歌送劉十六還山

秦山、楚山皆白雲，白雲處處常隨君。_{君入}楚山裏，雲亦隨君渡湘水。_{湘水上}，_{⑥女蘿衣}白雲堪臥君早歸。

渡荆門

渡遠荆門外，來從楚國遊。_{山隨平野盡}，江入大荒流。_月下飛天鏡，_云生結海樓。_{仍憐故鄉水}，萬里送行舟。

夜思

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

敬亭獨坐

衆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。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

——李白集

【作者】

李白，字太白。當隋末世亂，其先世流寓西域。唐武后時，歸居蜀之綿州。太白長於綿。晚年流寓江南，卒於當塗。生於唐聖曆二年（公元一九九），卒於唐寶應元年（公元七六二），六十四歲。其餘詳見本册李翰林集序。

【題義】

唐代文學以詩爲其代表作，其次，則韓、柳之散文；又其次，則中年以後盛行之傳奇（即小說）。唐詩作者，在初期爲王（勃）楊（炯）盧（照鄰）駱（賓王）沈（佺期）宋（之問），然皆未脫南朝纖麗之習。自陳子昂出，而風氣始變。至李白、杜甫，而始光大。李、杜千古並稱，然兩人詩品

不同。李詩天資，杜兼學力。李之思想出於道家，而兼游俠；杜之思想純然出於儒學。此二家之所以不同也。同時作者有高（隨）岑（參）王（維）孟（浩然）等人，其後有韓（愈）柳（宗元）韋（應物）白（居易）及李賀孟郊等人。今以過多，不及徧選。僅選李、杜、白三家之詩，以概其餘其他各家，則隨意參看可也。今所選李白詩各首，皆取其能代表個性，而又無神話及沈滯於酒色之作。第一首題目之西京，指唐之京都長安也。從東漢以來，多稱洛陽爲東京，長安爲西京。第二首題目中之終南山，綿亘今甘肅陝西河南三省境。第三首題目所謂三峽，謂蜀楚間水道之三峽，瞿塘峽、巫峽、西陵峽也。第六首題目中之荊門，爲山名，在今湖北宜都縣大江之南。第八首題目中之敬亭，爲山名，在今安徽宣城縣。

【注釋】

- 長安 唐都城，今陝西長安縣。
○西挂咸陽樹 咸陽，秦都城，在長安之東。此謂我心隨君而至咸陽也。此詩作於咸陽之東，故云西挂。
○河星稀 河，謂天河也。河星稀，謂久夜也。
○巫山 在今四川湖北交界處。巴水，即涪陵江。
○黃牛 峽名。因變成牛，謂雲夾青天……

白也。④綠綺 琴名。⑤峨眉 山名，在今四川峨眉縣。⑥女羅衣 本於楚辭「被薜荔兮
帶女羅」，謂以草爲衣帶也。⑦月下飛天鏡 謂月如鏡也。⑧雲生結海樓 雲如樓閣形也。⑨兩不厭 謂人不厭山，山亦不厭人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述李太白詩思想之來源。
- 二 各以己意評論今所選者以何首爲最佳。

一五 李翰林集序

魏顥

自盤古劃天地，[○]天地之氣艮於西南。[○]劍門上斷，橫江下絕。[○]岷峨之曲，別爲錦川。蜀之人無聞則已，聞則傑出。是生[○]相如、君平、王褒、揚雄。降有陳子昂、李白，皆五百年矣。[○]白本隴西，乃放形因家於綿。身旣生蜀，[○]則江山英秀。

伏羲造書契後，文章濫觴者六經。[○]六經糟粕離騷，離騷糠粃建安七子。[○]七子至白，中有蘭芳，情理宛約，詞句妍麗。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，鬼出神入。[○]瞠若乎後耳。

白久居峨眉與丹邱，因[○]持盈法師達，白亦因之入翰林，名動京師。[○]大鵬濶時家藏一本。[○]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，呼爲「謫仙子」。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。上皇豫游召白，白時爲貴門邀飲，比至半醉，[○]令製出師詔，不草而成。[○]許中

書舍人以張垍讒，逐游海岱間。年五十餘，尙無祿位。祿位拘常人，橫海鯢負天鵬，豈池籠榮之！

顥始名萬，次名炎。○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，遊天台，還廣陵，見之。○眸子炯然，哆如餓虎。或時束帶，風流醞藉。

曾受○道篋於齊，有○青綺冠帔一副。少任俠，手刃數人。與友自荊徂揚，路亡，○權窻迴棹方暑，亡友糜潰，白收其骨江路而舟。又長揖韓荊州，荊州延飲，白誤拜，韓讓之。白曰：「酒以成禮。」荊州大悅。

白始娶於許，生一女，一男曰明月奴。女旣嫁而卒，又合於劉，劉訣，次合於魯一婦人，生子曰頗黎。終娶於宋，間攜昭陽、金陵之妓，迹類○謝康樂，世號爲李東山。駿馬、美妾，所適二千石郊迎。飲數斗，醉則○奴丹砂，撫青海波。○滿堂不樂，白宰酒，則樂。

顥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混合有贈之作謂余「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，無忘老夫與明月奴。」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。顥今登第，豈符言耶！

解攜明年，四海大盜，宗室有譚者，白陷焉，謫居夜郎，罪不至此，屢經昭洗，朝廷忍白久爲長沙，汨羅之儻，路遠不存，否極則泰，白宜自寬。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，然千鈞之弩，魏王大瓠，用之有時，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？黨黃祖，過禰晉，帝罪阮，古無其賢；所謂仲尼不假蓋於子夏。

經亂離，白章句蕩盡。上元末，顥於絳偶然得之，沉吟累年，一字不下。今日懷舊，援筆成序。首以贈顥作，顥酬白詩，不忘故人也。次以大鵬賦、古樂府諸篇，積薪而錄，文有差互者，兩舉之。白未絕筆，吾其再刊，付男平津子掌。其他事跡存於後序。

——宋本李太白集

【作者】

魏顥，唐進士，與李白爲友。餘未詳。

【題義】

此爲白之友人魏顥所作李白詩集序。今選此以代李白傳。本篇首述蜀中地理之靈秀，甚生奇卓之詩才，繼述李白之狂放，擬以橫海之鷗，負天之鷗，視祿位無殊池籞，不足以拘非常人。末述作者與白故舊之戚。文甚逸薄。新舊唐書李白傳皆所不逮。舊唐書稱李白爲山東人，尤誤。故讀史傳不如讀同時人所作傳志、序記也。今本書所選，關於陶、李、杜、韓、柳五人事蹟之文，均用此例。一則文字活潑，描寫逼真；二則作者時代亦可顧次排下也。

【注釋】

○天地之氣……良限也。蜀在中國之西南，天地之氣艮於西南，謂天地靈秀之氣限於西南，故蜀中多奇才也。
○劍門上斷……劍門、岷山、峨眉山、錦江，皆蜀中名山水。
○相如……相如謂司馬相如，漢文人；君平，謂嚴君平，漢隱士；王褒，揚雄，皆漢文人，四人皆蜀人。陳子昂，唐詩人，亦

蜀人其時代略在李白之前。陳子昂詩力矯南北朝以來纖麗之習。
之意。李白之先世，驪西人，後流寓於西域，至李白之父始歸居於綿綿，綿州也，在今四川成都東北。
蜀則江山英秀，此句疑有脫誤。意謂李白既生於蜀，則得鍾江山英秀之氣也。
④六經精柏離騷……「六經精柏離騷」，謂六經視離騷如精柏也。「離騷櫟枳建安七子」，謂櫟枳就建
安七子如櫟枳也。建安爲漢獻帝年號，其時能文之士孔融、王粲、徐幹、陳琳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七人，號
爲建安七子。
⑤七子至白……謂七子以後，李白以前，其中亦有工於詞藻者。
⑥瞳若乎後，見莊子：「夫子奔逸絕塵，而回瞠若乎後。」此謂白與古人爭，古人不及白也。
⑦持盈法師，卽玉真公主，公主嘗爲女道士，故稱法師。李白亦嘗學道，達貴顯也。公主旣達，白亦因之而入翰林。
動，震動也。謂李白才名震動京師也。
⑧大鵠賦時家藏一本，李白曾作大鵠賦，此謂其時每家必藏大鵠賦一本也。
⑨故賓客賀公……故現已逝世之人也。賓客，卽太子賓客，官名。賀公，賀知章也。賀知章一見李白，奇其才，稱爲「謫仙人」。
⑩令製出師詔，不草而成。范傳正李公新墓誌謂：「草答蕃書，辨如懸河，筆不停輶。」與此小異。
⑪許中書舍人，謂許授中書舍人也。

逐遊海岱 海，指今山東瀕海地，岱，泰山也。李白嘗游寓今山東，此句中「逐」字，謂被逐也。

橫海鯤…… 謂橫海之鯤，負天之鵬，豈池籞畜養所能榮，比白爲不羈之材，非祿位所能使之榮也。

萬之日 謂改名爲萬之時也。
眸子 眇然…… 眇然，目有光也。哆，音侈，張口也。眸子，炯爲一事，哆如餓虎又爲一事，一寫目，一寫口也。或謂哆本解作張口，今借用爲張目，亦可通。

道錄 道家之書也。
青綺冠帔 道服也。
權箠 箧，音砭，葬也。權箠，醫葬也。

謝康樂 晉謝靈運也，製封康樂公，故稱謝康樂，常攜妓遊山水。
奴丹砂…… 白有詩云：「家童

丹砂學鳳鳴。」是丹砂爲其小奴名。白又有詩云：「酣來自作青海舞，」是青海波爲舞名。而「撫」

字應作「舞」字。
滿堂不樂…… 言宴會時衆人不樂，得白在座則樂也。宰，主宰也。宰酒，謂

主持宴會事也。
解攜明年…… 攜，攜手也。解攜，分手也，即分別也。「宗室有潭者」云云，謂

永王璘事。璘謀反，白從之，及璘敗，白被累，流夜郎，後遇赦得還。「有潭者白陷焉。」謂永王如潭，而

白陷入潭中也。
夜郎 古南夷國名，在今貴州西境。
罪不至此 謂真罪不應被放逐也。

長沙汨羅 指屈原被逐放事。汨羅江，在今湖南，屈原自沈於此。今謂朝廷不忍視李白如屈

原，任其在遠地而不存問也。◎千鈞之弩……「千鈞之弩，」見史記穰侯傳：「以天下攻曆如以千鈞之弩決潰壩也。」「魏王之瓠，」見莊子逍遙遊。大意謂魏王以大瓠之種貽惠子，惠子得大瓠而無所用，莊子教以利用之以浮水。此謂物須用得其當，惟人亦然。謂白之才須遇其時而始得顯也。○叔夜 懈康也。康字叔夜。飲酒恃才，遭忌被害。此謂議者奈何以叔夜比白，謂白有叔夜之短乎！○儻黃祖過廟…… 儻，同尙。「黃祖過廟，」謂三國時廟衡，恃才傲物，爲曹操所忌，假手於黃祖而殺之。過，謂責廟有過失也。阮，晉時阮咸也。山濤薦阮咸，晉武帝以咸耽酒浮虛，而不用。此處謂尙必欲苛求，如黃祖之過廟衡，晉帝之罪阮咸，則從古以來，絕無賢人矣。故當如孔子之於子夏，然後可。孔子事見於孔子家語。「孔子將行，雨而無蓋。門人曰：商也有之。孔子曰：商之爲人也，甚慘於財。吾聞與人交，推其長者，違其短者，故能久也。」謂孔子不欲以假蓋事暴露子夏之短處也。此處言論李白者，亦宜取其所長，不必只摘其所短也。○積薪而錄 謂隨所得而編次之，不分先後，如積薪然也。○兩舉之 謂兩存之也。○平津 願之子也。掌，執掌也。此謂收藏也。「子」字不可解，疑是「手」字之誤，謂付其手而執掌之也。

【題】

- 一 略論李白詩與其人格之關係。
- 二 指出本文中描寫李白逼真之處。
- 三 略述李白詩與其前後詩人之關係。

二六 杜甫詩 選錄八首

望嶽

岱宗夫如何？齊魯青未了。
造化鍾神秀，^四陰陽割昏曉。
^五盪胸生曾雲，
^六決眴入歸鳥。
^七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。

贈衛八處士

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商。
今夕復何夕？共此燈燭光！
少壯能幾時，鬢髮各已蒼。
訪舊半爲鬼，驚呼熱中腸。
焉知二十載，重上君子堂。
昔別君未婚，兒女忽成行。
怡然敬父執，問我來何方。
問答未及已，兒女羅酒漿。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八間黃粱。
主稱會面難，一舉累十觴。
十觴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長。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兩茫茫。

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

十日畫一水，五日畫一石。_○能事不受相促迫。_○王宰始肯留真跡。壯哉！
嵬峯方壺圖，挂君高堂之素壁。_○巴陵、洞庭、日本東，_○赤岸水與銀河通，中有雲
氣隨飛龍。舟人、漁子入浦溆，_○山木盡亞洪濤風。尤工遠勢古莫比，_○咫尺應須
論萬里。焉得并州快剪刀。_○剪取吳松半江水，

茆屋爲秋風所破歌

八月秋高風怒號，卷我屋上三重茆。茅飛渡江灑江郊，高者挂罥長林梢，
下者飄轉沈塘坳。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，忍能對面爲盜賊；公然抱茅入竹去，
唇焦舌燥呼不得。歸來倚杖自歎息。俄頃風定雲墨色；秋天漠漠向昏黑。布衾多年冷似鐵，
騎兒惡臥踏裂。牀上屋漏無乾處，雨腳如麻未斷絕。自經喪亂少睡眠，長夜沾溼何由徹！
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風雨不動安如山。

山鳴呼！何時眼前，
突兀見此屋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。

縛雞行

小奴縛雞向市賣，雞被縛急相喧爭。家中厭雞食蟲蟻，不知賣雞還遭烹。蟲雞於人何厚薄！吾叱奴家解其縛。雞蟲得失無了時，注目寒江倚山閣。

房兵曹胡馬詩

胡馬大宛名，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。峻風入四驪輕所向，無空闊眞堪託死生。驥騰有如此，萬里可橫行。

春望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

江漢

江漢思歸客，乾坤一腐儒。片雲天共遠，永夜月同孤。落日心猶壯，秋風病欲
②蘇。古來存老馬，不必取長塗。

——杜少陵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杜甫，字子美，世稱杜少陵，本襄陽人，徙居河南鞏縣，遇天寶之亂流離遷徙卒於耒陽。生於唐先天元年（公元七一二），卒於唐大曆五年（公元七七〇），五十九歲。其餘詳見本冊杜工部墓誌銘。

【題義】

望嶽篇，望東嶽而作也。首寫遠望之色，次寫近望之勢，細望之景，末寫極望之情。贈衛八處士篇，首敍今昔聚散之情，次言別後老少之狀，末感處士款待之情，因而惜別也。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，首贊王宰圓盡，次記圖中山水，末將看畫作結，蓋玩賞不忍釋也。茅屋爲秋風所破歌，首記風狂屋破，次言惡少陵侮之狀，次傷夜雨侵迫之苦，末寫推己及人，大有民胞物與之意。縛雞行，謂興其情義。

孰若存雞，首敍縛雞之故，惡之也；次言釋雞之鈇，憫之也。未以設難作結，愛物而幾於齊物矣。房兵曹胡馬詩，上半寫馬之狀，下半贊馬之才。春望篇，憂亂傷春而作也。上半春望之景，覩物傷懷。下半春望之情，遺亂思家。江漢篇，言滯江漢而有感也。上半言所處之窮，下半言才猶可用。並詳見仇兆鰲詳注。

【注釋】

- 岱 泰山也。○未了 相連不斷之意。○造化鍾神秀 造化，猶云宇宙。鍾，聚也。神秀，靈秀之氣也。謂宇宙靈秀之氣聚於此也。○陰陽割昏曉 謂山一面向日，一面背日，則昏曉遲早不同也。割，劃分也。○盪胸生曾雲 曾，同層。謂雲如生於襟袖之間。狀胸懷之浩蕩也。○決眥人歸鳥 脘，音劑，目眶也。決眥，猶云張眼。張眼則歸鳥投入目光之中。狀眼界之空闊也。○會當登絕頂 謂欲登絕頂，放眼一覽，則衆山皆小也。願爲望廩，是望而未登，故結句謂將欲一登也。○參與商 參、商，二星名。此出彼沒，永無相值之時。此謂人之不相見，亦如參與商也。○父執 父之友也。○間黃梁 黃梁，穀類。間，夾也。○能事 謂其所擅長之事。此處係指畫而言。○王

宰爲唐代畫家，見唐朝名畫錄。

〔三〕崑崙方壺……素壁

崑崙山名。中國古史所指崑崙，在今

甘肅、新疆之間。方壺，爲傳說中之海上仙山。素壁，白壁也。謂繪崑崙、方壺圖掛於白壁也。

〔四〕巴陵

洞庭 巴陵今湖南岳陽縣。洞庭湖名，在湖南境。巴陵當其入江之口。此處將洞庭與日本並敍。

上文將崑崙與方壺並敍相同。只是列舉山水、島嶼名稱，彼此絕無連帶關係。故巴陵以下七字無文義也。

〔五〕赤岸水與銀河通

赤岸見南徐州記：「京江禹北江也。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。」

迅猛。」是赤岸爲沿長江沿岸之一處。銀河，天河也。星團有光如帶古稱爲天河。此處謂赤岸之水疑自天河來也。

〔六〕山木盡亞 亞，低也。此謂風來浪高，則見山木反低於浪也。

〔七〕咫尺應須論

萬里 謂咫尺之間有萬里之勢也。〔八〕剪取吳松半江水 謂分割其畫也。吳松江名，爲太湖之支流，經上海入海。〔九〕胥掛也。〔十〕坳 同凹，低下處也。〔十一〕裏 謂被之裏面也。此謂被裏爲兒所踏破也。

〔十二〕突兀

高貌。

〔十三〕告廬：句

意謂推己及人，因發弘願如此，但求此願能達一

身苦樂所不計也。〔十四〕大宛 漢西域國名，產名馬。〔十五〕竹批雙耳峻 批削也。言馬之兩耳如竹削成也。蹏，同蹄。此言四蹄疾行如乘風而飛也。

〔十六〕無空闊：句

託死生，無空闊，能越澗注坡；託

創成也。蹏，同蹄。此言四蹄疾行如乘風而飛也。〔十七〕無空闊：句

死生可臨危脫險。○濺淚 飛激也。此言感時則花亦若爲流淚也。下文「鳥驚心」意略同。

○蘇 醒也。病蘇，謂病愈，由昏迷而蘇醒也。○長塗 塗，同途。此謂厚待老馬，非取其能走長途也。取其經歷多而能識舊路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各以己意評論李杜優劣。
- 二 指出杜甫詩工力深切之處。
- 三 略論杜甫與其時代之關係。

二七 杜工部墓誌銘

元 穎

敍曰：余讀詩至杜子美，而知大小之有。○總萃焉。始堯、舜時，君臣以○廢歌相和，是後詩人繼作，歷夏、殷、周千餘年。○仲尼緝拾選諫，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，其餘無聞焉。

○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，然猶去風雅日近，尙相比擬。秦漢以還，○採詩之官既廢，天下俗謠、民謡、歌訟、諷賦，曲度嬉戲之詞，亦隨時間作。○至漢武帝賦柏梁詩，而七言之體興。○蘇子卿、李少卿之徒，尤工爲五言。雖句讀文律各異，○雅、鄭之音亦雜；而詞意簡遠，指事言情，自非有爲而爲，則文不妄作。○建安之後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，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，往往橫槊賦詩，其道文壯節，抑揚怨哀，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晉世風概稍存。宋、齊之間，較失根本，士子以簡慢、矯飾、歛習、

舒徐相尙。文章以風容、色澤、放曠、精清爲高。蓋吟寫性靈，流連光景之文也。意義
格力，固無取焉。陵遲至於梁、陳、淫豔、刻飾、佻巧、小碎之詞劇，又宋、齊之所不取也。

唐興，學官大振，歷世之文能者互出。○沈宋之流，研練精切，穩順聲勢，
謂之爲律詩。由是而後，文體之變極焉。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，務華者去實。效齊、
梁則不逮於魏、晉，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。律切則骨格不存，閒暇則纖穠莫備。至
於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騷，○下該沈、宋，言奪蘇、李，氣吞曹、劉，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、
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文人之所獨專矣。○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尙不
知貴其多乎哉！○苟以爲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，則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

是時○山東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稱。時人謂之李杜。○余觀其壯浪縱恣，擺
去拘束，模寫物象，及樂府歌詩，誠亦差肩於子美矣；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
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辭氣豪邁，而風調清深，屬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，則李尙不能歷

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？

予嘗欲條析其文，體別相附，與來者爲之準。特病懶未就爾。適子美之孫嗣業，啓子美之柩，襄祔事於偃師，途次於荆，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，拜余爲誌辭，不能絕，余因係其官闥而銘其卒葬云。

②係曰：晉當陽成侯姓杜氏，下十世而生依藝，令於鞏。依藝生審言，審言善詩，官至膳部員外郎。審言生閑，閑生甫。閑爲奉天令。甫字子美，天寶中獻三大禮賦，明皇奇之，命宰相試文。文善，授右衛率府胄曹屬。京師亂，步謁行在，拜左拾遺。歲餘，以直言失官，出爲華州司功，尋遷京兆功曹。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，旋又棄去，扁舟下荆楚間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。享年五十有九。夫人弘農楊氏女，父曰司農少卿怡，四十九年而終。嗣子曰宗武，病不克葬，歿命其子嗣業。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，收拾乞匄，焦勞晝夜，去子美歿餘四十年，然後卒先

人之志，亦足爲難矣。銘曰：維元和之癸巳，粵某月某日之佳辰，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。嗚呼！千載而下，曰此文先生之古墳。

【作者】

——元氏良慶集——

元稹，字微之，唐河南人。其詩與白居易齊名。生於唐大曆十四年（公元七七九），卒於唐太和五年（公元八三一）五十三歲。

【題義】

此爲元稹所作杜甫墓誌銘。選此以代杜甫傳。原題爲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，蓋書其全銜也。今以過於冗長，酌改爲杜工部墓誌銘，以便稱謂。本篇對於文學的見解，頗着眼社會問題，故深許子美。白居易云：「文章合爲時而著，歌詩合爲事而作。」與本篇主旨甚相符合。惟以此遂黜太白，致召昌黎、蝴蝶、撼樹之譏，殆亦有自矜獨斷之咎乎。

【注釋】

○總萃 猶云總匯，謂匯萃衆長也。○廣歌相和 雜與舉陶有唱和之歌，自殷賾歌見書經廣續也，即繼續之意。○仲尼緝拾……此謂孔子刪詩也。今詩經中多係周詩，亦有商頌，但無夏詩。參看本册詩序篇。○騷人 謂屈原、宋玉也。參看本册屈原傳。○採詩 古有採詩之官，周行民間，採其歌謡；執政者藉此可知風俗厚薄，人情苦樂，政治得失焉。秦漢以來，此制已廢。○漢武帝賦柏梁詩 漢武帝作柏梁臺成，集羣臣賦詩，人各一句，全句皆七言，後人指爲七言詩之初祖。按，若就一句而言，七言非始於此；就全首言，則始於此也。○蘇子卿李少卿 蘇子卿，蘇武也。李少卿，李陵也。蘇李皆有五言詩，後人指爲五言之祖。今按，漢人五言亦未必始於蘇李也。○雅鄭 雅，大雅、小雅也。鄭國風中之鄭風也。參看本册詩序篇。○建安 東漢獻帝年號。其時孔融等七人號爲建安七子。參看本册典論論文及詩品序。此段論子美以前之詩也。○沈宋 沈，沈佺期。宋，宋之問也。皆唐初詩人。○下該沈宋：沈宋蘇李皆見本篇前註。曹氏父子曹操、曹丕、曹植也。劉劉楨也。皆三國時詩人。顏，顏延之也。謝，謝靈運也。徐，徐陵也。庾，庾信也。皆晉末至南北朝

時詩人。使仲尼考鑿其旨要……此句原文文義不明。大意謂使孔子得見子美詩，亦不能不重其包羅萬象也。下文「多」字，謂其匯萃衆長也。苟以爲能所不能……此段專稱子美之詩。山東人李白。按李白生於蜀，非山東人也。因其嘗遊寓山東，故此云山東人。余觀其壯浪縱恣……此段論李杜之長短。此文偏袒杜詩，因爲子美作墓誌，自當如是也。適子美之孫嗣業……此段自述作係銘經過。係曰……以下敍杜氏世系，及子美履歷。故此段之首冠以「係曰」二字。以前皆爲敍，故篇首冠以「敍曰」二字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述杜詩與其前後詩人之關係。
- 二 指出本文結構特別之處。

二八 答李翊書

韓 愈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，李生足下：

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間何下而恭也！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！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！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耶！雖然，不可不爲生言之。

●生所謂立言者，是也。生所爲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
蕲勝於人而取於人耶？將蕲至於古之立言者耶？蕲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；將蕲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，遂膏之沃者其光暉，仁義之人，其言
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。愈之所爲，^④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。處若忘，行若遺。^⑤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。^⑥戛戛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。然後識古書之正僞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。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^⑦汨汨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，則以爲喜；譽之，則以爲憂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：迎而拒之，平心而察之。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。行之乎仁，義之途，游之乎詩，書之源。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。終吾身而已矣。

氣，水也。言浮物也。水大，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！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，

奚取焉！

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①肖於器耶？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。處心有道，行已有方。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。垂諸文而爲後世法。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。有志乎古者希矣！志乎古，必遺乎今。吾誠樂而悲之。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，而貶其可貶也。

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不志乎利，聊相爲言之。愈白。

韓昌黎集

【作者】

韓愈，字退之。唐鄧州南陽人。世稱昌黎先生。生於唐大歷三年（公元七六八），卒於唐長慶四年（公元八二四），五十七歲。其餘詳見本冊韓文公墓誌銘。

【題義】

唐之文學作品除詩歌在陳子昂以後，大加革新而外，其文則仍委靡不振，蓋沿南朝駢儷之習，而不能脫其束縛也。自韓愈出，始一掃其委靡之習。黜華崇實，化整爲散，自開生面，號爲古文。所謂文起八代之衰是也。（八代，指東漢、吳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也。）又有柳宗元爲之佐輔。韓之弟子李翹、張籍、皇甫湜等亦能承其餘緒。而韓愈遂變一時散文之局，而啓宋代歐蘇之端。韓愈文之思想純出於儒家。其原道一篇，即其思想之代表也。今選答李翊書一篇。吳汝綸云：「篇中所論，翊殆不足與聞，重答翊書，謂其汲汲於知待之殊，亦非不志乎利者也。宜從別本改作『答李翊書』。」按吳「確有見。篇中深勉李氏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俾壹意希慕古之立言者，以爲極則。又推本仁義藹然見儒者之言。蓋昌黎此文，雖意在勗李，而亦自追其所，尤稱精擇。又選張中丞傳後敍，以見其摹寫人物，躍然有生氣也。其他如坊者王承福傳、書記等，名作尙多，已被選入本書其他各冊者可以參看。」

【注釋】

●道德之歸也有日矣。謂在內之道，不久亦當歸於生矣；何況在外之文，有日，謂不久也。●生

所謂立言……立言，謂著書傳於後世也。所爲，謂實行也。所期，謂期望也。甚似，謂極相似也。幾，庶幾可也。亦甚似之意。
◎斬勝於人……斬求也。取於人爲人所取也。
◎藹如 和也。
◎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謂不自知其已至或未至也。
◎儼乎其若思 儼，莊矜貌。儼若思，謂莊矜如有所思也。
◎戛戛 韶韶貌。
◎汨汨然 水流貌。此處謂文思之勃發也。
◎肖於器 肖似也。肖於器，謂人之被用於人，用舍之權操於人手，則人猶器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指出本文中重要之意義。
- 二 試用淺近平直之文字，將此文重寫一遍。

二九 張中丞傳後敍

韓愈

○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，愈與吳郡張籍閱其家舊書，得李翰所爲○張巡傳。翰以文章自名，爲此傳頗詳審。然尙恨有闕者，不爲○許遠立傳，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。

遠雖材若不及巡者，開門納巡，位本在巡上，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，竟與巡俱守死成名，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，兩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，以爲巡死而遠就虜，疑畏死而辭服於賊。遠誠畏死，何苦守尺寸之地，……以與賊抗而不降乎？當其圍守時，外無○蚍蜉蟻子之援，所欲忠者國與主耳。○而賊語以國亡主滅，遠見救援不至，而賊來益衆，必以其言爲信。外無待而猶死守，……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。遠之不畏死亦明矣。烏有城壞其

徒俱死，獨蒙愧恥求活，雖至愚者不忍爲。嗚呼！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！

說者又謂：『遠與巡分城而守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，以此詬遠。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。』人之將死，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。引繩而絕之，其絕必有處。觀者見其然，從而尤之，其亦不達於理矣。小人之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，如是哉！○如巡、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，猶不得免，其他則又何說！

當二公之初守也，寧能知人之卒不救，棄城而逆遁？苟此不能守，雖避之他處，何益？及其無救而且窮也，將其創殘餓羸之餘，雖欲去，必不達。二公之賢，其講之精矣。守一城，捍天下；以千百就盡之卒，戰百萬日滋之師，蔽遮江淮，沮遏其勢，天下之不亡，其誰之功也？當是時，棄城而圖存者，不可一二數；擅彊兵坐而觀者，相環也；不追議此，而責二公以死守，亦見其自比於逆亂，設淫辭而助之攻也。

余嘗從事於汴、徐二府，屢道於兩府間，親祭於其所謂『雙廟』者，其

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：「南雲之乞救於賀蘭也，賀蘭嫉巡遠之聲威，功績出己上，不肯出師救。愛雲之勇且壯，不聽其語，彊留之，具食與樂，延雲坐。雲慷慨語曰：『雲來時，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！雲雖欲獨食，義不忍。雖食，且不下咽。』因拔所佩刀斷一指，血淋漓，以示賀蘭。一座大驚，皆感激爲雲泣下。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，卽馳去。將出城，抽矢射佛寺，浮圖，矢著其上，輒半箭。曰：『吾歸破賊，必滅賀蘭。此矢所以志也。』」愈貞元中過泗州，船上人猶指以相語：「城陷，賊以刃脅降巡。巡不屈，卽牽去，將斬之。又降雲。雲未應。巡呼雲曰：『南八！男兒死耳，不可爲不義屈！』雲笑曰：『欲將以有爲也。公有言，雲敢不死！』卽不屈。

◎張籍曰：有于嵩者，少依於巡。及巡起事，嵩常在圍中。籍甲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，嵩時年六十餘矣。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，好學，無所不讀。籍時尙小。

粗問巡遠事，不能細也。云巡長七尺餘，鬚髯若神。嘗見嵩讀漢書，謂嵩曰：「何爲久讀此？」嵩曰：「未熟也。」巡曰：「吾於書讀不過三徧，終身不忘也。」因誦嵩所讀書，盡卷不錯一字。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，因亂抽他帙以試，無不盡然。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，巡應口誦，無疑。嵩從巡久，亦不見巡常讀書也。爲文章，操紙筆立書，未嘗起草。初守睢陽時，士卒僅萬人，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；巡因一見問姓名，其後無不識者。巡怒，鬚髯輒張。及城陷，賊縛巡等數十人坐，且將戮。巡起旋，其衆見巡起，或起，或泣。巡曰：「汝勿怖！死命也。」衆泣，不能仰視。巡就戮時，顏色不亂，陽陽如平常。遠寬厚長者，貌如其心。與巡同年生，月日後於巡，呼巡爲兄。死時年四十九。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。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，武人奪而有之，嵩將詣州訟理，爲所殺。嵩無子。張籍云。

【作者】

見前。

【題義】

張中丞者，張巡也。唐玄宗末年安祿山反時，張巡與許遠同守睢陽，力盡城陷，不屈死。李翰有張守
丞傳，韓愈讀之，覺未盡善，因爲此後序，以補正之。讀此文可以發人忠憤之概。

【注釋】

○元和

唐憲宗年號。

○張巡傳

張巡事詳見本篇題義。

○許遠……

許遠與張巡同守

睢陽

事蹟詳見本篇下文。

雷萬春

巡部將，守睢陽，面著六矢，不動，後殉難。或云雷萬春當作南霽雲。

蓋本篇下文詳敍

南霽雲事，未云雷萬春也。

按此段言李翰所作張巡傳之闕。

○開門納巡……

初，許遠守睢陽，事急，求助於巡，巡時在寧陵，入睢陽，與遠合，遠悉以兵權付之。遠爲州守，巡爲縣令，故言遠位在巡上。○城陷而虜……睢陽於肅宗至德二年被攻陷，張許二人及部將數十人皆被擄。餘人皆當時遇害，惟遠後死。○何苦……原文「何苦守尺寸之地」下，有「食其

所愛之肉」六字。謂張巡殺愛妾以餉士卒，而許遠亦殺其奴。此事實也。惟此種殘酷之事，不足爲訓，卽存此一事，亦不足爲二人增重，故爲刪去。
⑤蟋蟀蟻子 蟋蟀，音皮浮，大蟻也。此謂如蟻之援兵亦無有也。
⑥賊語以國亡主滅…… 指令狐潮以書招張巡降事。時玄宗在蜀，故指爲國亡主滅也。原文「外無待而猶死守」下，有「人相食且盡」五字，亦以其殘忍不足爲訓，因刪去。數日計日也。謂其死之日可以預計也。按此段辨遠之遲死非貪苟活。
⑦遠與巡分城而守 後張許二人各守一方，巡守東北，遠守西南。
⑧人之將死…… 此謂人死因肺癆受病，非肢體之過也。又謂引繩而使之斷絕，必有斷絕之一處，然亦全體力弱之故，非此一處之失也。皆喻睢陽失守，乃大勢使然，非許遠分守之罪。
⑨如巡遠之所成就…… 按此段先引他人責許遠之言，而後辨駁之。
⑩寧能知人之卒不救…… 按此段謂當時去城而逃或擁兵坐觀者甚多，其視許遠爲何？如何寬於彼而嚴於此。
⑪雙廟 後於睢陽立廟，合祀二人，號雙廟。
⑫其老人往往…… 此述睢陽故老談巡遠事。自此以下，其事實雖爲故老所言，然文字則爲韓愈口氣。是愈轉述故老之言也。
⑬南霽雲…… 南霽雲，巡之部將也。賀蘭，複姓，謂賀蘭進明也。時駐兵臨淮，巡使書

要往乞師。乞浮圖塔也。○南八卽雲也。雲行八故云。此段敍睢陽故老述南雲事。並念親至雙廟致祭二人，及舟過浮圖下，舟人指點雲遺蹟事。○張籍曰……按此段敍
籍轉述于嵩言張巡逸事。○大曆唐代宗年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此文是否能分寫爲三篇？一敍張巡逸事，一敍南雲逸事，一辨許遠後死事。
- 二 略述原文結構之方法。
- 三 指出篇中最警策之句。

三〇 韓文公墓誌銘

皇甫湜

○長慶四年八月，昌黎韓先生旣以疾免吏部侍郎，書諭湜曰：「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，惟子。○以爲囑。」其年十二月丙子，遂薨。明年正月，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，繼訃以至。三月癸酉，葬河南河陽，乃哭而敍銘其墓。其詳，將揭之於神道碑云。

先生諱愈，字退之。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。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。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。先生七歲好學，言出成文。及冠，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。人始未信。因旣發不掩，聲震業光，人方驚爆而萃排之。○乘危將顙。○不憚益張。卒大信於天下。先生之作，○無圓無方。至是，○歸工抉經之心，執聖之權，尙友作者，跋邪瓶異，以扶孔氏存皇之極。知與罪，非我計。○茹古涵今，無有端涯。

渾渾灑灑，不可窺校。及其酣放，_○豪曲快字，_○凌紙怪發，_○鯨鏗春麗，驚耀天下。然而_○栗密窈眇，章妥句適，精能之至，入神出天。嗚呼！極矣！後人無以加之矣！_○姪氏以來，一人而已矣！

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。其爲御史，尙書郎，中書舍人，前後三貶，皆以疏陳治事，廷議不隨爲罪。常惋佛老氏法，潰聖人之_○隄，乃唱而築之；及爲刑部侍郎，_○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，任爲身恥，震怒天顏，先生處之安然，就貶八千里海上。嗚呼！_○古所謂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」者耶！吳元濟反，吏兵久屯無功，國涸將疑，衆懼洶洶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，宰相軍出潼關，請先乘，遽至汴，感說都統，師乘遂和，卒擒元濟。王廷湊反，圍牛元翼於深，救兵十萬，望不敢前。詔擇廷臣往諭，衆慄縮，先生勇行。元稹言於上曰：「韓愈可惜！」穆宗悔，馳詔無徑入。先生曰：「止君之仁，死臣之義。」遂至賊營，麾其衆，責之。賊惶汗。

伏地乃出元翼。春秋美臧孫辰告羅於齊，以爲急病；校其難易，孰爲宜襄？嗚呼！先生眞古所謂大臣者耶！還拜京兆尹，斂禁軍，帖旱羅，醫倅臣之鈍。再爲吏部侍郎，薨，年五十七。贈禮部尚書。

先生與人同洞朗軒闢，不施轂級。族姻友舊不自立者，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。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，以爲枕，以飴口。講評孜孜以磨諸生，恐不完美，游以詼笑嘯歌，使皆醉義忘歸。嗚呼！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！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，孤前進士，壻壻，左拾遺李漢集，賢校理樊宗懿。次女許嫁陳氏。三女未笄。卷下略

【作者】

皇甫湜，字持正。唐睦州人，韓愈弟子。

【題義】

此爲皇帝追所作韓愈墓誌。選此以代韓愈傳。兼以見韓愈弟子散文之一斑。此文述韓氏思想，則排斥釋氏，力扶聖學。韓氏文辭，則極其精能，章妥句適。韓氏爲政，則有古大臣之風。韓氏處世，則又可謂樂易之君子。其推崇亦至矣。

【注釋】

○長慶 唐穆宗年號。○昌黎 唐縣名，在今河北通縣界。○韓先生 淬爲韓愈弟子，故稱愈爲韓先生。○以爲囑 謂以撰墓誌事相囑託也。○祀…… 祀，愈之子也。使愈生前使之也。功績之錄，大抵爲履歷、譜系之類。繼訃以至，繼訃告之後而來也。○既發…… 發，發動也。既發，謂當時非議韓愈者之發動也不掩，謂不能掩埋愈之文也。聲震業光，謂愈之名愈大，而業愈盛。業，係指文章而言。○萃排 萃聚也。萃排，羣聚而排斥之也。○乘危將顛 謂人乘其危而將顛仆之也。○不懈益張 謂愈相持不懈，而文益張也。○無圓無方 謂愈之文不爲規矩法度所限也。○歸工抉經…… 謂其文根據經傳，以比古之作者，而力闢異端邪說也。○茹古

涵今……言其文之包羅廣博也。○豪曲 猶云豪情。○凌紙怪發 謂寫在紙上，則奇怪之氣勃然而發也。○鯨鏗 本指鐘聲。此謂愈文聲調之洪大，如鐘聲也。春麗 謂愈文詞彩之美，如春景之麗也。○栗密窈眇 栗，堅實也。密，縝密也。眇，同渺。窈眇，有深遠之意。○姬氏 周也。周姬姓，故云。此謂如韓愈之文，自周以來，僅僅一人而已也。以上敍愈之文。○隄 隄防。此謂老佛之說如水，欲決孔子之隄防，而韓愈倡言修築之也。○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……憲宗欲迎佛骨，愈上表切諫。「任爲身恥」，謂佛教不亡，儒學不昌，卽彼之恥辱也。○古所謂……允信也。此謂不僅能知而實能行也。○急病 謂救急災也。○校其難易 謂此事與臧孫辰事相較，孰難孰易，則孰應褒獎，孰不應褒獎耶？○鑿侍臣之鉗 鑿，牛轡切，缺齒也。鉗，刀鋒也。此謂侍臣之口，利如鋒鉗，而韓愈之言論能折服之也。○洞朗軒闢 猶俗云「開心見誠」也。○不施戟級 戟，防衛之具。級，階級也。「不施戟級」，謂坦率平易也。○辭義 謂好義如醉酒也。○以後有銘二十句，無闕要義，今刪去。

【題】

- 一 指出此文中用字造句生硬之處。
二 採取本文中大意，另作一篇極簡單之韓愈小傳。

三一 愚溪詩序

柳宗元

○灌水之陽，有溪焉，東流入於瀟水。或曰冉氏嘗居也，故姓是溪曰冉溪。或曰：可以染也。名之以其能，故謂之染溪。余以愚觸罪，○謫瀟水上，愛是溪，入二三里，得其尤絕者家焉。古有○愚公谷，今余家是溪，○而名莫定，土之居者猶○斷然不可以不更也，故更之爲愚溪。

愚溪之上，買小丘，爲愚丘。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，得泉焉，又買居之，爲愚泉。愚泉凡六穴，皆出山下平地，蓋上出也。合流屈曲而南，爲愚溝。遂負土，累石，塞其隘，爲愚池。愚池之東爲愚堂，其南爲愚亭。池之中爲愚島。嘉木異石錯置，皆山水之奇者。以余故，咸以愚辱焉。

夫水，○智者樂也。今是溪獨見辱於愚，何哉？蓋其流甚下，不可以灌漑。又峻

急，多^④抵石，大舟不可入也；幽邃淺狹，蛟龍^⑤不屑，不能興雲雨，無以利世，而適類於余。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。

④寧武子邦無道則愚，智而爲愚者也。⑤顏子終日不違，如愚，睿而爲愚者也。皆不得爲眞愚。今余遭有道，而違於理，悖於事故，凡爲愚者莫我若也。夫然，則天下莫能爭是溪，余得專而名焉。

溪雖莫利於世，而善鑒萬類，清瑩秀澈，鏘鳴金石，能使愚者喜笑眷慕，樂而不能去也。余雖不合於俗，亦頗以文墨自慰，漱滌萬物，牢籠百態，而無所避之。以愚辭歌愚溪，則茫然而不違，昏然而同歸，超^⑥鴻蒙，混^⑦希夷，寂寥而莫我知也。於是作^八愚詩紀於溪石上。

【作者】

柳宗元，字子厚，唐河東人。順宗時，王叔文執政，宗元依附叔文。憲宗時，叔文敗，宗元謫居柳州，故後人稱爲柳柳州。生於唐大曆八年（公元七七三），卒於唐元和十四年（公元八一九），四十七歲。其餘詳見本冊柳子厚墓誌銘。

【題義】

柳宗元之散文，在唐代與韓愈並稱。然二家蹊徑不同。宗元文以遊山水小記爲最佳，蓋被謫於永、柳二州，其地均多佳山水，謫居閒暇，得以縱覽泉石之勝，寫來筆下，盡成佳構。不特爲柳文特色，抑亦後世山水游記之祖也。其源雖出於水經注，然水經注則不過偶爾一兩句，不及宗元能獨立成篇也。本書其他各冊已選一二，可以參看。此冊選愚溪詩序一篇，乃宗元被謫之後，意頗變轉，因自證爲至愚，並以此「愚」字顏清瑩秀澈之溪水，我乎溪乎，蓋同其澄清光潔之品云。

【注釋】

○灌水 潙水之支流。澑水在今湖南道縣北，源出澑山，故名澑水。○謫澑水上 宗元於唐憲宗初被謫居此。參看本冊柳子厚墓誌銘。

○愚公谷 見說苑。齊桓公出獵，逐鹿入山谷中，見一

老人問曰：「是爲何谷？」對曰：「愚公之谷。」桓公問其故。曰：「以臣名之。」今宗元引愚公谷事以自喻以「愚」名溪之故。四而名莫定。通行本作「而名莫能定」。今按此「能」字爲後人所加。五斷斷爭辯貌。斷音銀。六智者樂也。樂音要，喜好也。語出論語：「智者樂水。」七坻。

看池水中高地也。八不屑謂蛟龍所不屑居也。九寧武子……

智邦無道則愚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智而爲愚，謂非眞愚也。十顏子終日不違……

論語：「子曰：吾與回言，終日不違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回也。不愚。一回，顏子之名也。睿，音銳。」

深明也。睿而爲愚，非眞愚也。此柳宗元引古人事以喻己亦非眞愚也。十二鴻濛，自然元氣也。

十一希夷見老子：「聽之不見名曰希，視之不見名曰夷。」亦自然之意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尋出全篇之線索。
- 二 篇中共用幾個「愚」字，試計算之，並言其用法有若何變化之處。
- 三 指出此篇中之某某等句，皆曾省去「動詞。」

三一 捕蛇者說

柳宗元

○永州之野產異蛇。黑質而白章。觸草木盡死。以齧人無禦之者。然得而臍之以爲餌。可以已大風。攀躡。瘻癆。去死肌。殺三蟲。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。歲賦其二。募有能捕之者。當其租入。永之人爭奔走焉。

有蔣氏者。專其利三世矣。問之。則曰。「吾祖死於是。吾父死於是。今吾嗣爲之十二年。幾死者數矣。」言之貌若甚戚者。

余悲之。且曰。「若毒之乎？余將告於蒞事者。更若役。復若賦。則何如？」

蔣氏大戚。汪然出涕曰。「君將哀而生之乎？則吾斯役之不幸。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。嚮吾不爲斯役。則久已病矣。自吾氏三世居是鄉。積於今六十歲矣。而鄉鄰之生日蹙。殲其地之出。竭其廬之入。號呼而轉徙。飢渴而頓踣。觸

風雨，犯寒暑，呼噓毒癘，往往而死者相藉也。曩與吾祖居者，今其室十無一焉。與吾父居者，今其室十無二三焉。與吾居十二年者，今其室十無四五焉。非死則徙爾。而吾以捕蛇獨存。悍吏之來吾鄉，叫囂乎東西。隳突乎南北，譁然而駭者，雖雞狗不得寧焉。吾恂恂而起，視其缶，而吾蛇尚存，則弛然而臥。謹食之，時而獻焉。退而甘食其土之有，以盡吾齒。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，其餘，則熙熙而樂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！今雖死乎此，比吾鄉鄰之死，則已後矣。又安敢毒邪？

余聞而愈悲。孔子曰：「①苛政猛於虎也。」吾嘗疑乎是。今以蔣氏觀之，猶信。嗚呼！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？故爲之說，以俟夫②觀人風者得焉。

【作者】

見前。

【題義】

柳宗元之思想亦與韓愈不同。韓之思想純屬儒家，則多讀周、秦諸子書，故其文之佳者，多學諸子之寓言。如種樹郭橐駢傳、梓人傳、三戒、捕蛇者說等篇是也。今選捕蛇者說一篇於當時苛政猛於虎之情形，可以想見矣。

【注釋】

- ①永州 府名。隋置，尋廢。唐復置，元改爲路。明改爲府，清因之，屬湖南省。民國廢，舊治爲今零陵縣。
②腊 乾肉也。③餌 藥餌也。④死肌 廉爛之肌肉也。⑤三蟲 三尸之蟲也。⑥若 汝也。⑦殫 盡也。⑧轉徒 謂輾轉遷徙，不能安居樂業也。⑨賴踣 跪仆也。謂勞頓困蹇也。⑩驟呼 起切責也。⑪苛政 猛於虎 謂煩苛之政令，其猛甚於虎也。語見禮記檀弓。
⑫觀人風者 謂採風問俗之人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此篇重要之意義何在？

二 根據此文大意，寫一篇短篇小說。

三三 柳子厚墓誌銘

韓愈

子厚諱宗元。七世祖慶，爲○拓跋魏侍中，封濟陰公。曾伯祖奭，爲唐宰相，與褚遂良、韓瑗俱得罪武后，○死高宗朝。○皇考諱鎮，以事母棄太常博士，求爲縣令江南。其後以不能媚權貴，失御史。權貴人死，乃復拜侍御史。號爲剛直，所與遊皆當世名人。

子厚少精敏，無不通達。逮其父時，雖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進士第，嶄然見頭角。衆謂柳氏有子矣。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。儔儕廉悍，議論證據今古，出入經史百子，踔厲風發，率常屈其座人，名聲大振。一時皆慕與之交，諸公要人，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

○貞元十九年，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。順宗卽位，拜禮部員外郎。遇用事者

得罪，例出爲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貶永州司馬。居閒益自刻苦。務記覽爲詞章，汎濫停蓄，爲深博無涯涘。而自肆於山水間。

○元和中，嘗例召至京師；又偕出爲刺史，而子厚○得柳州既至，歎曰：「是豈不足爲政耶！」因其土俗，爲設教禁，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錢，約不時贖，子本相侔，則沒爲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悉令贖歸。其尤貧力不能者，令書其庸足相當，則使歸其質。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人。衡、湘以南，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。其經承子厚口講、指畫爲文詞者，悉有法度可觀。

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，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，當指○播州，子厚泣曰：「播州非人所居，而夢得親在堂，吾不忍夢得之窮，○無辭以白其大人，且萬無母子俱往理，請於朝，將拜疏，○願以柳易播，雖重得死罪，不恨。」○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，夢得於是改刺○連州。嗚呼！士窮乃見節義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

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罔詬詬強笑語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眞若可信；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識，落陷窪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、夷狄所不忍爲，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，聞子厚之風，亦可以少愧矣。

子厚前時少年，勇於爲人，不自貴重，顧藉謂功業可立就，故坐廢退，既退，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於窮裔。材不爲世用，道不行於時也。使子厚在國臺省時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馬刺史時，亦自不斥；斥時，有人力能舉之，且必復用，不窮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罔有出於人，其文學辭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。罔如今，無疑也。雖使子厚得所願，爲將相於一時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，歸葬萬

年先人墓側。

子厚有子男二人：長曰周六，始四歲。季曰周七。子厚卒，乃生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歸葬也，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。行立有節概，重然諾，與子厚結交，子厚亦爲之盡。竟賴其力，葬子厚於_⑤萬年之墓者，舅弟盧遵。遵，涿人性謹順，學問不厭。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。逮其死，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將經紀其家。庶幾有始終者。

銘曰：是惟子厚之室。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

——贈昌黎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見前。

【題義】

此爲韓愈所作柳宗元墓誌。今選此以代柳宗元傳。此文寫子厚爲人，風骨絕高。其文既得江山之助，抒發騷懷，最爲深博。是則子厚雖不處朝，而處于僻遠荒涼之境，轉足造就其不朽之文名。爲子厚計，孰得孰失，自可明辨矣。

【注釋】

- 拓跋魏 謂南北朝時之北魏也。拓跋爲其姓。
○死高宗朝 謂死於高宗時也。
○皇考 父也。父死曰考。
○貞元 唐德宗年號。
○自肆於山水間 宗元謫居永州，爲今湖南零陵縣，其地多佳山水。
○永州新堂記、永州萬石亭記、零陵三亭記、游黃溪記、始得西山宴游記等多篇。故此云「自肆於山水間」。
○元和 唐憲宗年號。
○得柳州 謂分派得柳州也。柳州，今廣西馬平縣，其地亦多佳山水。
○宗元在柳州時，亦自肆情於山水間，有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等多篇。
○播州 今貴州遵義縣。
○願爲無辭以白其大人 言無語可以勸慰夢得之親也。
○願以柳易播 謂兩人譎地交換也。
○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 時裴度以宗元意白於帝。
○連州 今廣東連縣。
○翩翩 和藹之貌。
○臺省 官名，御史臺尚書省也。
○有出於人 謂

職位高出於人也。②如今 謂如現今之情形也。③萬年 今陝西咸寧縣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根據此文，另寫一篇極簡單之柳宗元傳。
- 二 將此文與杜工部墓誌比較，指出其異同之處。

三四 白居易詩 選錄六首

雲居寺孤桐

一枝_○青玉立，千葉_○綠雲委。_○亭亭五丈餘，高意猶未已。老僧年九十，清淨老不死。自云「手種時，一顆青桐子。_○直從萌芽拔，_○高自毫末始。四面無附枝，中心有通理。」寄言立身者：「_○孤直當如此。」

折劍頭

拾得折劍頭，不知折之由。一握_○青蛇尾，數寸_○碧峯頭。_○疑是斬鯨鯢，不然刺蛟虬。缺落泥土中，委棄無人收。我有鄙介性，好剛不好柔。_○勿輕直折劍，猶勝曲全鉤。

燕詩

○梁上有雙燕，翩翩雄與雌。唧泥兩椽間，一巢生四兒。四兒日夜長，索食聲「孜孜」。青蟲不易捕，黃口無飽期。嘴爪雖欲弊，心力不知疲。須臾千往來，猶恐巢中飢。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離漸肥。「喃喃」教言語，一一刷毛衣。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。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雌雄空中鳴，聲盡殊不歸。卻入空巢裏，「啁啾」終夜悲。「燕燕爾勿悲，爾當返自思。思爾爲離日，高飛背母時。當時父母念，今日爾應知。」

杏園中棗樹

人言「百果中，惟棗凡且鄙。皮_②皴似龜手，葉小如鼠耳。胡爲不自知，生花此園裏！豈宜遇攀翫，幸免遭傷毀。二月曲江頭，雜英紅_②旖旎。棗亦在其間，如_②嫫對西子。」_①東風不擇木，吹煦長未已。眼看欲合抱，得盡生理。_②寄言遊春客：「乞君一回視。君愛繞指柔，從君憐柳杞。君求悅目豔，不敢爭桃李。君若作大

車，輪、軸材須此。」

議婚

天下無正聲，悅耳卽爲娛。人間無正色，悅目卽爲姝。顏色非相遠，貧富則有殊。貧爲時所棄，富爲時所趨。紅樓富家女，金縷繡羅襦。見人_④不斂手，嬌癡二八初。母兄未開口，言嫁_⑤不須臾。綠窗貧家女，寂寞二十餘。荆釵不直錢，衣上無真珠。幾回人欲聘，臨日又躊躇。主人會良媒，置酒滿玉壺。四座且勿飲，聽余歌兩途：「_⑥富家女易嫁，嫁早輕其夫。貧家女難嫁，嫁晚孝於姑。聞君欲娶婦，娶婦意何如？」

買花

帝城春欲暮，喧喧車馬度。共道牡丹時，相隨買花去。貴賤無常價，酬值看花數。灼灼百朵紅，萎蕤五束素。上張帳幄庇，旁織色籬護。水灑復泥封，_⑦遷來色

如故。家家習爲俗，人人迷不悟。有一田舍翁，偶來買花處。低頭獨長嘆，此歎無人喻。「三一叢深色花，十戶中人賦。」

【作者】

白居易，字樂天，晚號香山居士，唐太原人。生於唐大曆七年（公元七七二），卒於唐會昌六年（公元八四六），七十五歲。

——白氏長慶集——

【題義】

白居易詩，明白如話，世所稱爲「老嫗能解」也。其命意多所諷刺。如新樂府五十首，皆諷當日政治之失；秦中吟十首，皆刺社會風俗之敝。其他古詩十首，寓意五首，和答十首，有木八首，及其燕詩、杏園中棗樹等，皆託物寓意，言淺意深，足資身心修養。今所選六首，皆爲此類之作。雲居寺孤桐，以孤桐象徵立身之孤直。折劍頭，則深慨乎漢諺所謂「直如弦，死道邊；曲如鉤，反封侯」也。燕詩，則警人子不盡孝養，忘其本也。杏園中棗樹，則有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」之感。議婚則以富女貧

女對比，富女倨而貧女恭，然則曷不娶恭願者乎。買花則以帝娥顯貴者與田舍翁對比，較顯貴者揮霍無度，一花之值，已足使平民訝歎不置；此亦戒侈奢之旨也。（議婚買花爲秦中吟十首之一。至白氏他作，如長恨歌、達行爲世所傳誦者，實則非最佳之作。即白氏本人亦不滿意也。（見答元微之書。此書自述其詩甚詳。已選入本教科書初中第六册，可參看。）

【注釋】

- 青玉 指桐樹幹也。○綠雲 指桐樹葉也。委字有披字、垂字之意。○亭亭 獨立貌。四
直從萌芽拔 此句大意謂此桐自萌芽時即孤直也。○高自毫末始 此句大意謂桐樹之高，乃自毫末長起也。○孤直當如此 此句結出全詩作意，謂人之立身當如此桐也。○青蛇尾 即謂斷劍也。以其形如青蛇尾，故云。○碧峯頭 亦即斷劍也。○疑是斬鯨鰐 此謂疑因斬鯨鰐或刺蛟虬，以致折斷也。○勿輕直折劍 謂人之立身亦當如此，寧可如劍之直而折斷，不可如鉤之曲而保全也。○全詩大意以燕比人。○皮皴似龜手 斫，是皮膚坼裂之意。龜手，猶龜爪也。是形容棗樹之不美觀。下文葉小云云，亦如此。○旖旎 搔曳貌。○如嫫對西子

樊母也，人名，係齊國有美德而貌醜之女子。西子，西施也。古美女名。此言棗樹在杏園之中，如樊母對西施也。以上言游人輕視聚散。○東風不擇木，此言東風卻不選擇美醜，一例吹之，使其生長。○寄言遊春客，此句以下，是託爲答遊人之語，言棗樹之能爲車材也。全詩亦以木比人。○不斂手，謂其放蕩也。○須臾，不久之意，不須臾，指婚嫁易成也。○馳余歌兩途，此句以下，託爲告戒娶婦者之言也。○帝城，謂都城也。○遷來色如故，謂移栽而花仍如故也。○一叢深色花……中人，謂中等人家也。「一叢……」云云，是田舍翁之意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述白居易詩之意義，在身心修養上之價值。
- 二 問白居易之詩，是否取法於周、秦諸子之「寓言」，將散文改爲韻文。
- 三 問白氏詩與今日白話詩之長短、優劣。

三五 竹枝詞九首

劉禹錫

白帝城頭春草生，白鹽山下蜀江清。
南人上來歌一曲，北人莫上動鄉情。
山桃紅花滿上頭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
花紅易衰似郎意，水流無限似儂愁。
江上朱樓新雨晴，
①瀼西春水②縠紋生。
橋東橋西好楊柳，人來人去唱歌行。

行

橋。

日出三竿春霧消，江頭蜀客駐蘭橈。
憑寄狂夫書一紙，家住成都萬里。
兩岸山花似雪，開家家春酒滿銀杯。
昭君坊中多女伴，永安宮外踏青來。

城西門前蠻牘堆，
年年波浪不能推。
懊惱人心不如石，
少時東去復西來。

回。

灘。

奮。

○瞿塘嘈嘈十二灘，人言道路古來難。○長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閒平地起波

○巫峽蒼蒼煙雨時，清猿啼在最高枝。個裏愁人腹自斷，由來不是此聲悲。
山上層層桃李花，雲間煙火是人家。○銀釧金釵來負水，長刀短笠去燒

又竹枝詞

二首

楊柳青青江水平，聞郎江上唱歌聲。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卻有晴。
巴山江雨多，巴人能唱本鄉歌。今朝北客思歸去，回入巴江那披綠蘿。

【作者】

竹枝四

——樊府詩集——

劉禹錫，字夢得，唐彭城人。初依附王叔文，後叔文敗，被貶謫。可參看本冊劉宗元墓志銘。生於唐大曆七年（公元七七二），卒於唐會昌二年（公元八四二），七十一歲。

【題義】

竹枝詞，本爲唐時巴蜀民歌。劉禹錫取民歌原文修飾之而成，遂開後世竹枝詞之端。然自劉氏而後，已數變矣。劉氏竹枝，本爲純粹抒情之作，後世變爲紀一地方之風俗，由抒情變爲敍事。此一變也。竹枝詞本爲專名，後世變爲公名，乃各加地名於其上，以區別之，如金陵竹枝詞、吳門竹枝詞之類是也。此二變也。以七言四句記敍風俗，患其不足，則於詩後加長註，漸至註重於詩，詩成具文，此三變也。經此三變，已全失其本來面目矣。今選劉氏竹枝詞，以存其初，亦以溯其源也。九首原有一引云：「四方之歌，異音而同樂，歲正月，余來建平，里中兒聯歌竹枝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，歌者揚袂睢舞，以曲多爲質，聆其音，中黃鍾之羽，卒章激諱如吳聲，雖儉管不可分而舍恩宛轉，有淇澳之騷音。昔屈原居沅湘間，其民迎神，詞多鄙陋，乃爲作九歌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，故余亦作竹枝九篇，俾善歌者屬之。」末後之殆巴歛，知變風之自焉。九首之第一首指地理背景，第二首始入戀情。

第三首寫春天樂；第四首述遊客停橈作家書；第五首述春日沿遊，第六首恨人心不定，東去西來；第七首恨人心反覆，易起波瀾；第八首聞猿聲而斷愁腸；第九首述該地男女擔水肥田情形。又二首之第一首爲男女戀歌，第二首則爲戀鄉之詞。

【注釋】

- 白帝城 在今四川奉節縣東，三國時蜀以此爲防吳險要。
中土人多謂之瀼。見入蜀記。奉節縣有大瀼水，又名西瀼水。又有東瀼水，又有清瀼水。
謂水紋如縠也。
○蘭橈 謂以木蘭所爲之橈也。
○狂夫 指情人。
昭君村 在今湖北秭歸縣境。杜甫詩所謂「生長明妃尚有村」是也。但此處舊爲蜀中古蹟。
永安宮 在今四川奉節縣東，三國時諸葛亮受遺詔處。
安富宮皆蜀中古蹟。爲士女嬉遊之所也。
○瀼頭堆 在奉節縣西南，瀼頭峽口，江流極峻急。
懊惱人心…… 謂人心忽東忽西，不如石之堅定也。
○瞿塘嘈嘈 雖遙無名，見上註。嘈嘈，謂水聲。
○長恨人心不如水 謂人情翻覆，如平地起波瀾，變幻難測，不如瞿塘之波瀾，猶屬見面

易昉也。③巫峡 在今湖北巴東縣，西與四川巫山縣接界，因巫山而稱爲巫峽。④張良金鏡來負水，負水猶云擔水。銀釧、金釵，皆女子飾物。此謂女擔水也。⑤晉書 番东火種田也。燒田中之草，使其灰爲肥料，謂之火種田。⑥晴 全唐詩謂「又作情」。今按「晴」「情」爲雙關語。「晴」即「情」之諺語，不必謂爲「又作情」也。⑦範那拉絲繩 那拉絲繩，即織女織絲羅，疑爲有聲無義之字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論此種民歌在文學上之價值。
- 二 諸後人將竹枝詞認爲歐風俗之作，其錯誤之處何在？

二六 南柯太守傳

李公佐

東平淳于棼，吳楚游俠之士。嗜酒使氣，不守細行。累巨產，養豪客。曾以武藝
捕淮南軍裨將，因使酒忤帥，○斥逐，○落魄，○縱誕飲酒爲事。

家住廣陵郡東十里。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幹修密，清陰數畝。淳于生
日與羣豪大飲其下。

貞元七年九月，因沈醉致病。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，臥於堂東廡之下。二
友謂生曰：「子其寢矣！余將秣馬，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」

生解巾就枕，昏然忽忽，鬢髮若夢。○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：「槐安國王
遣小使致命奉邀。」生不覺下榻，整衣隨二使至門。見青油小車，駕以四牡，左右
從者七八，扶生上車，出大戶，指古槐穴而去。使者卽驅入穴中。

生意頗甚異之，不敢致問。忽見山川、風候、草木、道路，與人世甚殊。前行數十里，有鄂郭城，蹀車輿人物，不絕於路。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，行者亦爭避於左右。

又入大城，朱門重樓，樓上有金書，題曰大槐安國。○執門者趨拜奔走。旋有一騎傳呼曰：「王以○駙馬遠降，令且息東華館！」因前導而去。俄見一門洞開，生降車而入。彩檻、彫楹、華木、珍果，列植於庭下。几案、茵褥、簾幙、設膳，陳設於庭上。生心甚自悅。復有呼曰：「○右相且至。」生降階祗奉。有一人紫衣象簡，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。右相曰：「寡君不以弊國遠僻，奉迎君子，託以姻親。」生曰：「某以賤劣之驅，豈敢是望。」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，行可百步，入朱門，矛戟斧鉞，布列左右。軍吏數百，辟易道側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趨其中。生私心悅之，不敢前問。右相引生升廣殿，御衛嚴肅，若至尊之所。見一人長大端嚴，居正位，衣素練

服簪朱華冠。生戰慄，不敢仰視。左右侍者令生拜。王曰：「前奉賢尊命，不棄小國，許命次女瑤芳奉事君子。」生但俯伏而已，不敢致詞。王曰：「且就賓宇，續造儀式。」有頃，右相亦與生偕歸館舍。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，因④沒虜中，不知存亡，⑤將謂父北蕃交遼，而致茲事。心甚迷惑，不知其由。

是夕，羔雁幣帛，威容儀度，妓樂絲竹，設膳燈燭，車騎禮物之用，無不咸備。有羣女，或稱華陽姑，或稱青溪姑，或稱上仙子，或稱下仙子。若是者數輩，皆侍從數千。冠翠鳳冠，衣金霞帔，綵碧金鉢，目不可視。遨遊戲樂，往來其門，爭以淳于郎爲戲弄。風態妖麗，言詞巧艷。生莫能對。復有一女謂生曰：「昨上巳日，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，於天竺院觀右延舞。⑥婆羅門。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，時君少年，亦解騎來看。君獨強來親洽，言調笑謔。吾與窮英妹結絳巾，挂於竹枝上，君獨不憶念之乎？」又七月十六日，吾於孝感寺悟上眞子，聽契玄法師講《觀音經》。吾於

講下捨金鳳釵兩隻，上眞子捨自水犀合子一枚。時君亦講筵中，於師處請釵合視之，賞歎再三，嗟異良久。顧余輩曰：「人之與物，皆非世間所有。」或問吾名，或訪吾里，吾亦不答。情意戀戀，觸盼不捨。君豈不思念之乎？」生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」羣女曰：「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。」

復有三人，冠帶甚偉，前拜生曰：「奉命爲駙馬相者。」中一人與生旦故。生指曰：「子非馮翊田子華乎？」田曰：「然。」生前執手敍舊。久之，生謂曰：「子何以居此？」子華曰：「吾放遊，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，因以棲託。」生復問曰：「周弁在此，知之乎？」子華曰：「周生貴人也。職爲司隸，權勢甚盛。吾數蒙庇護。」言笑甚歡。俄傳聲曰：「駙馬可進矣。」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。子華曰：「不意今日獲覩盛禮，無以相忘也。」有一仙姬數十，奏諸異樂，婉轉清亮，曲調悽悲，非人間之所聞聽。有執燭引導者，亦數十。左右見金翠步障，彩碧玲瓏，不斷數里。生端

坐車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。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。向者羣女姑婢，各乘鳳翼輦，亦往來其間。至一門，號修儀宮。羣仙姑婢亦紛然在側，令生降車輦拜，揖讓升降，一如人間。徹障去扇，見一女子，云號金枝公主。年可十四五，儼若神仙。交歡之禮，頗亦明顯。

生自爾情義日洽，榮曜日盛，出入車服，遊宴賓御，次於王者。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，大獵於國西靈龜山。山阜峻秀，川澤廣遠，林樹豐茂，飛禽走獸，無不蓄之。師徒大獲，竟夕而還。

生因他日啟王曰：「臣頃結好之日，大王云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頃佐邊將，用兵失利，陷沒湖中。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。王卽知所在，臣請一往拜觀。」王遽謂曰：「親家翁職守北土，信問不絕。卿但具書狀知聞，未用便去。」遂命妻致饋賀之禮，一以遺之。數夕還答。生驗書本意，皆父平生之跡。書中憶念教誨，情意委

曲，皆如昔年。復問生親戚存亡，閭里興廢。復言路道乖遠，風煙阻絕，詞意悲苦，言語哀傷。又不令生來觀。云：「歲在丁丑，當與女相見。」生捧書悲咽，情不自堪。

他日，妻謂生曰：「子豈不思爲政乎？」生曰：「我放蕩不習政事。」妻曰：「卿但爲之余，當奉一贊。」妻遂白於王。累日，謂生曰：「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守黜廢，欲藉卿才，可一曲屈之，便與小女同行。」生教授教命。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。因出金玉錦鏽箱奩，僕妾車馬，列於廣衢，以餞公主之行。生少遊俠，曾不敢有望，至是甚悅。因上表曰：「臣將門餘子，素無藝術，猥當大任，必敗朝章。自悲負乘，坐致覆餗。今欲廣求賢哲，以贊不逮。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，守法不回，有毗佐之器。處士馮翊、田子華，清慎通變，達政化之源。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，備知才用，可託政事。周請署南柯司憲，田請署司農。庶使臣政績有聞，憲章不紊也。」王並依表以遣之。

其夕，王與夫人餕於國南。王謂生曰：「南柯國之大郡，土地豐穰，人物豪盛，非憲政不能以治之。況有周田二賛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國念！」夫人戒公主曰：「淳于郎性剛好酒，加之少年，爲婦之道，貴乎柔順；爾善事之，吾無憂矣。南柯雖封境不遙，晨昏有間，今日睽別，寧不沾巾？」生與妻拜首南去。登車擁騎，言笑甚歡。

累夕達郡，郡有官吏、僧道、耆老、音樂、車轝、武衛、鑾鈴，爭來迎奉。人物鬪咽，鐘鼓喧譁，不絕十數里。見雉堞臺觀，佳氣鬱鬱。入大城門，門亦有大榜，題以金字，曰南柯郡號。見朱軒棨戶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車省風俗，療病苦，政事委以周田，郡中大

理。

自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，百姓歌謠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。王甚重之，賜食邑，錫爵位，居合輔。周田皆以政治著聞，遞遷大位。生有五男二女，男以門蔭授官，女亦聘於王族。榮耀顯赫，一時之盛，尋代莫比之。

是歲，有檀蘿國者，來伐是郡。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。乃表周弁將兵三萬，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。弁剛勇輕敵，師徒敗績。弁單騎裸身潛遁，夜歸城。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。生因囚弁以請罪。王並捨之。

是月，司憲周弁疽發背卒。生妻公主遣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請罷郡，護喪赴國；王許之。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慟發引，威儀在途，男女叫號，人吏奠餚，攀轍邇道者不可勝數；遂達於國。王與夫人索衣哭於郊，候靈舉之至。謚公主曰順儀公主。備儀仗羽葆鼓吹，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。是月，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。

生久鎮外藩，結好中國，貴門豪族，靡不是治。自罷郡還國，出入無恒，交遊賓從，威福日盛。王意疑憚之。時有國人上表云：「○玄象謫見，國有大恐。都邑遷徙，宗廟崩壞。豈起他族事在○蕭牆。一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。遂奪生待衛，禁生遊

從處之私第。生自恃守郡多年，曾無敗政，流言譖讐，鬱鬱不樂。王亦知之，因命生曰：「姻親二十餘年，不幸小女夭折，不得與君子偕老，良用痛傷。」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。又謂生曰：「卿離家多時，可暫歸本里，一見親族。諸孫留此，無以爲念。後三年，當令迎生。」生曰：「此乃家矣，何更歸焉？」王笑曰：「卿本人間，家非在此。」

生忽若惛睡，瞢然久之，方乃發悟前事，遂流涕請還。王顧左右以送生。生再拜而去。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。至大戶外，見所乘車甚劣，左右親使御僕，遂無一人，心甚歎異。生上車，行可數里，復出大城。宛是昔年東來之途。山川原野，依然如舊。所送二使者，甚無威勢。生逾怏怏。生問使者曰：「廣陵郡何時可到？」二使者謳歌自若，久乃答曰：「少頃卽至。」

^{十一}俄出一穴，見本里閭巷，不改往日，潛然自悲，不覺流涕。二使者引生下車，入

其門，升其階，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。生甚驚畏，不敢前近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。○生遂發寤如初。見家之僮僕擁○筆於庭。二客灌足於榻，斜日未隱於西垣，餘樽尚○湛於東牖。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。

生感念嗟歎，遂呼二客而語之。驚駭，因與生出外，尋槐下穴。生指曰：「此卽夢中所經入處。」二客將謂狐狸○木媚之所爲祟。遂命僕夫荷斤斧，斷擁腫，折柵，尋穴究源。旁可袤丈。有大穴，洞然明朗，可容一榻。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、臺殿之狀。有蟻數斛，隱聚其中。中有小臺，其色若丹。二大蟻處之，素翼朱首，長可二寸。左右大蟻數十輔之，諸蟻不敢近。此其王矣。卽槐安國都也。

又窮一穴，直上南枝，可四丈，宛轉方平，亦有土城小樓，羣蟻亦處其中。卽生所領南柯郡也。

又一穴，西去二丈，傍磚空壘，○嵌簪異狀。中有一腐龜殼，大如斗，積雨浸濶，

小草叢生，繁茂翳蕚，掩映振殼，卽生所獵靈龜山也。

又窺一穴，東去丈餘，古根盤屈，若龍虺之狀。中有小土壤，高尺餘，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。

追想前事，感歎於懷。披閱窮跡，皆符所夢。不欲二客壞之，遽令掩塞如舊。是夕，風雨暴發。旦視其穴，遂失羣蟻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「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。」此其驗矣。

復念檀蘿征伐之事，又請二客訪跡於外。宅東一里有古澗澗，側有大檀樹一株，藤蘿擁織，上不見日。旁有小穴，亦有羣蟻隱聚其間。檀蘿之國，豈非此耶？嗟乎！蟻之靈異，猶不可窮，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！

時生酒徒周弁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，不與生過從旬日矣。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。周生暴疾已逝，田子華亦寢疾於牀。生感南柯之虛浮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棲

心道門，絕棄酒色。後二年，歲在丁丑，亦終於家。時年四十七，將符宿契之限矣。
公佐，貞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吳之洛，暫泊淮浦，偶覲淳于生夢，詢訪遺跡，讒
覆再三，事皆摭實，輒編錄成傳，以資好事。雖稽神語怪，事涉非經，而竊位著生，冀
將爲戒。每後之君子，幸以南柯爲偶然，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。

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：「貴極祿位，權傾國都。達人視此，蟻聚何殊？」

——太平廣記——

【作者】

李公佐，其事蹟不見於史傳。今按：公佐，字顯蒙（見杜光庭神仙感遇傳），唐隴西人（？）。（白
行簡李娃傳有「隴西公佐」一語。）進士，曾爲鍾陵從事（見神仙感遇傳），與白行簡同時，當
爲貞元、元和間人。

【題義】

唐人小說，有一專名，曰「傳奇」。其體製、風格，與普通記敘文不同。取材多爲浪漫故事。在唐人文學中，亦一特色也。其中名著如虬髯客傳、柳毅傳、紅線傳、鶯鶯傳、枕中記、南柯太守傳等，均爲今人所傳誦。惟如就修養方面言，則殊無所益。今酌選南柯太守傳一篇，以備一格。此篇視人生如夢魘，等世事於一溫。雖偏於消沈，然對於熱中名利者，亦未始不爲一劑良藥也。見仁見知，人各不同。此文亦惟在讀者之善讀耳。

【注釋】

- ①斥逐 謂被斥逐也。 ②落魄 吳落泊，志行衰惡之貌。史記：「家貧落魄。」南史杜密傳：「陵少落泊，不爲時知。」 ③縱誕 謂放縱怪誕也。 ④見二紫衣使者…… 以下所敍皆夢中事。
⑤執門者 卽守門者，執謂執守門之役也。 ⑥駙馬 舊稱帝王之婿爲駙馬。 ⑦右相 右丞相也。相去聲。 ⑧沒虜中 謂流寓外國也。 ⑨將謂父北蕃……茲事謂因父居外國，遂與國王訂女兒婚約也。茲詳指婚姻。 ⑩婆羅門 謂婆羅門式之舞也。 ⑪觀音經 佛經名。 ⑫水犀合子 合同盒。水犀合子，謂犀角所製之盒子也。 ⑬贊 助也。 ⑭曲屈 謂委曲就任之意。

曲屈者副詞作動詞用。
 ⑤覆餗 謂事敗也。易：「鼎折足覆公餗。」鼎，古盛食物之器。餗，食物也。
 凡言敗事，多借用此二字。
 ⑥代 時也，此謂同時無人能與之比也。
 ⑦威亦收輕重鎧甲而遠
 謂敵亦退軍也。
 ⑧玄象 謂天象也。謂見謂示變也。
 ⑨蕭牆 指至近之地。原出論語：「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顙臾，而在簷牆之內也。」簷，簷也。牆，屏也。屏隔彼此，主敬，故云蕭牆。今言內亂，亦通用此二字。
 ⑩生遂夢寤如初 至此夢已醒。
 ⑪繩 繩帶也。
 ⑫湛 澄也，深也。此處指酒而言。
 ⑬木媚 謂樹木之怪也。
 ⑭查柂 查，猶弋。柂，柂也。伐木之餘也。
 ⑮狹窻 狹，新監切。上聲。陷入其中曰嵌。窻，音蓄。坎之深者曰窻。二字皆洞深貌。
 ⑯山藏木伏 山藏，謂藏於山中者。木伏，謂伏於林中者。均指禽獸也。
 ⑰後之君子…… 說出全篇寓意，謂塵世富貴亦如南柯也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略論「傳奇」在文學上之價值。
- 二 試用記敍文，約三百字，縮寫此篇之大意。
- 三 指出此篇最精彩之處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平一版

高 中 國 文

第三冊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)

有 所 權 版
究 必 印 翻

發 行 所
正 中 書

印 刷 所
正 中 志

校 評 所
選 注 著

平・本

(128)

2/2

JZ



L